良友

十二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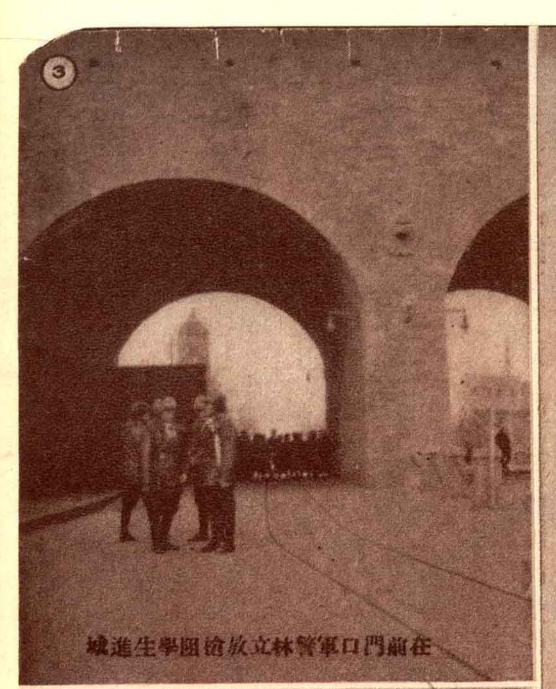
第一一二期

THE YOUNG COMPANION

DEC·1935·No112

40¢

本期目次



在前門口軍警林立放槍阻學生進城



前門市民大會主席攀電車上作悲壯演講



全體出發經前門時之情形



[illegible]士[illegible]軍警要求停止開槍掃射學生



中[illegible]「[illegible]奸」口號

大刀彈雨之下

青年熱血沸騰

北平學生二次示威（第一次請願詳載八九兩頁）

自冀東事件發生，北平學生激於愛國義憤，曾一度向當局請願後 舉國響應。本月十六日，全平學生復作二次大示威。清晨六時，各校學生即分四路出動，赴預定地點齊集，結果，卒得舉行萬餘學生之大運動，全市沸騰，悲壯激烈。是日平市當局早有戒備，軍警林立如應大敵。當學生分隊遊行或集合之際，沿途均遭軍警迎擊。在大刀，槍彈，棍棒，及水管掃射之下，學生奮勇突圍，雖受傷被捕者極多，熱血淋滿街頭而不顧。卒會合於前門舉行盛大之市民大會，並議決要案九項，通電全國及世界。閉會後，學生為軍警所阻，不得歸校，復遊行散發宣傳品，並在各處向市民演講，聲淚俱下，聽者淒然。直至夜九時，在黑暗中大隊赴師大開會，中途又為預佈之大批軍警前後夾攻，學生進退無路，遂慘遭痛擊。當時呼號聲，哀鳴聲，令人慘不忍聞，歷一時半之久，學生始因無力抵抗而被驅散。（節錄自十二月十九日申報）·范正任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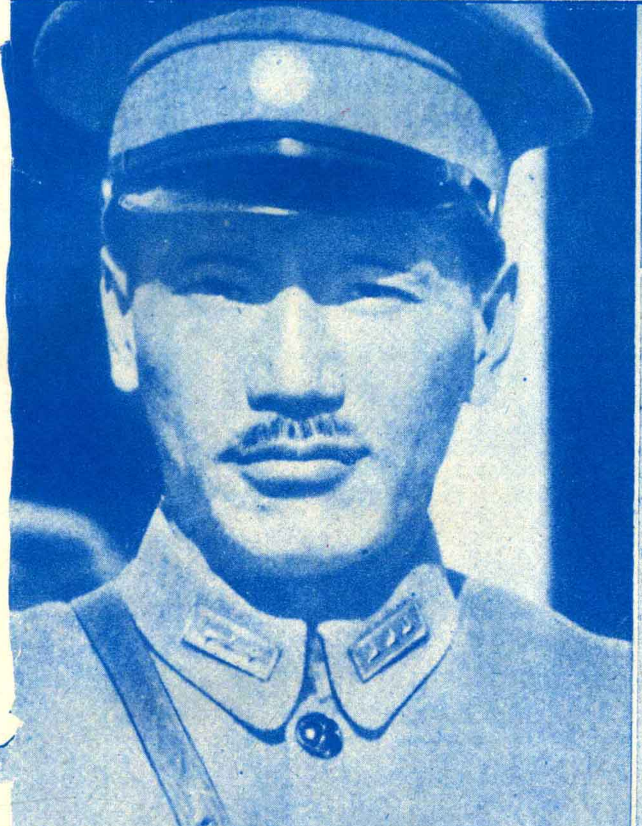
被軍警拘捕學生之一

國民黨第五屆一中會後

中樞負責人選

Personnel in the New Setup of National Govern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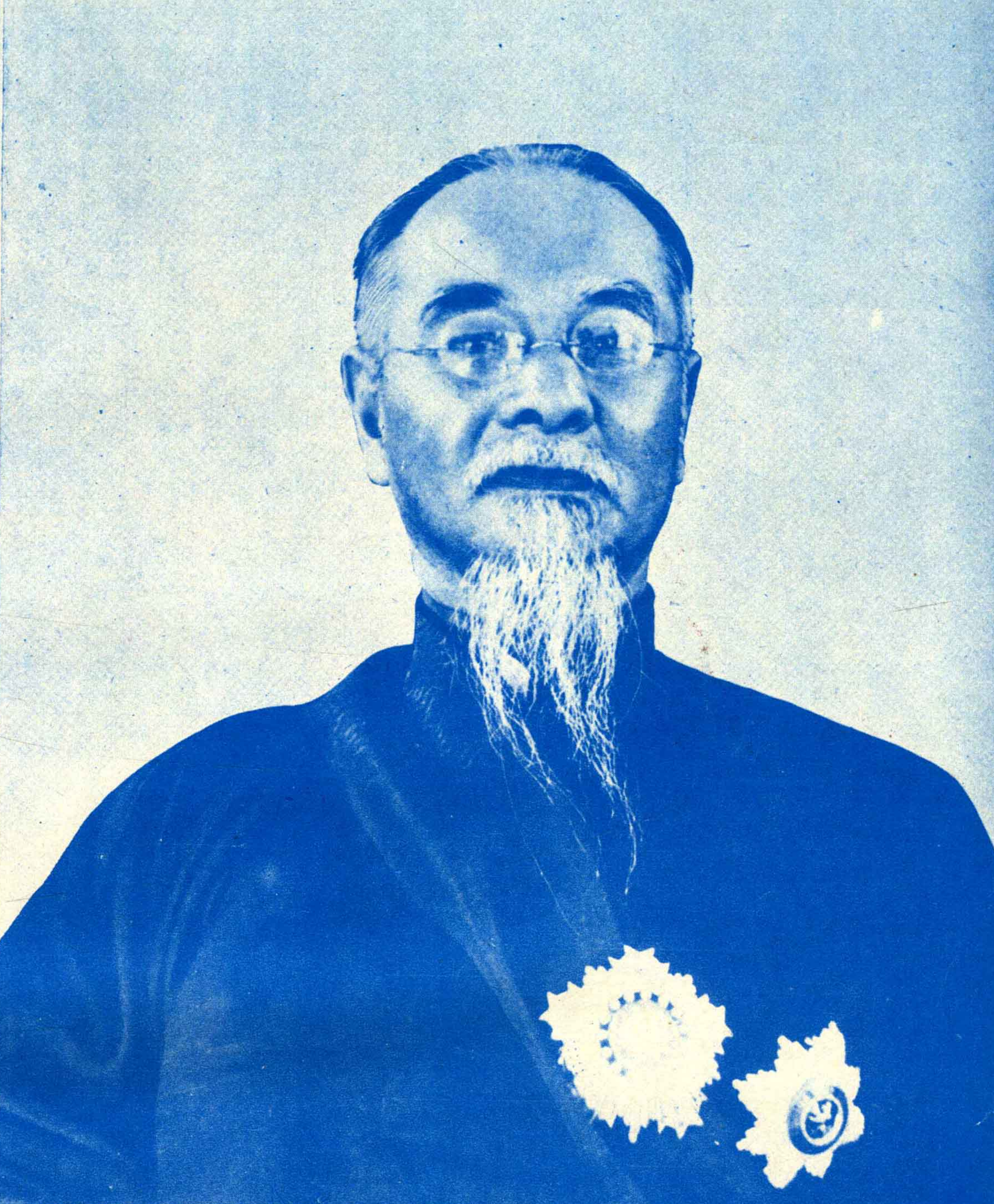
President of Executive Yuan Chiang Kai-sek

行政院長兼中政會常會副主席蔣中正



President of Supervisory Yuan Yu You-yen

監察院長于右任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Lin Sen

國府主席林森



President of Examination Yuan, Tai Chi-tao

考試院長戴季陶





President of Judiciary Yuan Chu Ching

司法院長居正



President of Legislative Yuan, Sun Fo

立法院長孫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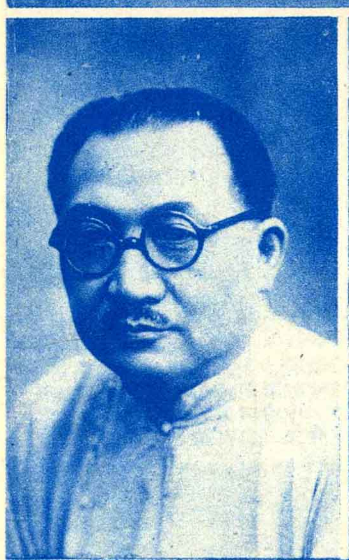
Chairman of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Wu Han-min

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胡漢民

Chairman of Cental Political Council, Wang Ching-wei

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





Finance, H. H. Kung

財政部長孔祥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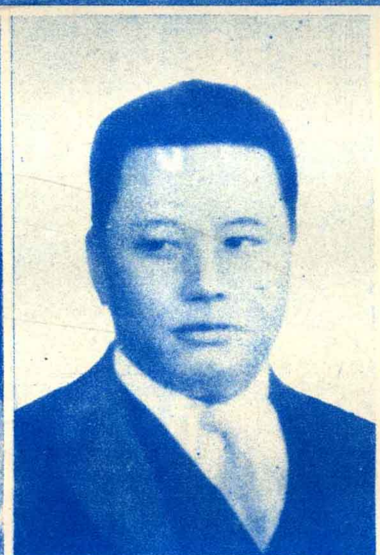
Navy, S. H. Chen

海軍部長陳紹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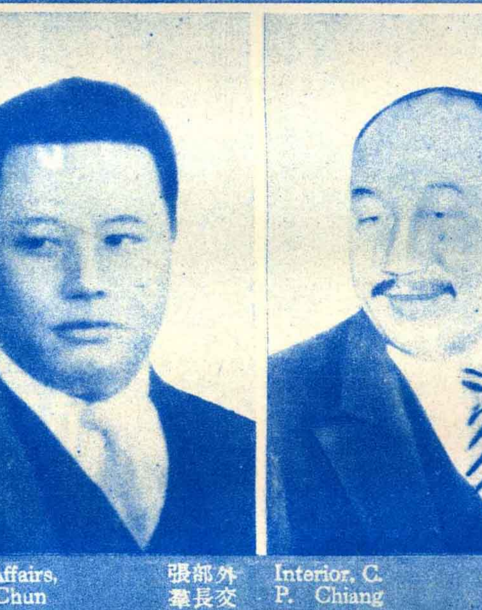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Y. C. Ho.

軍政部長何應欽



Foreign Affairs, Chang Chun

外交部長張羣





Interior, C. P. Chiang

內政部長蔣作賓



Communications, M. Y. Koo

交通部長顧孟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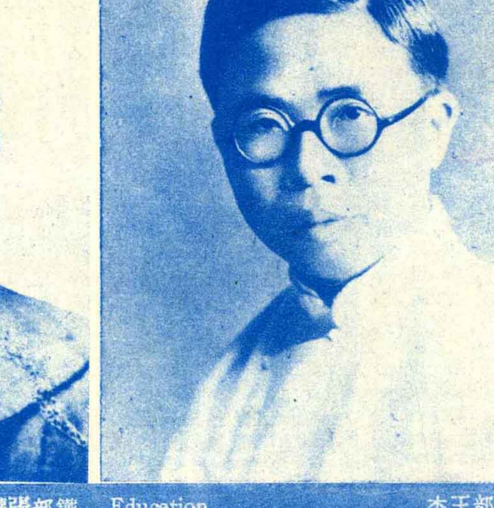
Industry T. C. Wu

實業部長吳鼎昌



Railway, K. C. Chang

鐵道部長張公權



Education, C. C. Wang

教育部長王世杰



Members of the self declared Autonomy of "East Hopei and Charhar." Yin Yu-keng is standing in the centre

冀東二十二縣，突於十一月廿五日由曾任薊密區專員之殷汝耕領銜通電宣告組織自治政府，脫離中央統轄，存心叛逆，舉國共憤。上圖即所謂自治政府成立後各委員之合攝。

華北動亂眞相

Shots taken during the "Autonomy move" of North China

十一月廿五日，曾任蘇密區專員之殷汝耕，突於通州發表其冀東二十二縣成立自治委會之宣言，背叛黨國，舉國共憤，詳情據該日申報路透社專電云：

「所謂冀東自治政府，今晨在此間孔廟中之一小屋內正式成立，由殷汝耕主席，禮式草率已極，既未懸旗，亦未鳴砲，蓋以新國尚未製旗，故無旗可懸，而其所有之最大軍械，厥爲保安隊之來復槍，故亦無砲可鳴也。路透記者到後，往晤當地中外智識階級之人士，則彼等毫不知政局之變更，更不知己身現在於所謂新都中也。現製造歷史之孔廟外，未有民衆歡擊，亦未聚集任何民衆，在長而狹小之屋內室，窗中以紙糊蔽舊式煤爐一，有九人，寂坐其中，正式就職，而成立冀東自治會，外間昨夜已知殷汝耕宣佈自治，但通州人士直至今晨，始聞此消息。新政府九人行政會，以殷汝耕爲主席，內有五人爲保安隊隊長，殷氏於舉行成立禮後，對路透記者否認冀東自治乃日人壓迫所致，或新政府乃破壞塘沽協定之說，據稱，渠會電致華北五省領袖，請其共同組織華北自治政府，如彼等不參加，則渠個人亦將實行自治，除鹽稅關稅外，其他一切，連同鐵路在內，新政府均將即收之云。殷氏又稱，渠共有保安隊一萬六千人，軍人一萬人，歸其指揮，如遇必要，渠可增募十萬人，並供以槍械云。」

同日天津某租界亦有暴徒以自治爲名，希圖搗亂，據電載：「今日侵晨，暴徒數百，有穿便服者，亦有穿制服者，並有多人攜帶軍械，手揮旗幟，高呼口號，旋暴徒愈集愈多，乃往馬路而佔據公共演講廳，後即宣佈舉行民衆大會，以便佈告自治，並要求當局退職。中國警察與保安隊乃全體出防，巡邏各街，警署與日軍當道皆派員至公共演講廳，勸亂黨退出，多有遵從者，但所謂敢死隊二百人始終不去，同時各處發現示威者，有身穿制服之亂徒，欲佔據鐵路辦公處，但被勸阻，餘者紛紛發散傳單，並張貼標語，要求自治。東馬路一帶民衆觀者數千人，雖不同情於亂徒，但袖手旁觀，初無惡意，但至午後，民衆中有忍無可忍者，衝入亂黨機關撕毀其旗幟與標語，門前防守之敢死隊相顧失色避屋內，演講廳中之賸餘亂徒，後亦經人勸告，相率棄其制服而散，亂徒既去，觀者遂亦相率散歸…」

本頁所刊，即兩處動亂之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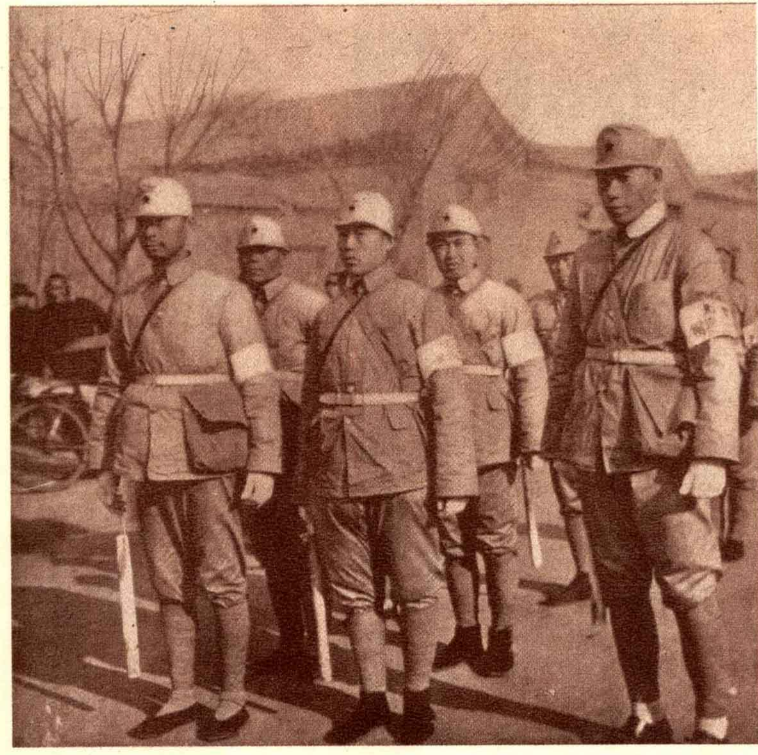


Yin Yu-keng, the man who declared the Autonomy of Hopei and Charhar

通電宣告冀東廿二縣獨立自治之殷逆汝耕

"Mercenary" instigators marching in the Concessions in Tientsin

冀東叛逆事件發生後，同日天津某租界内亦有暴徒以防共自衛等名義，意圖擾亂。上圖即各暴徒在東馬路集合之情形。其中除三數主持者之外，其餘皆係地痞無賴，以銀毫數角或一元及饅首四個之代價僱來者，



Self made "Dare to die" corps

所謂華北民衆自衛團之敢死隊，集東馬路一帶時之情形。



Head-quarters of the Dare to die corps

受叛逆僱用之暴徒佔據東馬路宣講所之情形。

學生救國運動復興

STUDENTS IN PATRIOTIC DEMONSTRATIONS



Peiping students marching in long line to present petitions to the government for self conservation of the country

北平各大中學學生，為反對華北偽自治與起之救國運動，於本月九日齊集赴政府請願，於北風凜列中列隊前往，促起國民自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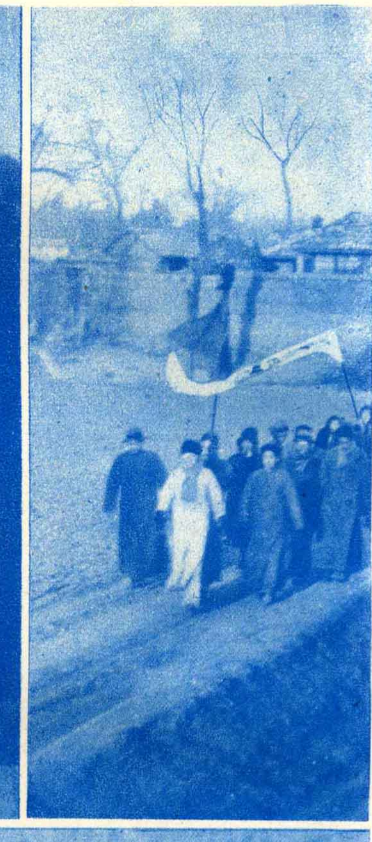
A tense moment between police and students

請願學生為警察所阻，圖為學生代表與軍警交涉之情形



北平各學生請願，事前當局已有所聞，即嚴爲戒備，軍警密佈，如臨大敵。

Cautions were taken by the authorities to prevent disorder



北平的學生，在歷次的救國運動，總是站在人民的最前綫，最近華北時局，某方極力策動之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又突形緊張，亡國滅種之禍，實堪虞於目前，學生雖欲安心讀書，亦不可得，於是北平各公私立大學中學的學生，遂自動組織學生聯合辦事處，並於九日晨全體整隊出發，齊赴新華門居仁堂向何應欽請願，反對一般失意政客，強奸民意及假借民意，實行所謂「華北自治」，並反對組織所謂「防共委員會」及一切類似賣國的組織。事前地方政局已有所聞，故於街衢重要之處，滿佈軍警，而各校學生出發時，在半途被捕者甚多，以期阻止學生前進，而學生亦實行全體衝鋒，以期達到新華門預定的地點集合，其請願要點有七，一•反對秘密外交，公開中日外交；二•略；三•反對領土破裂，四•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及愛國運動之自由；五•立即停止一切內戰；六•不得任意擅捕人民；七•立即釋放被捕學生。

北平的清華燕京兩大學，在西城外二十餘里地方，此次爲欲參加是日（九日）之請願運動，即於早晨六時出動，全體男女同學，用跑步跑了二十多里路程，以期如時參加大會，及到北平城門外，而各城門均已關閉，無法進城，只得推派代表參加，各校請願學生，得到這個消息，立即全體整隊，由新華門居仁堂出發，往西過西單牌樓，再往北走，想去迎接清華燕京兩校同學進城，沿途高呼口號，如「反對假借民意的華北自治」，「保全國家領土及行政之完整」，「中華民國萬歲」等，但是西直門，阜成門，西便門，廣安門，東便門，德勝門，早已緊閉城門，無法外出。 各請願學生至此，祇得轉路由西四牌樓，往北走護國寺，到輔仁大學，迎接輔大同學。此時參加學生，計有東北，中法，師大，平大，中大，民大，北大，美專，市女中，溫泉，競業等四十餘校，約有八千餘人，後來又由輔大轉走北大，再由北大出發遊行示威。請願的隊伍，前行者已到內一區署，末尾還在眞光電影院門口，可見參加學生之踴躍了。在這一帶地方，軍警密佈，如臨大敵，約有五百餘人，最前排手執皮鞭子與木板，中排安放自來水的皮管，後排有刺刀的槍，在皮鞭子與木板不濟時，即放射自來水管，請願學生，於是全體一齊向前衝鋒，當時自來水飛濺，而皮鞭子與木板亦一齊亂舞，各請願同學被傷者，爲數甚多，中途被軍警捕去者，亦有七八十人之譜。是日北風狂吹，寒冷異常，而全體請願學生，精神異常抖擻。散隊之後，各校代表當即集合北大第三院，開會討論以後進行方針，並議決即日起，實行罷課。各校學生因軍警竟壓制愛國運動，且擅捕學生，擊傷請願同學，均異常憤慨，現擬聯合全國各地學生，擴大「反對華北脫離中央政府」及「保障國家領土及行政完整」之運動，以期再接再厲，博取最後之勝利，此次北平各大中學學生之請願運動，實爲「五四」運動以來所未見，爲全國人民下一種「強心劑」。

學生代表直在西門演講，向民衆宣傳救國運動；義氣磅礴，聽者動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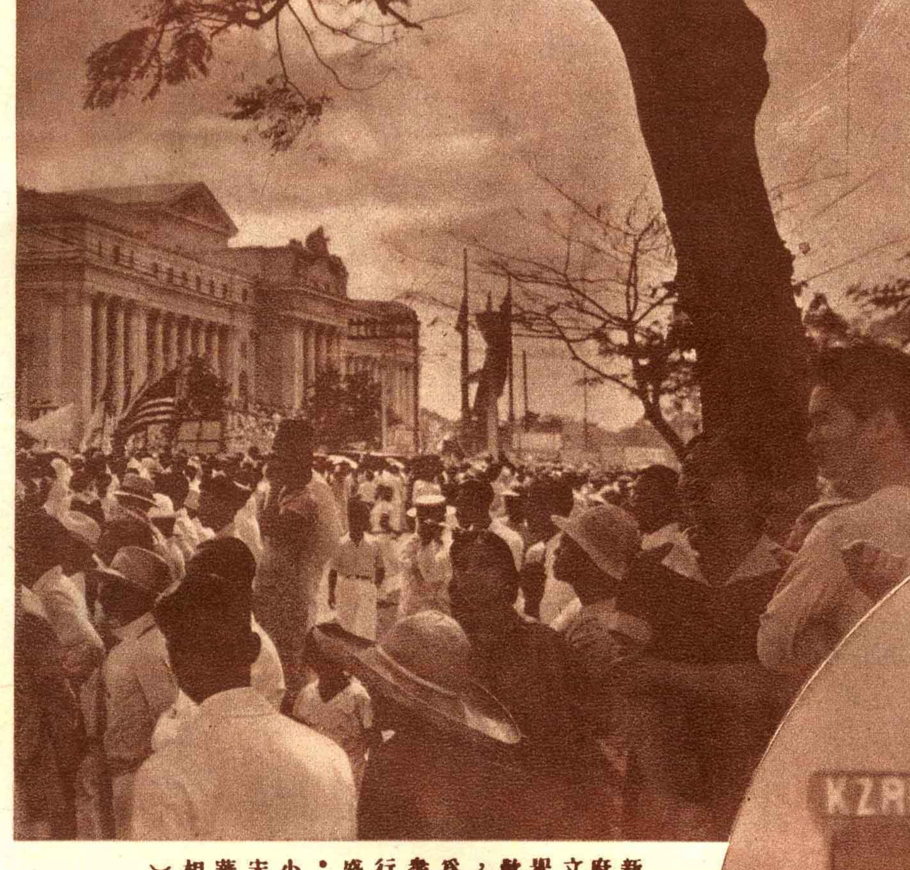
The crowd listening to the speeches given by the students

菲列濱獨立成功

Inauguration of Philippine Commonwealth

Manila Nov. 15. 1935

醞釀已久之菲列濱獨立運動，已於十一月十五日宣告成功，當即成立獨立政府・脫離美國之統治，實行恢復獨立。選出奎松爲第一任大總統，奎松氏爲求菲列濱獨立運動之前驅，人旣精幹，且孚衆望。就任元首，當可致此新產生之政府躋富強之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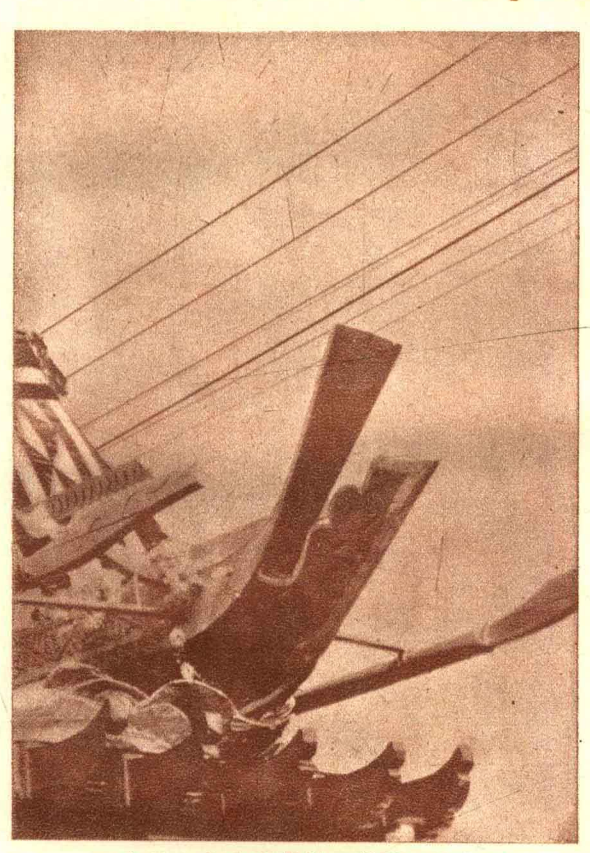


新政府成立，舉國歡騰，圖爲民衆遊行之盛況・（小呂宋中華照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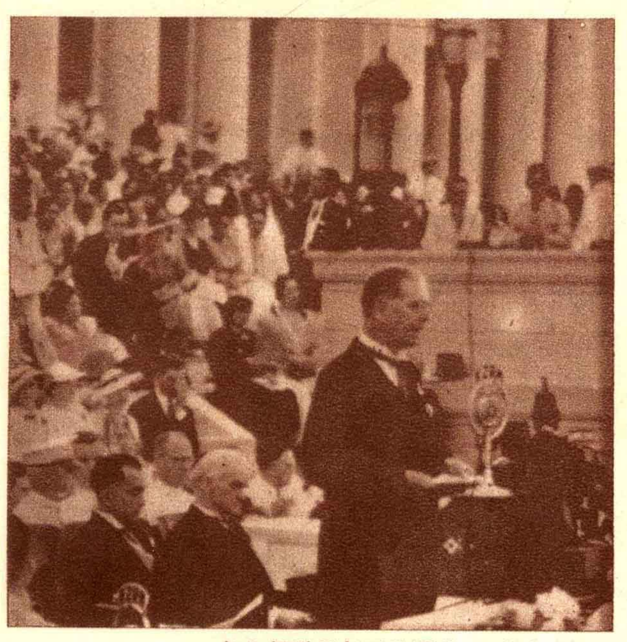
第一任大總統奎松氏宣誓就職・

自治政府成立，奎松氏就第一任大總統，圖爲在議院前就職禮時之盛況。



民衆遊行之彩飾，萬衆歡歌，以誌此有史以來之盛典・（小呂宋中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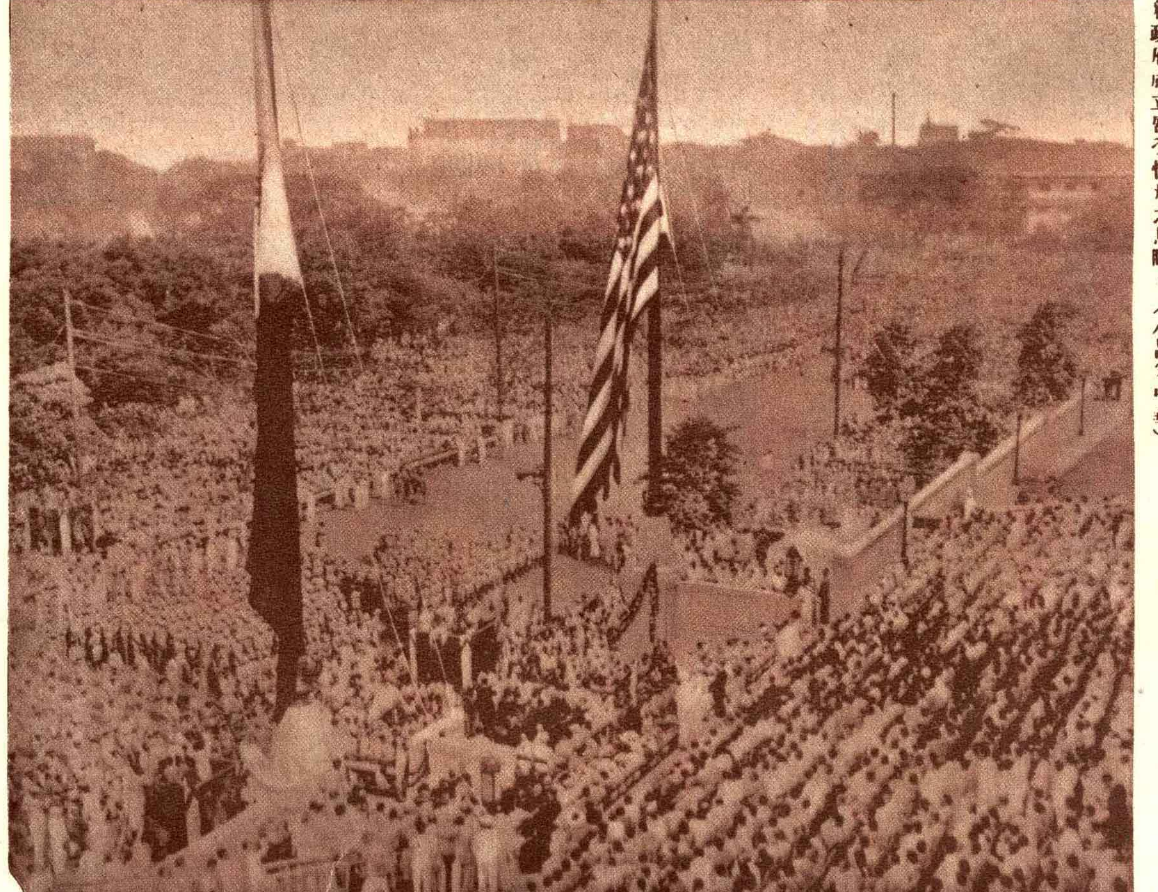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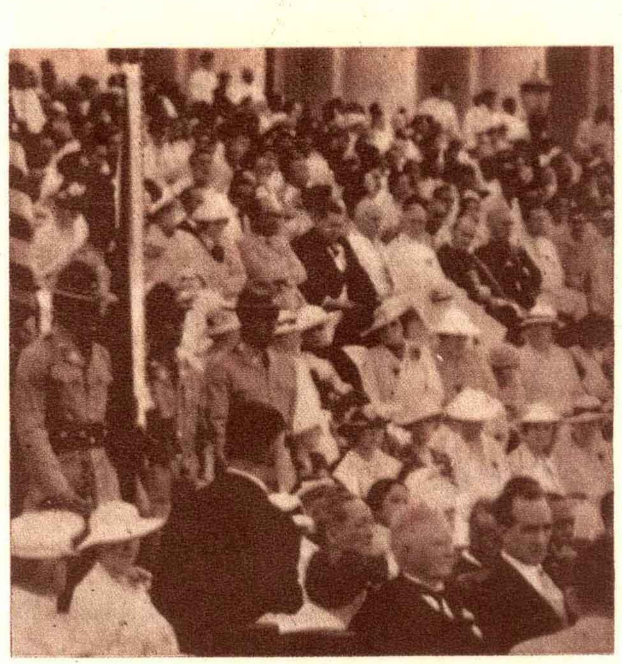


新政府成立日，美國陸軍部長致詞申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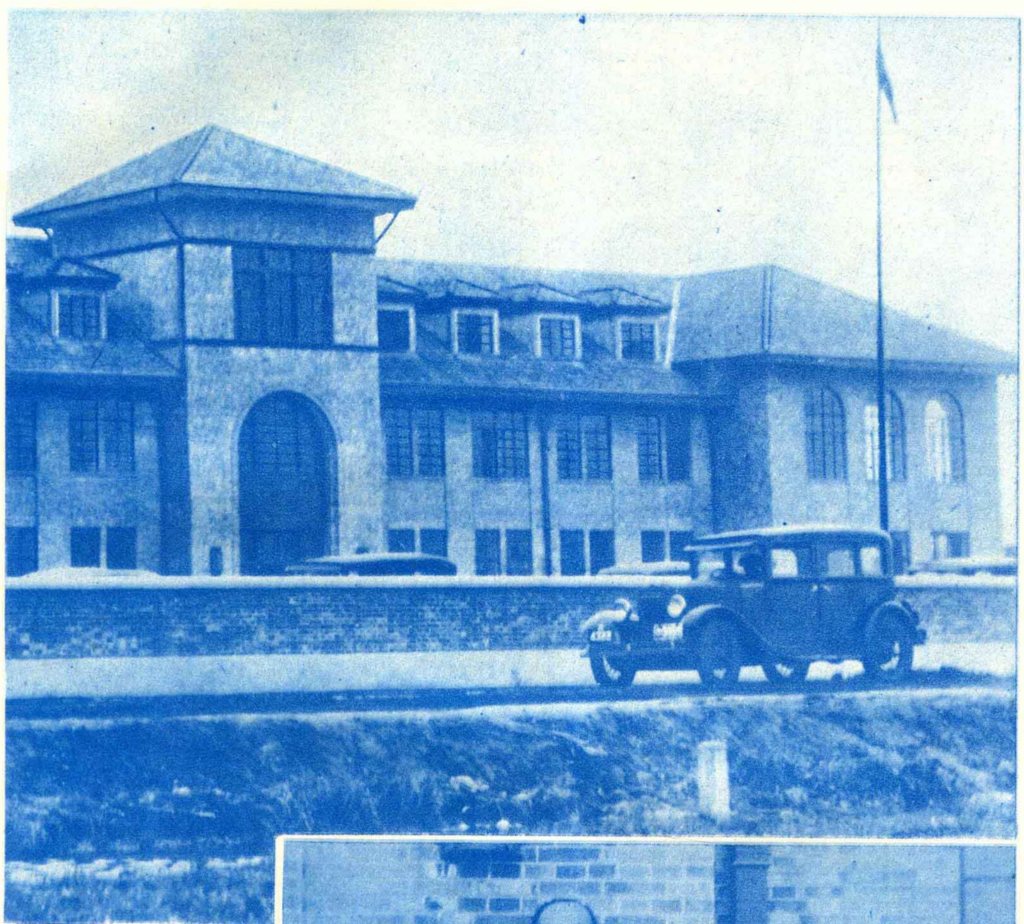
首任大總統奎松氏就職後對全國民衆演講之情形・（小呂宋中華）

新政府成立盛况情形之鳥瞰。（小呂宋中華）





文化之基





The erection of a building for the Institute of Art Exhibit takes place at Nan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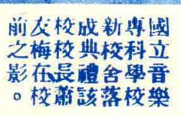
首都籌設國立美術陳列館，司法院長居正行奠基典禮。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設於上海，爲國內唯一之音樂學府，主持及教授均國內外有名之音樂家，成立有年，人才輩出，近在上海市中心區建新院址，歷一年之經營，現始告落成。上圖卽該校新校址之大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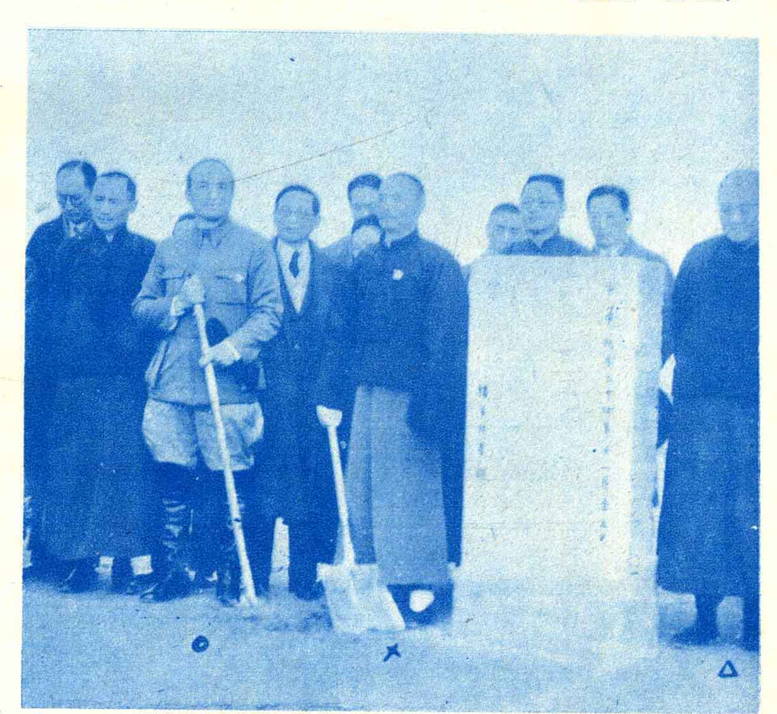
The new building for the Academy of music



Siu You-mei, master of the Academy of music stands in front of its new building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新校舍落成典禮該校校長蕭友梅在校前之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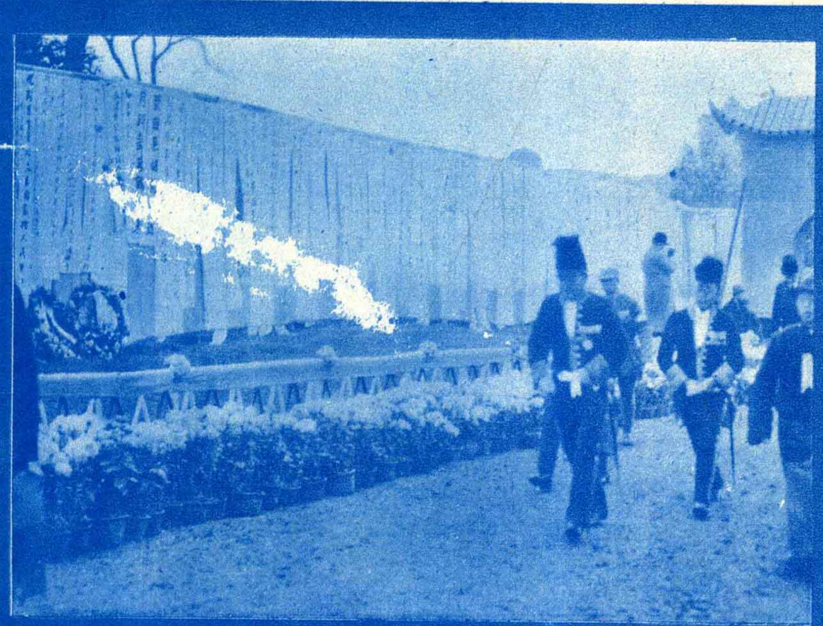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take part in the ceremony for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Institute of stage and mu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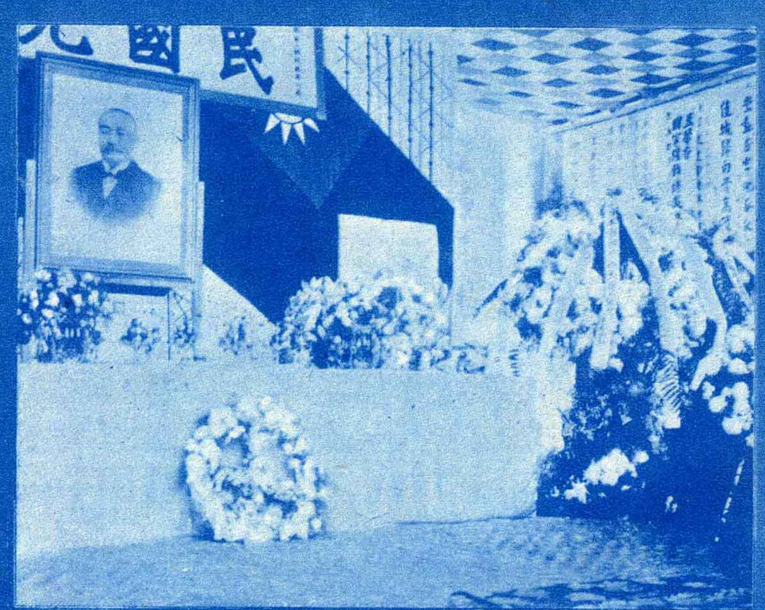
首都國立戲劇音樂院奠基禮後，各參加者合影。（○）褚民誼，×居正，△吳稚暉。

黎前大總統元洪國葬禮

STATE FUNERAL of Lai Yuan-h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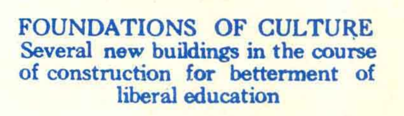


Tributes paid by diplomatic officials 各國駐漢口使節赴寶通寺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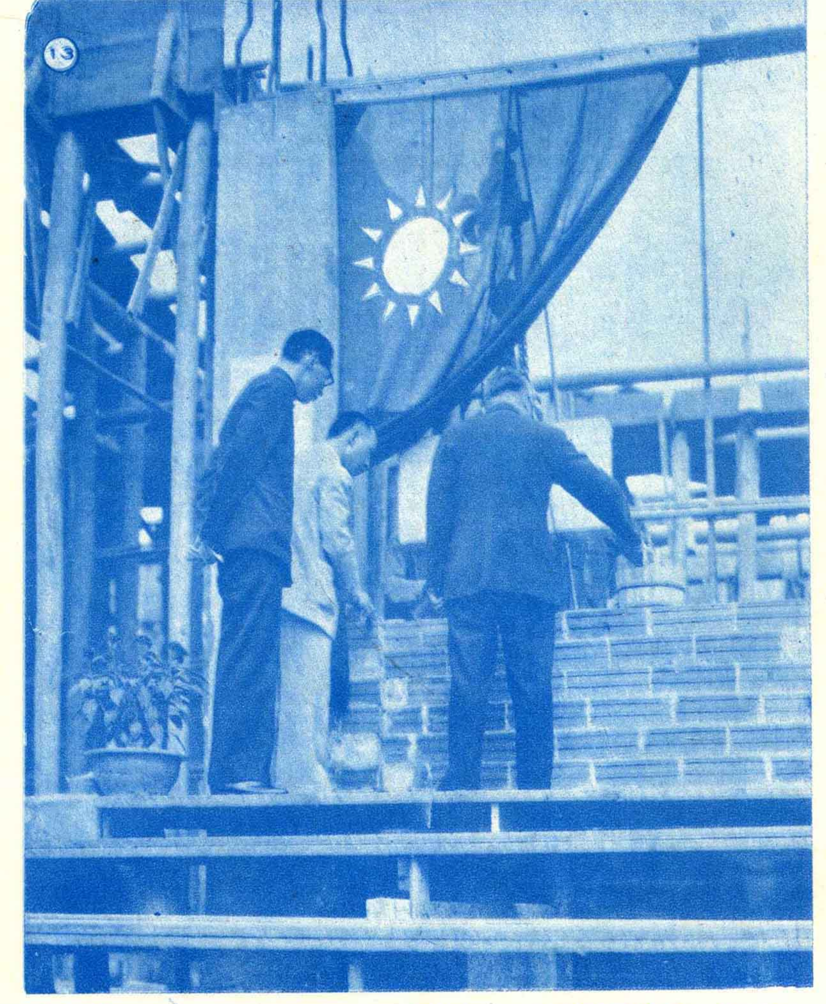
Funeral rites taken place at Hankow 國葬時舉行公祭之黎前總統靈位

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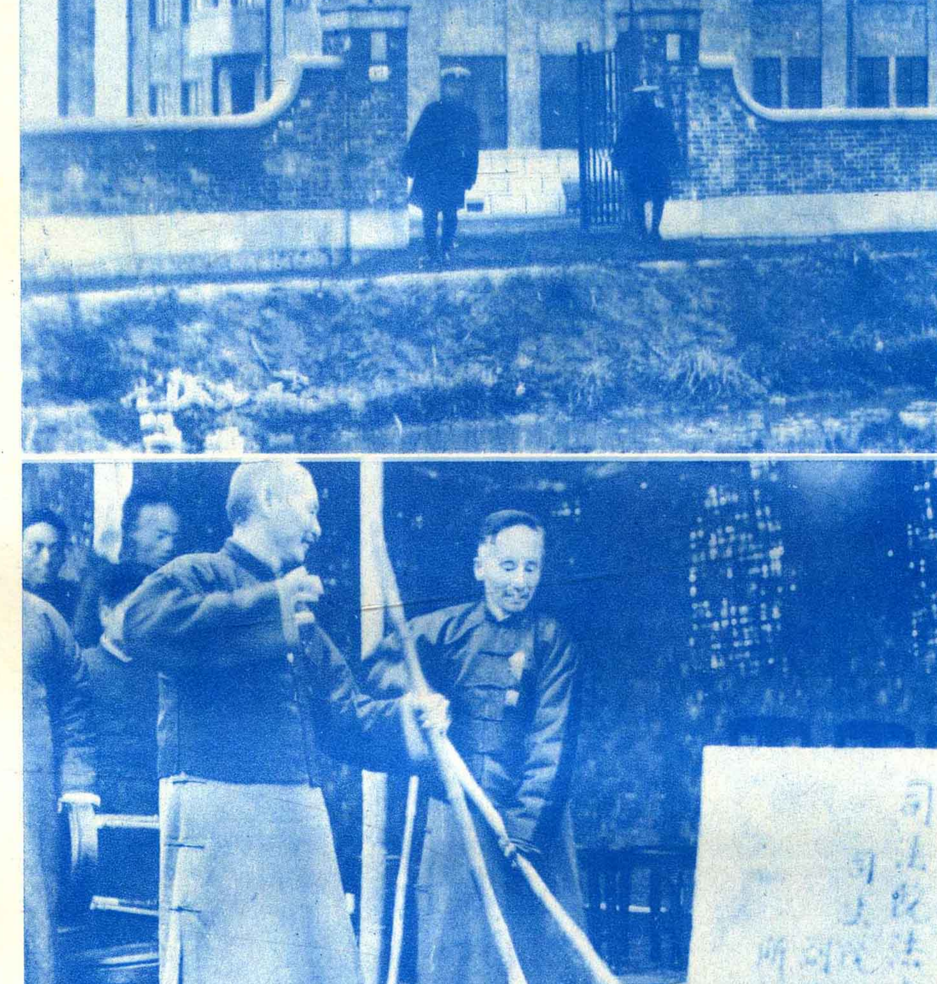
FOUNDATIONS OF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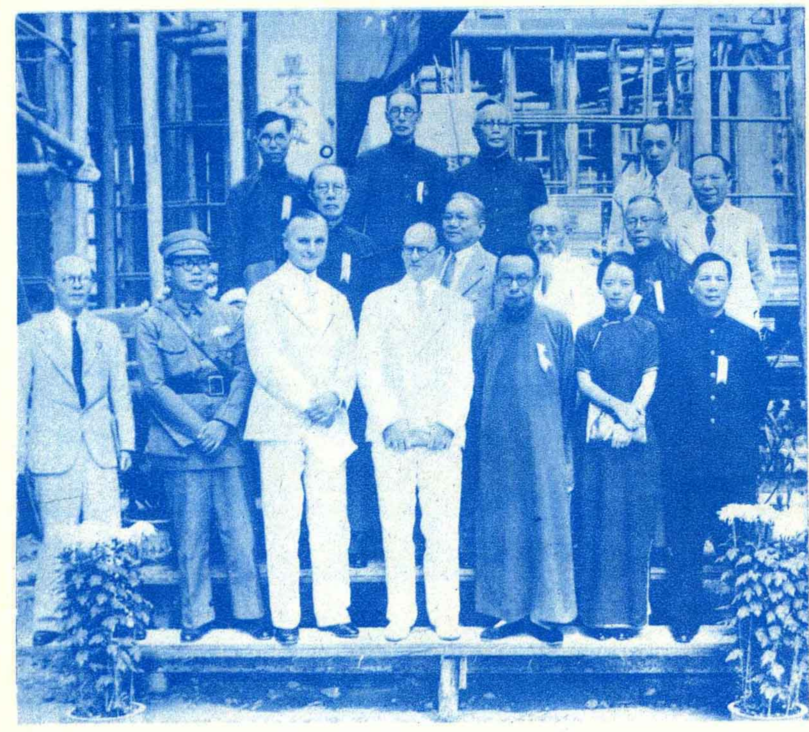
Several new buildings in the course of construction for betterment of liberal education



Lin Yuan-hai, chairman of Kwangtung province, laying the foundation stone for the Sun Yat-sen Hospital

廣州博濟醫院爲孫總理最初學醫處，該院現由嶺南大學接管爲舉辦醫科之用，從新建設偉大院址，定名爲孫逸仙博士醫學院以誌紀念。圖示粵主席林雲陔主行該院奠基禮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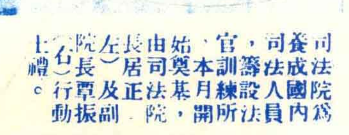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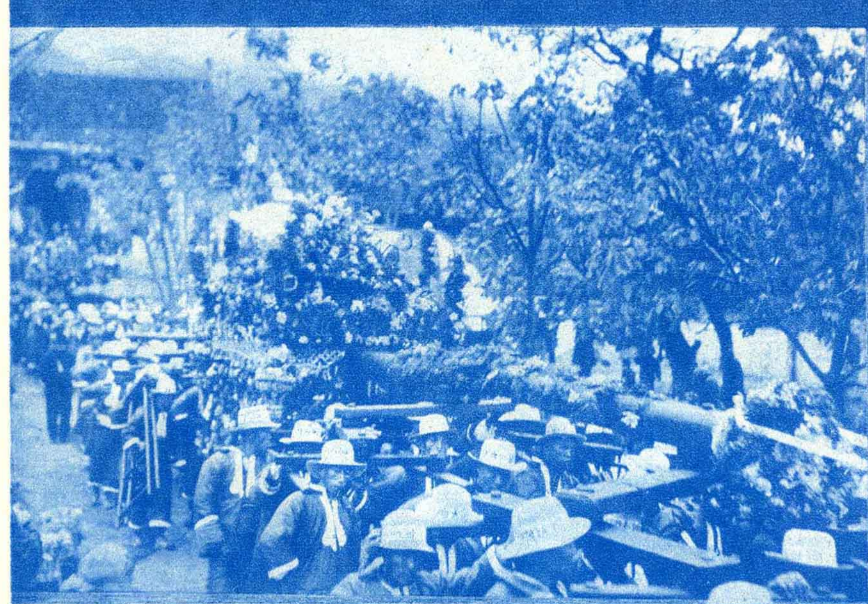
The original Canton Hospital in which place Dr. Sun Yat-sun took up his first medical lessons has been recently changes to his name and incorporated with Lingnan University

孫逸仙博士醫學院奠基禮上席團全體合影。有[illegible]者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氏。

Chu Ching, president of the Judicial Yuan, laying the foundation stone for a new judical building



司法院爲養成國內司法人員，籌設法官訓練所，本月開始奠基，由司法院長居正（左）及副院長覃振（右）行上禮。



Funeral cortege passing the streets 黎前總統靈柩起運安葬（之鐘攝）



Last tributes paid by the people 舉行國葬典禮前往追悼之民衆（之鐘攝）

民族英雄之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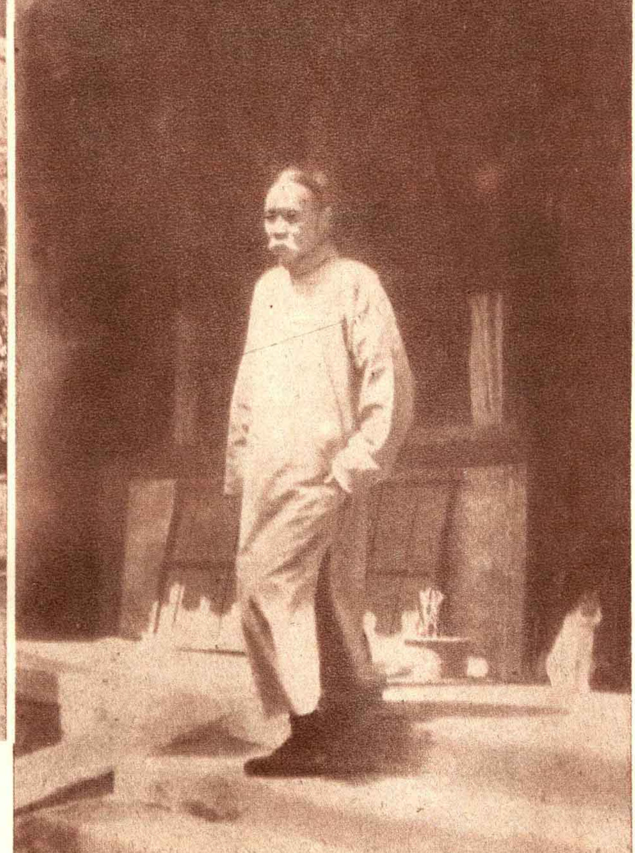


丁槐將軍在癸丑年鎮守荊州之影，其影中自跋云：「入山復出山，已踰雷池步；柱石仰高標，此身之建樹。起舞如聞鷄，擊楫猶思渡；嗟我髀肉生，對人肝胆露。……」可見其英雄氣概。

Portrait of Gen. Ting and his own writing on the picture

HERO OF THE SOUTH Gen. Ting Kwei, hero in the war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French armies in Yunnan Province, recently passed away at Peiping. He is not only well known for his military career, hut he was also a learned school

故名將丁槐先生，滇人，於前清中法之役，曾以大無畏之精神，統兵南抗強敵，與粵將劉永福同時威鎮南越，法軍聞之胆喪。自民國成立以後，即斂屣功名，息影故都。生平好讀經史，嫻武能文，工於書畫，時賢多敬重之。今夏病故平寓，享年八十六，最近移靈回滇安葬，展奠之日，國內人士及黨要唁悼紛紛，極榮哀之盛事。然而民族英雄已矣，國難方般，攘夷撻虜，於今誰繼斯人？



老將軍息影故都寓中，時年八十有六。（是為最後留影）

Gen. Ting at 86 of age

丁將軍所作之梅花

Drawing by Gen. Ting



丁將軍移柩在平展奠之日，吳佩孚（左）及江宇澄（左）兩氏致祭在靈前留影。

Gen. Wu Pei-fu and Kiang Yu-Ching pay their tributes



丁將軍靈柩移運時之盛況

The feneral cortege of Gen. Ting



維也勒毛絨
此乃我需用之物
用維也勒毛絨裁造內衣，柔軟溫暖，吸收汗液，隨即乾爽，極端舒適，也且長衫著上，不露縐紋，光澤可愛，而又經濟耐用，誠造短衣之最佳材料也
英國威林荷蓮氏出品
各大公司洋服店均有出售
"Viyella"
DAY & NIGHT WEAR
Wm. Hollins & Co. Ltd.

名人生活回憶錄其十二

童年追想曲

馬思聰

我的家庭一向和音樂是很隔絕的，親戚里頭想找一位能拉拉胡琴，吹吹洞簫的人是辦不到的事；因此我幼年和音樂接觸的機會很少。我第一次聽見音樂是當我三歲那年在外祖母家里的留聲機上，母親說我那時跟着唱片一齊唱，唱得怪有趣的。

近來我在 Lavignac 的一本書中看到小孩子倘有此類情形，便可斷定他對於音樂有天聰，可使之習音樂。我七歲時聽堂嫂嫂在風琴上彈中國調；不久我自己也學曉了 母親就買一架風琴給我。記得我那時手細，不能效堂嫂嫂以八度音和奏，我就以三度音代之，現在想起來，這倒比較合於和聲呢。

風琴是我的第一個樂器。我九歲入小學寄宿，同學們吹口琴，我也是其中之一。後來我又跟一位中學生學彈月琴；我會背出好幾首長不願絕的粵曲。

民十二年大哥由法國回來，帶回一個提琴，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的提琴。大哥能彈幾首容易的曲子，我覺得比我先前玩那樂器的聲音都美妙得多了。『你高興學嗎？將來帶你到法國去學。』大哥隨便說出。我很高興：『我一定去。』我說。其實我高興的並不全在乎去學提琴：離開學校到外國去看看新奇，這才好玩呢。我才十二歲，父母親的意思都覺得年紀少去不得。可是我是很固執的小孩，以「一定」始就以「一定」終。

起程之日到了，小船把我們送上大船，小船又把送客送回去。失了魂似的我立在甲板上望着近山遠山，望着陰天，望着海。我在想：這海將更遼闊，無涯，遠，遠；我便是這樣如夢地離開了祖國。

我們在大雪之日到法國，巴黎給我童年的第一印像，只是黑房子，雪和霧。一切先前的興彩都消失了，這是寂寞加上荒涼，但並不回頭想回國去。

我們先到方登白露(Fortainebleau)住。大哥給我請一位女教師，這是我第一位教師。我還記得我很看不起她的提琴。琴上全膠滿黑黑墨墨膏藥似的東西。後來我才明白這黑墨墨的膏藥是用來把琴裝飾得舊一點，因爲舊琴才值錢。她拿起弓，放在A絃上，來一個下弓。

——『敢啥！』她說。我學了。『謝啥。』

我立刻明白『敢啥』一定是『這樣子』。『謝啥』即『就是這樣子』。這是我最早懂得的法文。

『敢啥』時代繼續兩個月，進步是很微的。我們遷居到巴黎東邊一家 Pension de Famille。我住一間大房子，陰沉沉的，那張床之大足任我橫睡直睡。大哥住在另外一房子里，不大理我。我整天禁在房子里，琴還未彈到能引起興趣的程度，法文書當然也不會看，無聊得太要命就拿皮球對牆拍幾下，這算是我唯一的消遣了。在巴黎請的也是一位女教師。她很嚴，進步也似乎快些。一天總算彈得三個鐘頭。

如此者半年，於是又遷居。這回大哥送我到一家法國人家去住。房東是位七十多歲的紅鼻子，也即是我的法文先生。提琴先生又換一位，總算不阻止我進步。因爲整天說法文，兩個月的時間已把法文說得很流利了。後來提琴教師又換一位，是畢業於巴黎音樂院的女教師，這是第四位了。記得有一次在大雨傾盆之下我騎單車到她家里上課，我全身濕淋淋。她看見我的情形又不能不讓我進她屋子里，我所經過的地板直像一條河流。她那副『大禍臨頭了，救救命！』的神氣真使我過意不去。

——「你爲什麼不穿件雨衣呢？」她問。

——「我這樣已足了？我說。」

眞的原因還是在乎我童年時一股傻氣。我要做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無論冬天夏天，晴天雨天只限穿兩件衣，大雨也是照常出入，冬天洗冷水澡。結果並不傷風也不病倒，身體却非常壯健起來。

很早我就有所謂創作慾。少時崇拜項羽便作了一首命名曰『楚霸王烏江自刎』的提琴獨奏曲，還有一首名曰『月之悲哀』是取義於同名的一篇童話的。

在紅鼻子先生——忘其名，姑以此代之——家里住了一年，覺得還是入學校好。我便去投考曩西音樂院，却很不費力的便考入高級。

我的教師是一位美鬚公，短少而好說笑話。師母有一對奇怪的眼睛，倘生爲金魚，必是標準美魚。我們同班十四人，因爲教師愛說笑，我們上課很舒服，隨便談話，做鬼相都不禁止的。和後來在巴黎音樂院的嚴肅眞大不相同了。必修科除提琴外尙有視唱，樂理和室樂，

由童年以至少年，始終保持我底二衣主義，不論冬天，夏天，晴天，或者是雨天。



十四齡入曩西音樂院，生活開始有生氣起來，我的提琴功課也特別用功起來。

我更選簫為副科。

我加入音樂院，給學校一件意外的新奇。校長也頗感到興趣。因為我音彈得頗準，有一天他問我：『是不是你們中國人的耳朵是特別好呢？』我說：『恐怕是吧。』其實我誇口，若其然則中國樂器早該準了。

我住在一位老婦人的家里，大女行近三十，擅鋼琴，次女擅理家務。因為大女常和我合奏，我就到一家音樂商店租樂譜；在整個半年中，提琴的書籍幾可說給我搜羅殆盡了。

生活開始有生氣起來，課是很多：計起來每星期的提琴課到學校上二課，到先生家里上二課，視唱三課，簫二課，鋼琴二課，法文每天都有。同學們對我都很好，他們都爽直而且快活。

回想起來，我在甕西音樂院所得的益處與其說是質方面則不如說是量方面的，論提琴則弓的運用是錯誤的，鋼琴算起了頭，簫只吹了兩個月，最得益的要算視唱和樂理，羅特先生在我看來可說是音樂院最好的先生了，我永忘不了有一次在音樂院的預奏時，我司理着打三角(Triangle)的職務，他在吹着喇叭，忽然他把貝多汶第五響樂的命運主題向我耳邊猛吹幾下，我的耳膜猛受震動，倘不是命運對我還算不壞，我必被貝多汶收去作他的聾徒弟了。

我至今還愛好着甕西城，它的安靜是最令人回憶的。園內的樹高到好像要頂到天，這是我在任何別的公園所見不到的。甕西的居民大多是良善的天主教徒，這和巴黎有很大的分別。提起巴黎人誰都知道是代表無樂不享的人。甕西居法國東北部，冬天天氣比巴黎要冷些，我的「二衣主義」還保持着。零度下二十度沒有使我投降，我的窗門是永遠不關的。房東們號我的房子曰「冰箱」。

大考到了，我彈 Paganini Concerto，這是一次對着一大廳人演奏。許多人說第一次演奏會慌到腳也立不住，我可沒有這樣的感覺。大考的結果我得最優第二獎，這于我並沒有什麼高興，因為究竟我已不大看得起甕西音樂院，更信任不過我的提琴教師。我便決意回巴黎去。



十餘年來受着音樂之陶冶：到如今，我沒有一天離開我的小提琴。

十二歲的固執的小孩子。將出國時在香港所攝

回到巴黎，毫無頭緒，拜那一個師父呢？一位法國朋友介紹他的多年老師 Oberdoerffer 先生，是巴黎國立歌劇院的提琴獨奏者。我見他時彈 Lalo Symphonie Espagnole 他聽了表示非常的興趣。他說：『表情好，技巧上許多是差誤的。』這技巧的差誤大部份在於右手執弓之方法，小部份在左手的指頭上。我很快便改好了。我來法國這是第三年，此回才得一位正派的教師，把我從岐途改轉來。幸巧還改得早，倘若再過幾年，差誤深了，改轉來要比從頭起首還要困難。在此奉告習提琴者，首先須從學於正派的好教師；不然把一個差誤弄堅固了，其害處是把光陰白花在絕路上。

Oberdoerffer 先生是我的第五位教師，我現在回想：倘若我初到法國即就學于一位好的教師，我必可把時間省一半。從學于 Oberdoerffer 先生，使我在技巧方面和表情方面都突然向上。Oberdoerffer 夫人更是我的鋼琴教師。她也是頗好的鋼琴家，且是第一流教師。從此時起，我的時間大部份專工于提琴，每天約彈六小時。

當我從他學了半年，他正給我預備投考巴黎音樂院，我頸的一塊起初不令人注意的瘤漸漸長大起來，到後來，竟成了彈琴的阻礙物。醫生說須立刻停止彈琴，到 Berck 海濱去醫治，那里的空氣是適合此症的。

Berck 是一處很大的海濱，沙灘廣闊無際：那是骨病病人的大本營，他們大都臥在馬車上，自己駕馬。夏天，無病的人也來避暑，各處的客店都有人滿之患。白天里，人們穿着游水衣千千萬萬聚于沙灘。我和我的哥哥到了之兩天便和許多青年好漢交結，不久我們的隊伍增至十人，這樣已足有打平天下之勢了。這暑假是幸福的，過節似的日子，回首起來，那才覺得萬分眷戀。

暑期完了，避暑的朋友們先後離去，Berck 的人口減其大半，末了，我發覺自己獨住在「隱士」客店里。

孤獨。沙灘上只剩我一個人。隨着海濱我行到很遠去，那邊簡直是大沙漠。這邊是大海，海濤不停的湧着，尤其是冬天，北風像鬼一樣呼號，捲起沙石，把海氣帶上岸來。沒有一個時期給我更如此多量而且細心看落日，月和星辰。這個時期給我的印象非常深，直到現在，我常常回想到當日的情景。

因為彈不得提琴，我就專工於鋼琴。我到一位先生去上課，法文我也有一位教師。我更到一家書店借書看。半年間我看書的量數不少，質也好，因為向來看書非名著不看，現代和古代的都是一樣看待。

我在 Berck 一共住了九個月，雖然提琴是毫無進境，但在另一方面看，我自覺是頗有所得的。現在拿起一九二七年的小日記看，覺得頗有趣味。

十二月廿七日(星期二)的日記中有如下的一段：

『早餐。十時到不侖牙上第一次和聲學課。大雪。路上只見漁人和加非館。天氣怪陰沉的。課後出了惡夢樣回 Berck。啊，壞天氣！大風，大雪，寒冷。』

這是我留在 Berck 最後一天，次日我就回巴黎，重到 Oberdoerffer 先生家里上課。一直至暑假又過了，我便考入巴黎國立音樂院 Boucherit 先生領導的提琴班，這回我又作了第一個考入此音樂院的黃種人。我永遠感謝 Oberdoerffer 先生，我所得的直接或間接多由他所賜，後來從 Binenbaum 先生學作曲也是聽他的主張。我的提琴和鋼琴奏鳴曲謹獻給他，藉以感謝他。

後記

國亮先生要我寫一篇關於我學音樂的經過，尤其講及我初學音樂時的吃苦情形，我說：『我並未吃過什麼苦，怎麼好寫呢？』他說；『那也不要緊，你寫就是了。』讀者想必也嫌我沒有吃苦吧。我也自引為憾。聊以自慰者卻是幸而沒有到外國去白花歲月而已。

今日之吐蕃民族

一個男惰女勤的社會　莊學本攝

該處阿壩地方，爲可耕可牧之處女地，萬里平原，惜番民未能開發。



在川省西北——松潘黃勝關以西，西戎之——四土以北——有俗稱西番民族者：即古之吐蕃部落也。其地北連青甘，西接康藏，當巴顏喀喇山之尾閭。草原萬里，地勢高寒，入秋即雪。人煙稀少而物產豐饒，煤礦，皮毛，及大馬極多，實一良好而待開發之地。人民以遊牧爲生，雖往古曾盛一時，於今仍未開化。習俗男惰女勤，一切帳內帳外工作均由婦女任之，無論耕種，畜牧，及種種勞作均歸婦女。男子則性惰閑遊，故婚姻多用公妻或入贅制。如非統治者仍爲因襲之男子土官，則實一女性中心之社會也。



番地婦女代男子之勞勤，故[illegible]夏均衣羊皮衣，熱則裸其上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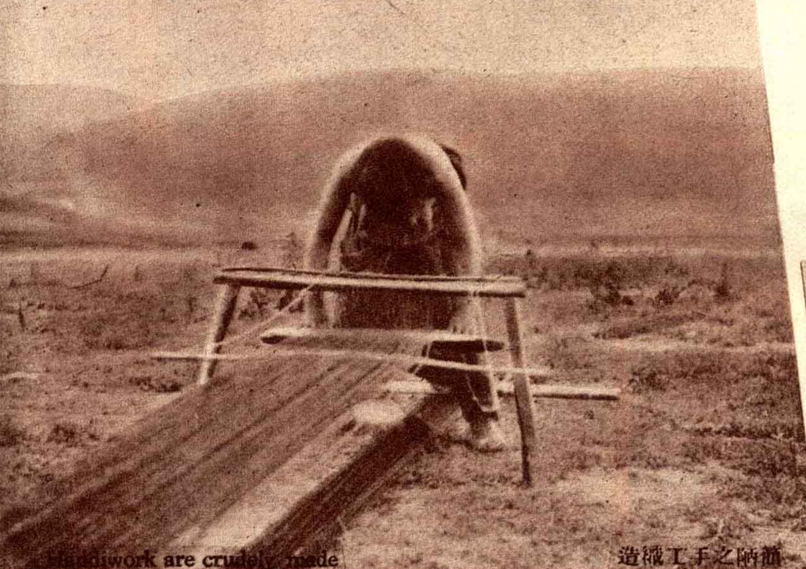
A typical Woman of the Tu Fan aborigines

習俗處女剪髮，婦人則留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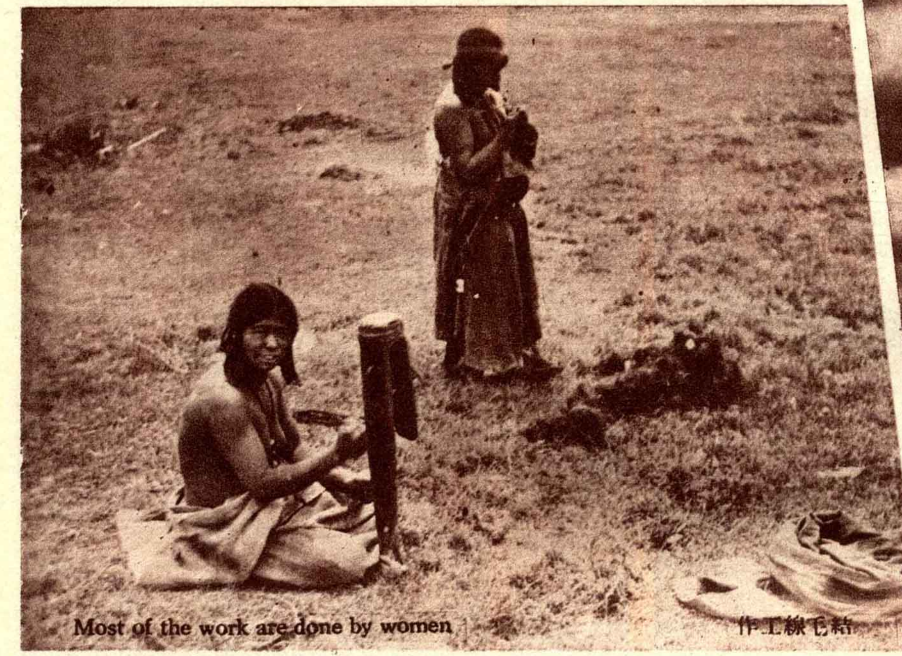
It is the custom, a girl has bobber hair, while a married woman has a coiffure



Carrying wooden material on the bach 木材之運輸



Handiwork are crudely made 簡陋之手工織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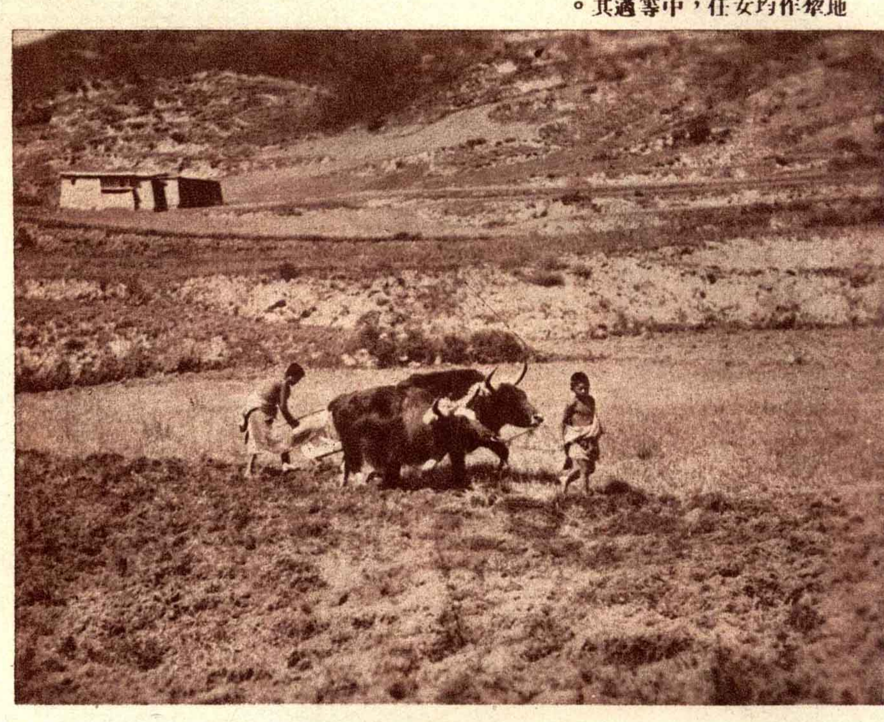


Most of the work are done by women 結毛線工作



Women working on the fields 製羊皮亦為女子專任之事

番地耕犂工作，均由女子任之，與中原等地適得其反。



TU FAN ABORIGINES These primitive people live mostly in northwestern part of Szechuen Province The women do most of the work, while the men stay home and do nothing



番地之冬，一平原衰草；萬山重疊，景狀淒涼。
In winter, the country side is dry and desolate

WHEN WINTER COMES!



雪片銀花



"Home bound" (Photo by C. B. Tsing)　雪朝趨巢·曾憲定攝·



A cargo of Snow (Photo by T. H Wong)　雪中寒侶·王子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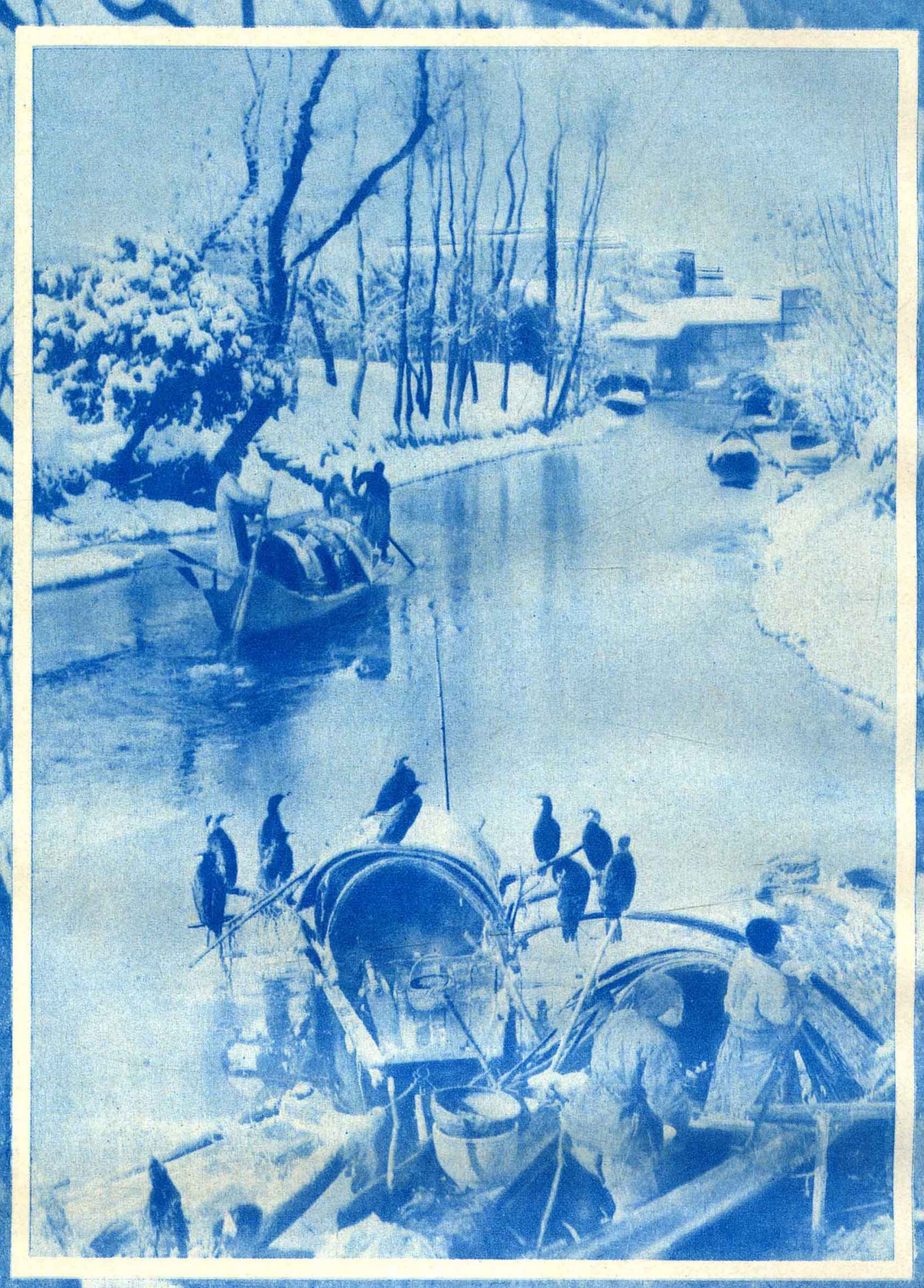
雪裏寒鴉·疊開攝

The sil ent Prayer (Photo By Deh K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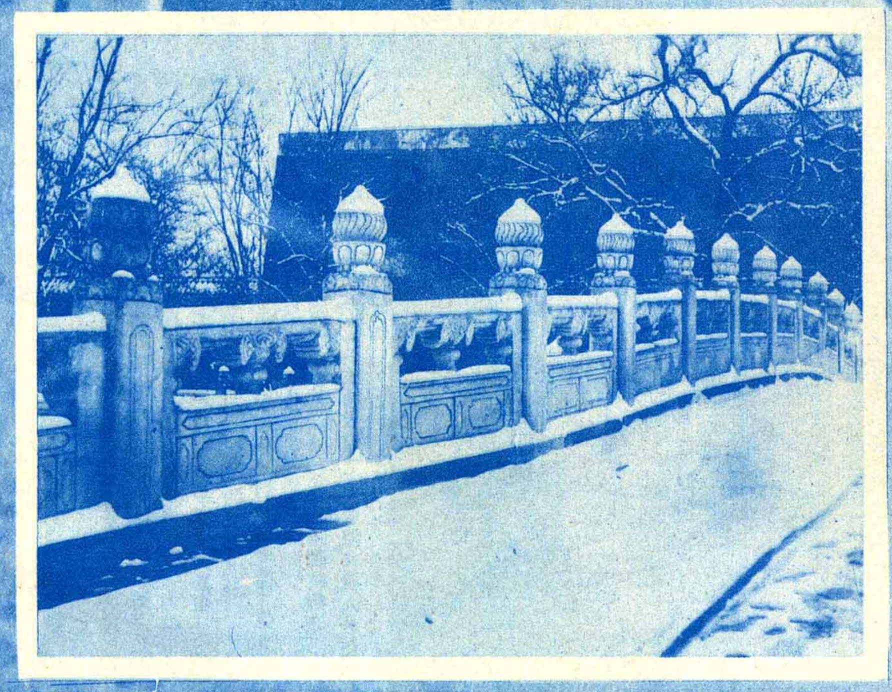
雪中人造雪中人・曾憲定攝

The coldest figures (Photo by C. B. Tsing)



Up the River (Photo by S. K. Koa)

凍流殘雪・郭錫麒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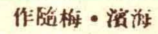
The slippery surface (Photo by T. Y. Tsu)

雕欄砌雪・許蔭祖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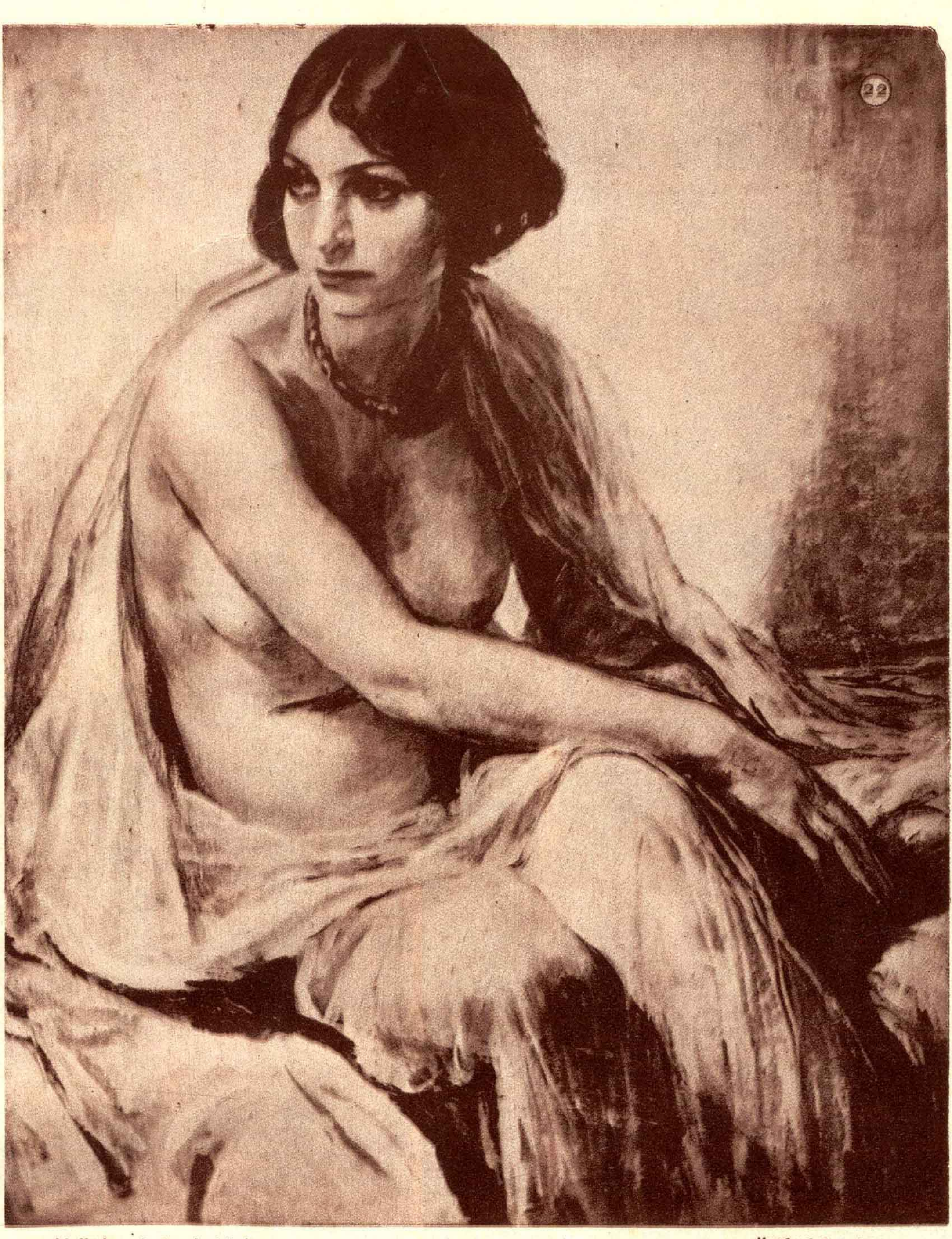


Entrance to a farm in Flanders by V. Yilsonal 莊前•威爾蘇兒作





Seascape by P. Masui 海濱•梅隨作



Veiled nude by A. Moitroux 輕羅•梅托氏作

比利時國土雖小，然以其在學術上在工商業上的努力，竟可列入最新盛的國際地位。在繪畫方面，非但現代作品可與英德法俄競美；其過去畫派——古佛來門畫派 Ecole Flamande Primitive——於意大利文藝復興全盛之前，已在北歐放過奇輝。

這次展覽會中是六十八位比國現代畫家的作品，共一百三十幅。畫家們雖各有不同，但在他們多色感的作品中，總蘊藏着堅毅，熱情的民族性。

比國現代大師中最崇仰中國過去優越的文化，最愛與我國人士接近者，當首推白恩天 A. Bastien。他經過極窮困的少年，奮苦努力而成功的。在今日比國藝壇上負着重望。以豐富的色彩，忠實的情境，雄健的筆調，給後進多少的興奮。他來過中國，參加過一九一四年至一八的大戰，在軍務倥偬中偷閑作畫。與比前王亞爾培一世很相契，大戰中爲王造寫。奇幻的光色，寫出空氣的真態；簡捷的筆法，畢露王英勇不撓的氣概。Victov Cilsoul是風景畫家的前輩，現代大師之一。他有一種幻妙的色彩反應出他健碩的靈魂。一看他的作品就很容易感覺到佛來門畫派的風味。

Baes 於粉畫渲染之精，世無其匹。用色極清麗，能迎人心理，自能使一般人顛倒。可是我們應該知道，偉大藝品決不僅爲求悅目而創造。

至於Buisseret 他也常畫女人，可是他的風格就不同了。以堅實的素描基礎，走入新的境地去。這種轉變在他可說是成功的。意境極高，色不厚而韻多。Moitroux的「輕羅」設色雅馴，精態超逸。其「波希米婦」一幅更能表現人種血統的特徵。

寫平民，勞動者，除 Peiser 外還有鋼板畫家Donnay。「墾地夫」在構圖上也沒有什麼特異的動態。祇是野曠，天低，兩個碩大的工人依着工作上必要的勤律在接續地掘土。單純的調子正可表現力的至偉。

再看兩個佛來門畫派傑出的後裔：Saverys 與 Jos. Albert。前者是以紊亂的筆調，潑上豐富而沉着的色彩。在無規律的雰圍中求抑揚來節奏。寫自然的「巔覆」，演自然的「偉大」。後者的作風適相反。謹嚴的情緒充滿在畫幅中。以精刻的筆法，憑銳感來表現無際的平壙。

還有 Jacque. Maes, H. Courtens, Ch. Swyncpo, Flaschoen 等有力量的作家。歉不能一一詳述。

（吳作人）



Spaders by J. Donny 墾地夫•當尼作(鋼板畫)



Landscape by A. Saverys 雪•沙佛利氏作



少女•巴士作(此畫爲林主席以一千二百元購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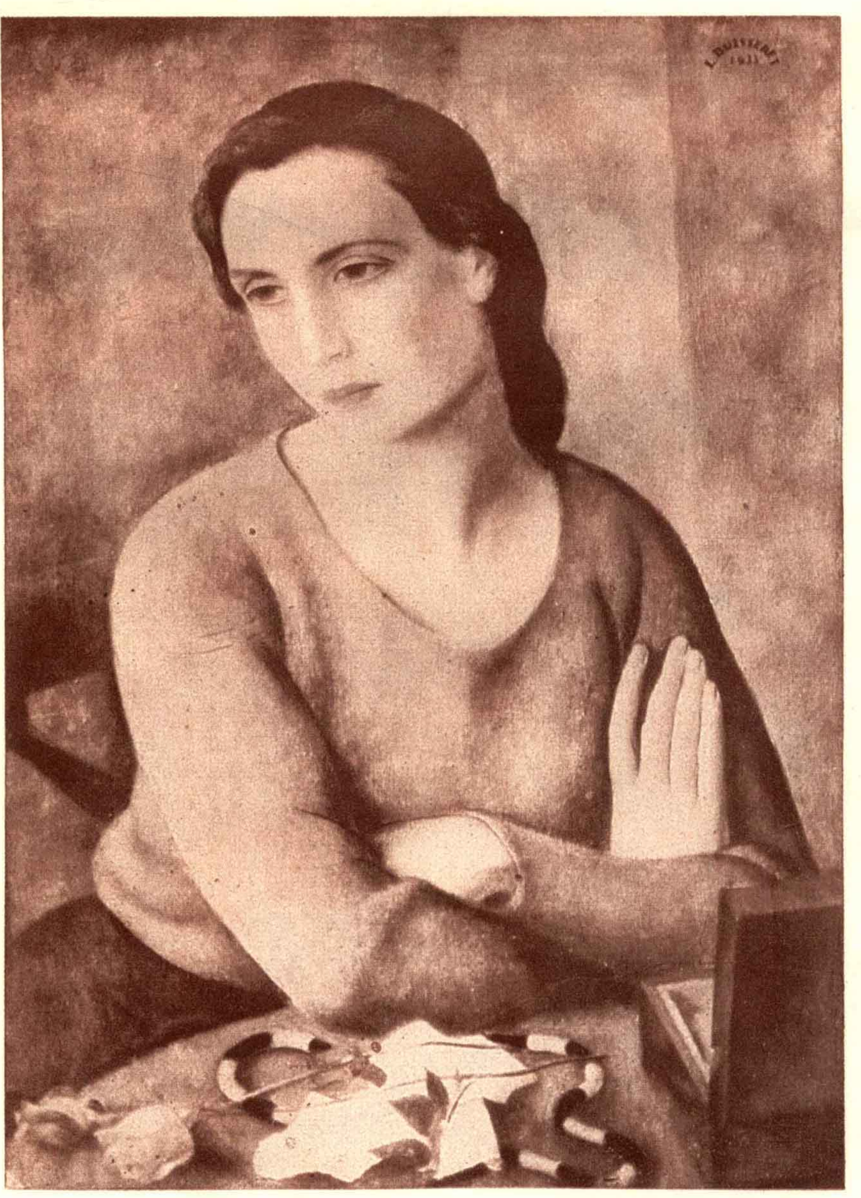
The Little girl with tagets by F. Baes

比國現代繪畫展
BELGIAN MODERN PAINTING EXHIBITION

King Albert on horse back (sketch) by A. Basuen

比王亞爾培一世馬上速寫・白思天作（此畫亦為林主席所購去）





Country Woman by L. Buisseret

退思・布刻石作



債

黑丁 作
李旭丹 插畫

祥林哥已是三十五歲的人了。那人是一個胡塗蟲。他有生以來從沒有度過一天困苦艱難的日子。他不知道什麼日子是叫做困苦艱難的日子。總是現在他的家庭狀況已經到了不可收的殘局，然而他仍是抱着過往的態度，做着他的荒唐夢，胡里胡塗他的在他的狹小的世界里蠢動着。他被一條窄狹的黑暗的歧路迷住了。在他的眼界里再算望不見那擺在他面前的炫耀着光明的路燈。他在家庭成了一個罪惡的孤單陌生人：他對每一個人，上至父母，下至老婆孩子，他都是一概用淡淡的冷漠的語調與那不堪虐待的毒酷來對付他們的。因此，父母的流淚，老婆孩子的叫喊，却形成一個使人所想像不到的悲慘的家庭。他沒有在家住過一次夜，即使有，那也很怪很怪的。白天，他的影子是隱沒在村子里那個以開賭局爲生的張鐵腿的家里，却大賭其牌九。夜里，那不消說，他就睡在被性慾衝動到了不可忍耐的地步的王寡婦家里。那個女人正是三十歲。晴天，兩天，以及田地收割，或是播種的時期，這却與他一點也不相關的，也幸虧他的田地被他幾乎都要賣光了。目前，除了他只有唯一的兩所房屋與二畝座落在山嶺的薄田外，他是再一無所有了。然而，他並不懊惱。那未來憂鬱的黑影，還沒有遮止他的心。

他對他那兩個上了年紀的老人，每次當他回了家，那很準的就要給他們一頓大罵。他讓他父親到山野里去拾草：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也讓他去。他母親背親戚，朋友的面到四鄉去討飯：好天，雨天。他更把他的女人和孩子打了一頓，一同再鎖到一個單間屋里有幾天不讓她們吃一點東西：當他發怒的時候。若不是劉媽媽每次在討飯回來由窗欞投給他們點什麼吃，那怕是連她們底靈魂也會早早的餓斃了的。一家人總是在一塊放聲哭。老的，少的，那聲音就如同在夜間聽到鬼哭狼叫那麼陰森，凄冷！他們沒有快樂。快樂是深深的墮在罪惡之海里。

在一個落着濛濛雨的晚上。夜是深沉的了。街上靜靜的呈顯着寂寞的黑影。突然，有幾聲狗叫，打破了這夜之寂靜。祥林嫂沒有睡，她爬起來。她聽着隨着狗叫聲，街道上有着輕悄悄的走路的脚步聲。那聲音踏過泥濘的街道漸漸近了。而且清楚的，還微微能夠聽到人們的私語聲。祥林嫂聽了聽那聲音就在對門的門樓底下。這時，她却像受到一種莫名的刺激而內心幻起了不安的泡沫。她爬到炕里邊，把耳朵依靠在窗戶跟前，靜靜的往外聽。一回兒，她又把窗戶打開，伸出頭去，高高的把臉探向牆外，面對着對門那個門樓底下望去。她望得清清楚楚的站在那里有四個黑人影子：一個是張林子，一個是譚子南，一個是劉宏，再就是祥林哥了。他們在那里嘰嘰咕咕的在談論着什麼，好像是怕人似的那麼東望望西瞅瞅。祥林嫂看完了，就把頭縮回來。她坐在炕上思索了半天。她總覺得心里怪不安的。於是，她又把窗戶打開，却老老實實的一屁股坐在窗台上，動也不動的外望着，聽着。但她聽不到他們是在談論些什麼。她喘了一口氣，轉過頭來，兩眼瞅着黑暗的屋子發呆。她不由得內心悲酸起來，却開始嚶嚶哭泣了。待她又把臉子轉向外邊去，站在門樓底下那四個人不知在什麼時候走了。留給祥林嫂的是一團疑悶。狗又叫了。一片碎粒似的活躍的思想，掀給她一個謎。她的哭聲漸漸擴大了。

這時，睡在隔間的劉媽媽，她機警的從炕上爬起來，用手搖搖睡死的劉伯伯的肩膀頭，喃喃着：『你聽媳婦又在哭呢！』

劉伯伯也跟着爬起來，他打了一個呵欠，咳嗽了一聲。便從身旁摸起煙袋來，一邊吸着烟，一邊說：『是不是祥林回來了。』噓了一口吐沫，他又：『你過去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劉媽媽沒有遲疑，他聽了丈夫的話，就摸索着下了地，一步一步的走到媳婦的房間里：『祥林回來了？』她的聲音異常低微。

祥林嫂知道是婆婆走過來，她匆忙的爬下地去，摸索火柴，點着燈，悲哀的：『他，他是不會回來的。』

『那麼你又哭什麼？嗯，嗯，快不要心里難受吧！唉，都是命呵！遇着這樣不爭氣的東西，還有什麼辦法！教他去賭去嫖吧，唉，唉，……』

祥林嫂看了婆婆半天，她吞吐的：『婆婆……』她只叫出一聲婆婆來，再就沒有說什麼。兩眼水汪汪的。劉媽媽吃驚的樣子，就走前一步幾乎和祥林嫂碰了頭。她握了握媳婦的瘦弱的細手，關心的便：『你，你有什麼話說呢？』

祥林嫂住了半天，把臉子往旁邊一轉，小聲的說：『剛才祥林哥和張林子，譚子南，劉宏四個人在對門的樓底下站着，不知在那說了些什麼，半天又走了。』

劉媽媽半天沒有說話。沉默了一回，她嘆着氣，說：『唉，教他鬼混去吧，惹出了亂子他自己受。他，他眞大胆，早晚是會犯到人家手里，人家就會用零刀一點一點的剐了他的！』她眏了眏眼，不耐煩的說：『你快睡吧，不要掛他……』說着，她就走了。

當祥林嫂剛剛被一個惡夢嚇得翻了一個身時，她恍恍惚惚的覺得在她背脊上有一個很沉重的東西敲了一下。及至她完全醒來摸了一把，她的丈夫祥林哥的拳頭又沉重的落在她背脊上：『媽的，死豬，就是睡。快些起來，我剛才在街上走被不知那家野狗的咬了一口……』

沒等他說完，祥林嫂一骨碌爬起來，一句話也沒說，被嚇得忙忙慌慌就摸着火柴點着燈。她摸了摸丈夫的一條被狗咬傷了的左腿，褲子已經脫掉了一塊，她把丈夫放倒炕上就到外間的一個泥缸里抓了一把高粱米麵，敷在傷口上。她又在她針線盒里找了一塊發軟的長布條，輕輕的給他包紮上了。她沒敢問丈夫痛不痛，但她知道這是不會不痛的。她更沒敢問丈夫，倒底狗怎麼會這樣大胆在街上就咬人呢除非是那是一條瘋狗。總之，她什麼也不敢向丈夫問，她知道丈夫的脾氣是古怪的，一遇到不對心思的事情他就會拿老婆孩子出氣的。所以她幾次所想說的話都放在喉嚨里。她坐在丈夫的身旁，然而一點也不安寧，她會担心丈夫是會掄起拳來把她打到地下的。這樣她慢慢的用屁股推在炕里邊，她睜着眼，然而她不敢看丈夫。偶而她一抬眼，她看見丈夫的眼是閉着的，她只是看着他的眼毛在不住的亂跳。她心里的謎仍舊沒有打破。她知道丈夫還沒有睡着，但她還是不敢張開嘴問幾聲她所想問的事。她恐怕不講理的丈夫突的爬起來，握着拳，瞪着眼：『媽的，你嚕梭什麼！我揍你：我揍你！』不論三七二十一的就把她壓在屁股底下，挨着有冤無處訴的打呢！她坐了半天，她始終沒說一句話。外邊的雨本來是停了，但現在又淅瀝的下起來了。她聽着雨點打着院子響。她又好像聽着雨點在打着她的心扉響。她看了看丈夫，丈夫是安然的躺着，呼吸着勻稱的氣。她怕丈夫冷，她伸出手去就把被子給丈夫往上拖了拖，蓋了蓋。她又把丈夫那件被雨淋她的小夾襖從炕上拿到箱台上伸開。回頭，她又看見丈夫的腿露在外邊，她趕快給他蓋了蓋，那知丈夫像是煩噪似的，伸手把被子用力往下一推，睜大了眼，這麼罵着：『怎麼，還點燈，不睡嗎？』他的聲音充滿了發怒的意味。

祥林嫂悄悄的吹滅了燈，懶狗似的蜷伏在睡了的孩子的身旁。她一晚上沒睡一睡，瞪着兩眼一直看着窗戶紙發了白光。

早晨，祥林嫂在院子里收拾東西，正忙的時候，她忽然聽着街上有女人亂吵吵的罵。她被好奇心的驅馳着，終於便跑到大門口去，靠在門外磚牆角上。她把腦袋伸出去，看着，聽着。

那女人是後街上黃山的女人，有二十六七歲，矮個兒，很好看。聽說她出嫁時，娘家陪送她有五皮箱好衣服。她發瘋似的，提高喉嚨，撒潑的罵：『……好大胆的東西，半夜三更爬到我們家里，去偷皮箱，幸虧我們睡覺警醒些，不就抬走了呵！給我們一嚇，那兩個壞蛋把皮箱一扔，猛一個溜跑出屋子去，我們爬起來就跟着撵，狗也跟着追上去，總算有點報應，有一個雜種教狗咬了一口，把褲子也給他扯破了，扯下一塊來。……嗯嗯，怎麼還沒把他咬死呢！他還有力量爬，爬上牆。外頭還有兩個黑腦袋……不用說，我們都看清了臉目，那是誰；我們也知道。雜種，他們也養兒生女，壞良心的東西，斷子絕孫……』

祥林嫂的心像被刀刺了一般的悽痛起來。她再沒有耐性聽下去。她回到家，站在院子里。她垂着臉，幾乎沒有勇氣去想了。她想到咋晚丈夫和他們在對門的門樓底下私語，她想到丈夫在深夜里拖着一條被狗咬傷了的腿，再回味着剛才聽到黃山的女人的罵，這都給她一種從來所未有的奇恥與大辱。她惘惘的站了半天，一步一步的走到灶披間，一邊暗暗哭着，一邊在忙着燒早飯。

二

傍黑天。

祥林嫂在外間坐着。祥林哥在炕上睡大覺。忽然大門有人敲，待祥林嫂走出去開了門，進來的原是張鐵腿。胖胖的個，長得那麼矮。他是一個四十開外的男人。走起路來挺着大肚皮。衣服全是絲絲綢綢的，深藍色的大夾襖，不知道那一年做的又肥又短，胸脯前，領子，袖口，浮滿了一層發黃顏色的油泥。一條散腿的花黑色緞褲子，一點不隨時，却高高的吊在膝蓋下頭。白洋襪子，黑布鞋。他沒有戴帽子，腦袋頂禿了一大塊，像一個疤。說起他的相貌來：四方臉，兩隻小眼睛，眉毛只有幾根，鼻子往下垂着，嘴偏在一旁，一個很長的門牙豎在嘴脣外。說起話來，有點蠻氣。他是人間最醜的一個人，也是人間最壞的一個人，他幹什麼：說壞話，給人家挑撥是非，引誘人家良家婦女……原先他曾在軍隊上混過兵，以後又去當土匪，當強盜。因此使他養成了一種粗野的體性。他和人家辦事，談話，假設有三句話不來，就罵起來，伸出拳頭去，要想打打。現在他就憑這點本事，回到鄉間來開賭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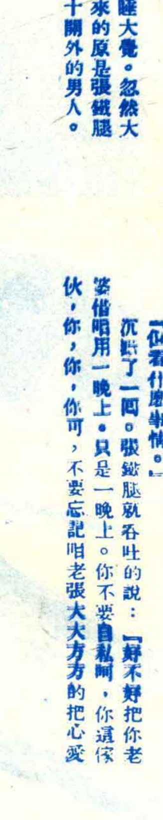
今天來不知他有什麼事，一進屋他是滿面笑容，嘻嘻哈哈。他坐在祥林哥的身旁，手里拿着一枚煙捲，得意的望望這，看看那，兩個小眼睛不住的往坐在外間的祥林嫂的身上打搜，看得祥林嫂有些難爲情起來，忙站起身來走到院子里。他像鬼一般的，擺動着手，讓祥林哥把腦袋低下去。他笑了笑，又轉過臉去往外間看了看，回來就這小聲的對祥林哥說；『老劉，今早上王寡婦到我那去，她問到你，爲什麼咋晚不到她家去睡覺呢？』裂了裂嘴，鬼鬼祟祟的，用鼻子哼着：『去吧，今晚上可要去呵，你不知道，那傢伙又癢癢了……』

想了想，他閉了一隻眼。他就用一隻手掌捲了個喇叭，放在祥林哥的耳邊，輕微的說：『嘿，你女人眞漂亮呀，我從來沒好好看一下，今天，我算：嘿，不壞不壞，好看呵。我看比王寡婦強兩倍，你說是吧！你還這麼野心 有這樣一個女人也就可以了，胡鬧什麼！』

祥林哥笑了笑，沒有說什麼。張鐵腿咬着嘴脣哼了半天，也不知在嘴里說了些什麼。他拍了拍祥林哥的肩膀頭，害羞似的說：『老劉，你能答應我一件事情？』

『你看什麼事情。』

沉默了一回。張鐵腿就吞吐的說：『好不好把你老婆借咱用一晚上。只是一晚上。你不要自私啊，你這傢伙，你，你，你可，不要忘記咱老張大大方方的把心愛







的王寡婦讓給你用呀。』

祥林哥嘻皮笑臉的，在他臉上彈了一下：『我操你屁股。』

張鐵腿笑了笑。

好像在胡鬧後頭跟一些重要的事情，於是，張鐵腿把臉上笑影一推，一陣現出一種嚴肅而刻酷的表情來，他從腰包里掏出一張滿是着摺痕的紙單子來，那上邊都是些灣灣曲曲的人名，錢數。當他用手指指着一筆一筆的唸下去唸到最後一行，他瞪着兩隻眼，却有些過分不高興的樣子，他臉上的筋肉一跳一跳的。他噓了一口氣，用着深沉的聲調說：『老劉，我近來很緊，這個你該知道的。我欠人家的人家不能不要，那麼人家欠我的我也要收收。你該原諒我。其實我眞對得過你，你想想，你這二百多塊錢，有一大半你是欠別人的，因爲我們是很要好，所以我就全把它攬在我身上。當初本是講好的，年底還清，但年底早過去了，我只收到你五塊錢。那麼你又答應我到正月底還清，你自己知道，正月底這不也早過去了，我沒有收到你一個銅板，並且你給王寡婦買的衣料，我又借給你四塊錢。你嗎，年底答應正月底，正月底又答應二月底，現在二月底也過去了，又到三月了，我問你好多次，你總是說快了快了，但到底那天呢？你也該說得準才對，不要這麼一天一天的來搪塞我。這個我是再不吃的了。我老張也在外邊走了半輩子，像這樣的人，我簡直還沒看見過……』他滔滔不絕的說，吐沫濺得往四下飛。他一邊用手抹着，一邊又是說：『今天，今天，你無論如何要對我說明白，再搪塞是不行的，最好今天我能帶走，若是今天不現成，明天也可以。總之，希望你能在這三兩天給我還淸才好。』說到這里，他停了停，迷着眼，在聽對方的意思。祥林哥被他這一頓說，心中有着一種不痛快的滋味，又坐下了，他頭低着眞不知說什麼才好哩。他沉默着。他好像想什麼。有好幾分種；他沒說出一句話來，只是靜靜的發呆。這樣，張鐵腿在臉上抽搐了幾下，顯然是變了顏色。他咳嗽了一聲，撕着喉嚨：『我說老劉，無論如何，你得說話呵。行不行，有話在先。』

祥林嫂從院子進外屋去，又走進里屋去，她一屁股坐在張鐵腿身後那一把椅子上。兩眼在看祥林哥。

張鐵腿不住的回過頭去瞅祥林嫂，竟有好幾次。他看了看祥林哥還是不說話，他發急的便：『怎麼，倒底怎麼？』

祥林哥把臉一揚，用手掀起被，伸出了腿，沙聲的：『我不是不給你想法，實在想不出法來。昨晚，我去借錢，不料人沒有找到，在街上反叫一隻野狗咬了一口。』

『那眞怪，這麼一個大人，還會教狗咬着！哼，你，你這傢伙，不知你去偷誰的女人呢。』張鐵腿輕輕的一笑，在鼻子里哼了幾聲。

這當兒劉媽媽和劉伯伯從自己的房間里走到外屋。劉媽媽對祥林嫂一招手，使了一個眼色。這樣，祥林嫂很快的就走到外間。劉媽媽問：『張鐵腿來幹什麼？』

『來要錢呵。』小聲的說。喘了一口氣，她又：『欠他二百多塊錢呀，我的天……』

劉媽媽看了劉伯伯一眼。接着劉伯伯就：『唉，唉，我看他用什麼還。』

半天，祥林哥用哀告似的口吻，『老張，眞對不起你呀！請你再寬我一個月吧。』

張鐵腿搖了搖頭。他不耐煩似的用手拍着膝蓋。說：『那，那，那也太說不過去呀。』停了一回，他便：『哼，一個月，那是不行的，這樣你太對不起我呀，你想想。我老張可不是對不起你，如果我壞的話，那我連幾個月的利錢不也要給你算上，就照月利三分吧，那麼，那麼，錢也不少吧。唉，唉，你這人眞不開面，還想，還想……』

極度的窘迫。他老是用手指去搔頭皮。時而看看張鐵腿，時卽低下頭摸摸那隻受傷的腿，時而仰起臉來往窗外看。半天，他才咳嗽了一聲，壓了壓氣。說：『這倒並不是我有意對你不起呀，我，我，實在想不出好的辦法來。我不撒謊，現在家里眞沒有錢，你要相信我。我不會騙人。我若騙你的話，我是王八旦，是兒子，簡直是孫子！』

然而這話並不能給張鐵腿一些相信的成分。他一點不肯放鬆的，都像一條固執的鐵索；他的心怎樣也是不能被祥林哥的話軟化下去。他的臉子像一塊四方形的黑鐵板。他的眼，眼眉毛，鼻子，嘴，嘴上的鬍髭，就如同鐵板上鐫好了的窟窿和條紋。一般的那麼使人難看。他從腰包里掏出一盒洋煙，抽出一枝就含在嘴角上吸着。他忘記對面的朋友也是一個煙捲的愛好者，然而他沒有給他。這，他太有些過分的失禮呵。他吸着；一縷發灰的濃煙却繚繞的飄，飄，飄上頭頂了。他把煙捲從嘴里抽出來，安閒的夾在手指縫里。他對祥林哥省了一眼，生氣的大聲的；

『不要王八旦，兒子呀，孫子呀，來自罵自。你還是說最快那天還我錢吧。』

『這個，……』想了想，他便：『那麼就照你這樣辦，不過你須要答應我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你要給我什麼東西做抵押，一個條件是……』他笑了笑沒有說。

還沒等祥林哥開口去問，他做着鬼臉搶上去說：『老劉，我們總算是很要好的；你不要怪我，但你把事情也得看開了一點，中華民國這樣的事情多得很，沒有什麼關係，也多不一塊，也少不一塊；反正東西還是屬於你的』。他怕給祥林嫂聽見，就把嘴湊到祥林哥的耳旁，小聲嗒嗒的說：『我希望你把你老婆讓我用一晚上好吧？』

一陣，祥林哥却大大不高興起來。但他臉上還鎮靜的裝出微笑來。他看了看張鐵腿，難爲情樣子便裂開了嘴，靠近在他耳邊，也是小聲嗒嗒的說：『我看，我看，……唉，她不好呢，而且她頂不喜歡那椿事。……男人若是和她發生關係，要倒一輩子楣，不走運，因爲她是，她是……我這幾年倒楣也就倒在她身上……』他心里又苦惱又生氣。

『沒關係，沒關係，我是不怕倒楣的，那個，那個，我也不在乎。現在請你立兩個字據給我就是了。一個是寬容你半月期，就必須答應我和你老婆睡一晚上。一個是到了半月你不還錢，就把你所押給我的東西歸我。這很明白。你照我意思寫吧。』

『你眞莽魯，光讓我寫，那麼你倒底要我什麼東西做抵押呢。』

『唔，唔，這是一件大事呀，我還忘了。』想了想，就：『你不是還有空着的三間南房嗎？那麼，就拿那個做抵押吧。』

祥林哥一陣發了楞，半天才遲疑的說，『老張，你眞逼我呀！唉，唉，老婆可以偷偷讓給你用一晚上，但是房子呵，唔，唔，……好唉，眞是講不了呀……』

忽然，祥林哥又這麼說：『老張好不好我給你南山上那二畝地做抵押？』

張鐵腿把眼一閉，忽的又睜開，搖着頭說：『瞎子才要那個呢，就是你送給我，我也不要呀。最多能值六十塊錢，但在這年頭，恐怕六十塊錢也沒要主呢。』

祥林哥一邊暗暗的嘆着氣，一邊跑下地去找了筆，墨硯。他又爬上炕，在那寫字據。還沒有等他寫完，張鐵腿便笑迷迷的問：『老劉，那麼我什麼時候和你老婆？』

祥林哥停了筆，看了看：『等一回我寫完再說。』

祥林哥已經把兩張字據寫完了，他唸給張鐵腿聽。張鐵腿聽過之後。於是就：『那麼你告訴我什麼時候和你老婆？』說着，他便把那兩張字據放進腰袋里。

[illegible]

夜深時分再來。我事先告訴她，就說我今晚早晚是要來家睡的，大門，屋門，房門，我都不讓她關。但是你要記得，你進來慢慢走，爬上炕。你千萬不要叫她，等你把衣服都脫掉之後，老老實實躺在炕西邊。你再喘喘氣，這樣，她自然就會爬到你跟前，但你還是不要叫她。你裝做不理她的樣子。這是我們倆個的習慣。因爲我每當晚上回來，從來不和她講話的。再記着，等她挨近了你，你就……這當，不用說是會發現這個男人不像我，那麼她一定是要喊的。但，你最要緊的要快些用布子給她把嘴堵上。你再嚇唬她，我想她也會老實的。可是，最好你能多帶幾塊大洋，當她不聽說時，你可以用大洋引誘她，說給她錢花，說給她買衣服……說不定她還會由這一次而對你起了熱情，永遠和你勾打呢。我說的這些話，你要好好記着。』

張鐵腿心里裝滿了無限的愉快。他終於帶着勝利的微笑走回家去了。

三

夜了。

祥林哥來回的在屋里踱着步。他的腦子是一個氾濫不安的海。他想這個，又想那個，對於今晚所想做的事不知要怎樣去做呢。他一邊想，一邊跺着脚，而且牙齒被切磨着吱吱的響。他握着拳頭。他嘴里喔嚕着什麼。他像一個瘋狂的無家的流浪漢，臉上掛着一縷艱苦的笑。

他跳上炕。他躺下。然而不安得一回兒又爬起。他看了看祥林嫂，他用着曾來所未有的一種歡喜的表情，熱烈的，溫和的，抱着她，懺悔似的對她說：『我，我，從今天晚上起，我要學好了，我不再賭錢，我也不再嫖女人，我要安心的，下力的的領着你們過日子。過去的我的一切錯誤，我現在想起來眞痛心呀！…………』

祥林嫂驚奇得眼里已經流滿了淚水。她的心開始跳動了。她用着親熱的，而且激奮的情調，兩手緊緊的摟着丈夫的脖頸子。她哭着，她以至於瘋狂的鼓舞起來。她吻着丈夫的面頰，她吻着丈夫的眼睛，她更吻着丈夫的嘴唇。她輕輕的，輕輕的：

『你肯學好，我活着也有個望頭』。

祥林哥高興的樣子，用着乞求的口吻這麼說：『不過，不過，今晚上我有點事你必須幫助我辦成功才好』。

『什麼事？』她笑着吃驚的問。

『今天不是張鐵腿來過嗎，也是來討債的，我欠他有二百多塊錢，都是賭牌九輸的錢。他非要今天帶走不可，但你想想，我那里有錢還他。最後商議的結果，他再寬容我半個月的期限，不過有兩個條件；一個是說寬容我半個月的期限，就要和你睡一晚上覺。……』當他剛說到這里，祥林嫂馬上瞪大了眼珠子，張着嘴皮說：『阿，阿，這，這，還，……』但祥林哥趕忙的又這麼說下去：『你，你先不要發慌，我是不會把你讓給他的，現在我就要想法對付他。不是兩個條件嗎，再，那一個就是把咱那三間南屋抽給他，假若到了半月不還他錢，那間房屋就要歸他了。現在我和你說，他今晚來，我想要和他拚上，把他弄死！這樣，不但二百塊錢不用還他，那麼，我也就連一個外債也沒有了。從此，我要好好，我要領着你們過日子。你說這個辦法好不好？』

祥林嫂歡天喜地的說：『那好極了，反正他也不是一個正經人，除了欺負人還有什麼呢！』

『那麼，你就找個地方睡起吧，教孩子和我在炕上睡。事情我一個人辦，用不着你，等我把他弄死，你要幫我把他抬到大街上』。

已經夜深了。外邊是一團黑暗。狗聲漸漸的在附近叫起了。祥林哥爬起來，把一隻鋒刃的七首放在身歪着臉，把耳朵靠着窗外。他聽見大門忽然吱的一聲了，而且隨着有着輕捷的脚步在院子踏得發着碎響。他連忙躺下去。他聽着，聽着。一陣，屋門又吱的一聲了。屋子里站着一條黑影子。那黑影子摸索着，便爬上炕去。他脫下衣服，上下身一絲不掛的就躺下了。他輕輕的喘了喘氣。這時，祥林哥爬起身來，他靠近了那個人的跟前，他把七首藏在身旁，兩隻手惡恨恨的捏緊了那個人的喉嚨。隨着他用一塊布子把他的嘴給堵上了。那人開始掙扎。他的嗓子里發着帶啞的聲響。祥林哥摸起放在身旁的七首來，他把牙齒一咬，朝着那人的心窩就是刺穿了一下。他拔出來，又在他的喉嚨上刺穿了一下。

祥林哥把祥林嫂叫過來。

屋子里潮滿了一股血的腥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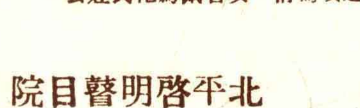
他們點着燈，在灰黯的小的燈光下。那條一絲沒穿的死屍，糢糊的，安靜的躺在那兒。

祥林哥從死者的衣袋里，掏出兩片用手巾包裹的紙張來，他看了一遍便把它撕得粉碎。隨着就有着十塊大洋，明花花的一個一個的從衣袋里滾在血泊里。

一九三九，十二月，六日。深夜，上海。

重見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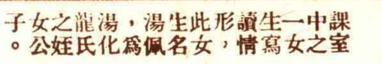
北平啓明瞽目院

魏守忠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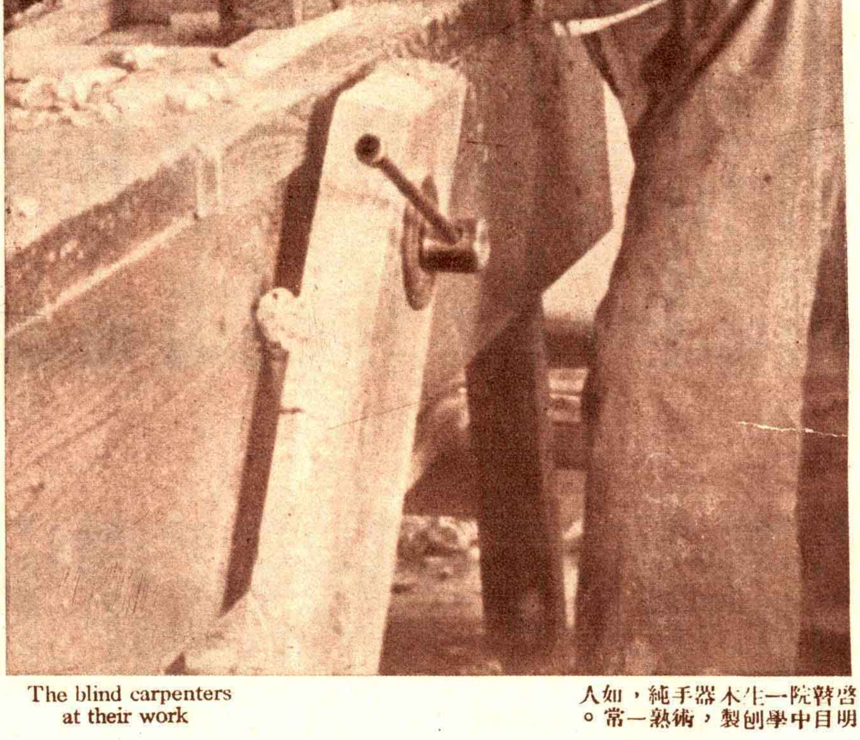
北平啓明瞽目院，創辦迄今已四十年，今址在平西八里莊。該院爲聖公會所辦，院長爲英人甘華德牧師。每年經費者爲募來，現有學生六十五人，內有女生二十三人，入學年齡六歲至十二歲。學生每日除學習讀書寫字算數外，並須學習木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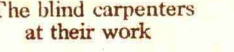


A blind girl studying her lesson



課室中之一女生寫讀情此，形女生名湯佩，爲湯化龍氏之姪女公子。





The blind carpenters at their work

啓明瞽目院中一學生創木製器，手術純熟，一如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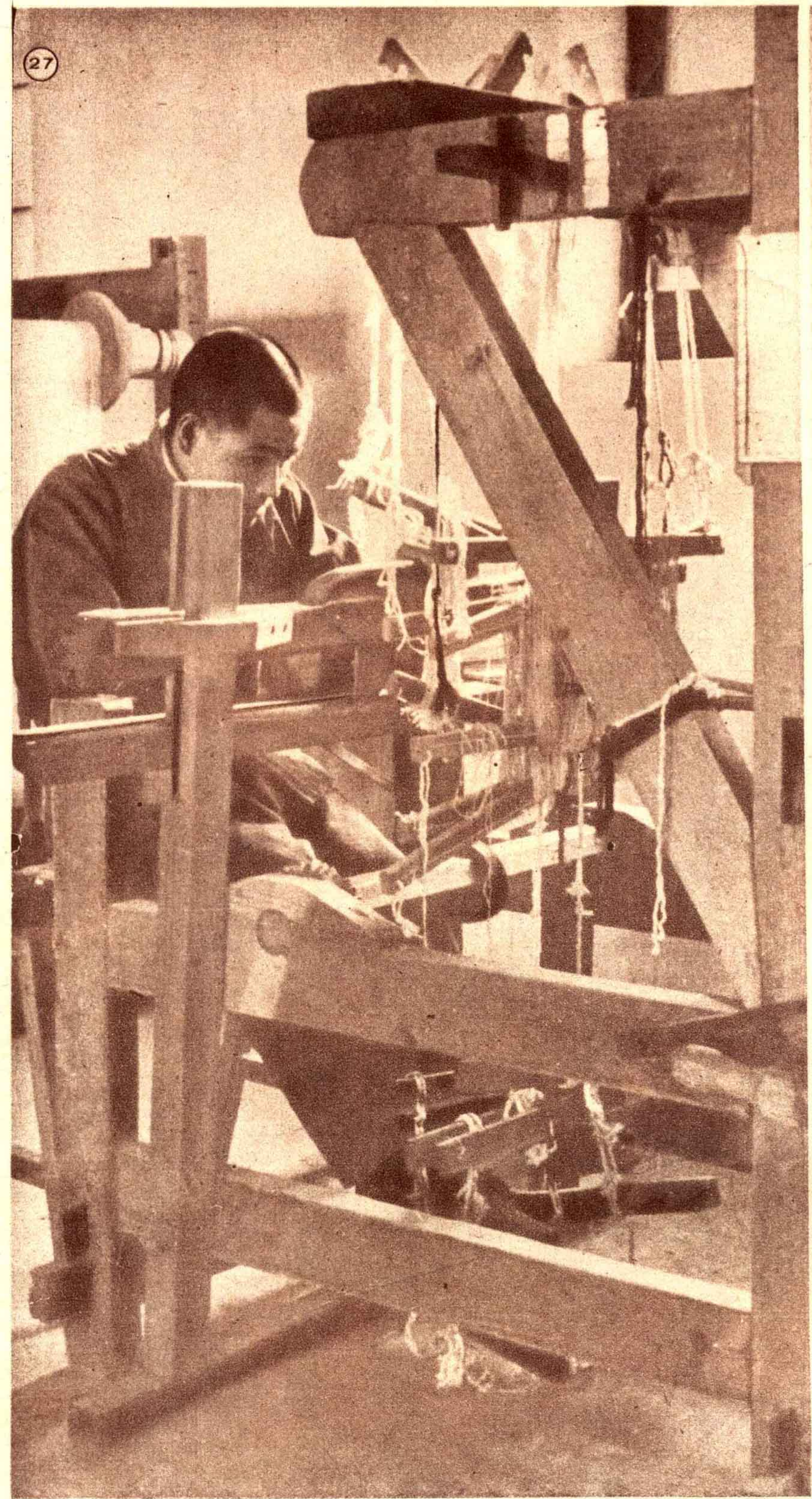
In their class-room

女生課堂中一隅，書本皆用針孔寫成，讀時以手代眼。



Taking a recreation on their see-saw board

年齡較幼之學生，下課後三五成羣，在校園中游戲。





...gh he can not see with this eyes, ...eaves with his hands and vision

織布裁衣，瞽目院中學生衣服多爲自製。圖爲一瞽目學生織布之情形

A pair of shoes a day is not hard with these skillful hands

學生中之一製鞋者，此生在學院巳畢業，技巧甚爲純熟

...e Revival of Sights." Though handicaped with ... loss of their eyes, the advent of science has ...en them a substitute to see with their touch, ...e following illustration show, the activities of ... inmates of the Blind Man's Institute in Peipi- ...established and seen by Rev. J. ward of Great Britain.

，織布，編籐等等。女生除編織毛線物外，旁及縫紉。所穿衣服，多爲自製。其所寫字，亦與吾人所不同。學生寫字時，先將特製之銅尺壓在紙上，銅尺有兩排小長方孔，每孔下有六小眼糟。每眼代表一音，共有字母五十四個；母音卅六個，子音十八個。用字母拼成字，用木把圓頭鐵筆在小方孔內壓下。將紙壓成向下凸出小洞。壓下的六眼地位不同而分別。字音由上面壓下，讀時用手摸紙之反面凸出的小洞，小洞地位各異，卽可拼音而讀。算盤亦爲特製，盤爲鋅質，上面有六角孔多排，將算盤子（小方鉛條）插入盤的六眼孔中，正插或斜插，卽可分別加減法數位。鉛條頂上有記號分別，用手摸算，卽知數位。視覺雖失，心慧增進，不啻重見光明。本頁所示，可見院中各男女生工讀之情形。

...g blind stroll ...er classes

學生於課餘之暇，在路上散步，遠觀與常人無異。

Private study of Mr. Y. Y. Chang taught by Mr. Chen of the Blind Men's Institute

教誨諄諄，院中教讀之情形。





東籬芳影

黃紫嬌舞金玉紛迎
鵝鳳欲·幢節來。

·歸去來·

The Royal

紫丹粉閣高移畫看
雪簇一·低入圖·

·月下波·

ow flakes

春夏季香晚還傲霜
榮茂秋·節能[illegible]·

·銀龍[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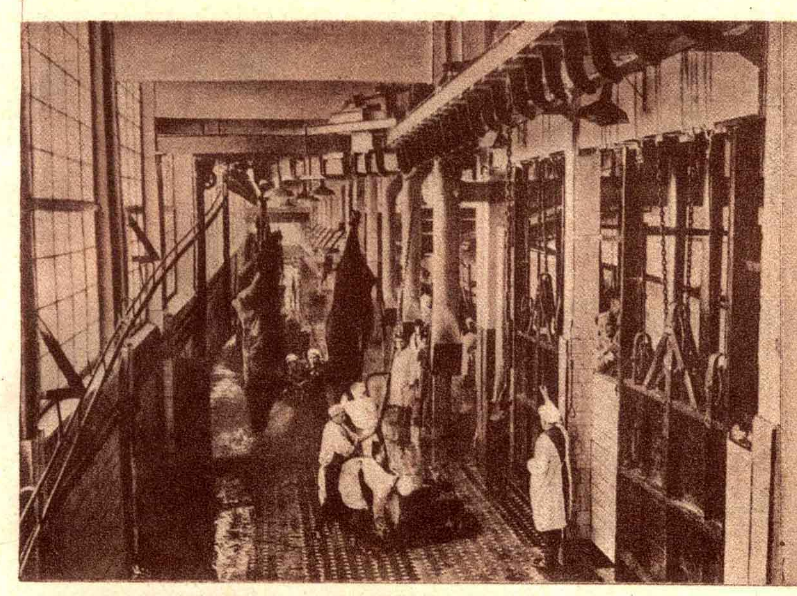
Dragon Ball

Chrysanthemum And Its Different Varieties

佳含向開餘冉覆台
色霜日・香冉莓・
・銀龍舞爪・
Silverli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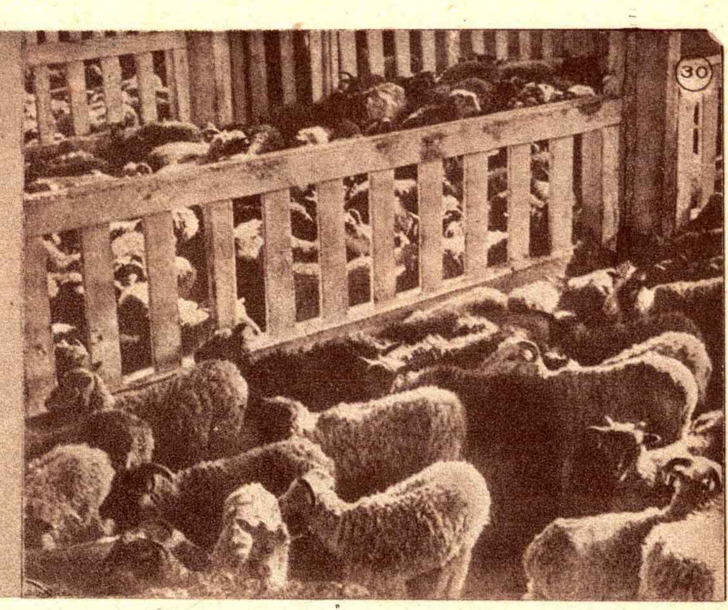
玉蕊黃色羅毬正開
英蕊金・下枝好・
・沉金不二形・
The Vagabonds

我黄默語黄對如情
對華不・[illegible]我有・
・旋心[illegible]・
Her Maje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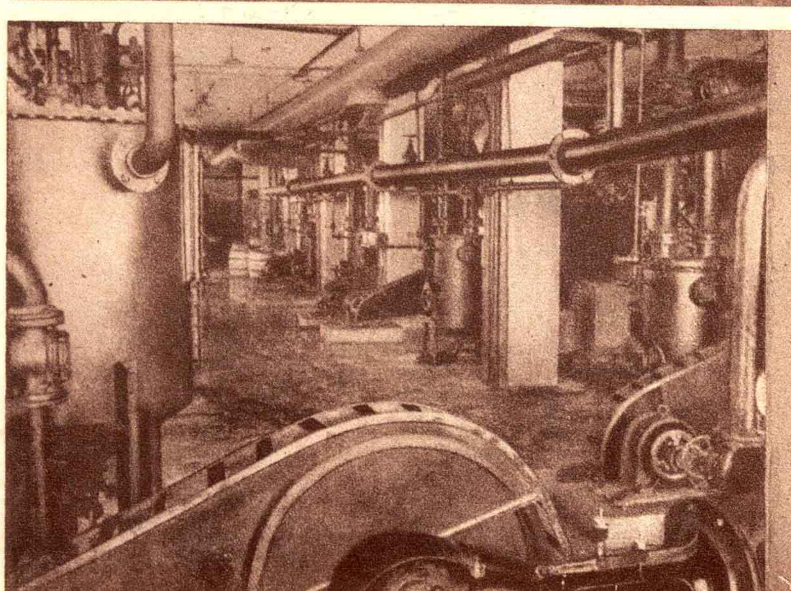


右圖：牲口由火車運到，卽驅入厩中，厩用三和土建造，寬敞而明朗。

左圖：屠場之主要部份。牲口至則先被擊暈，再由機械將頭與皮割去。



蘇俄大屠場



上圖：工人用電鋸將獸骸分開，全部經過洗滌後，用白紙包裹，放入冷氣室。

右圖：肉類經由莫斯科與寧格勒化驗室慎密檢查。

左圖：爲提練蛋白質與血球等之偉大設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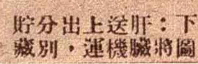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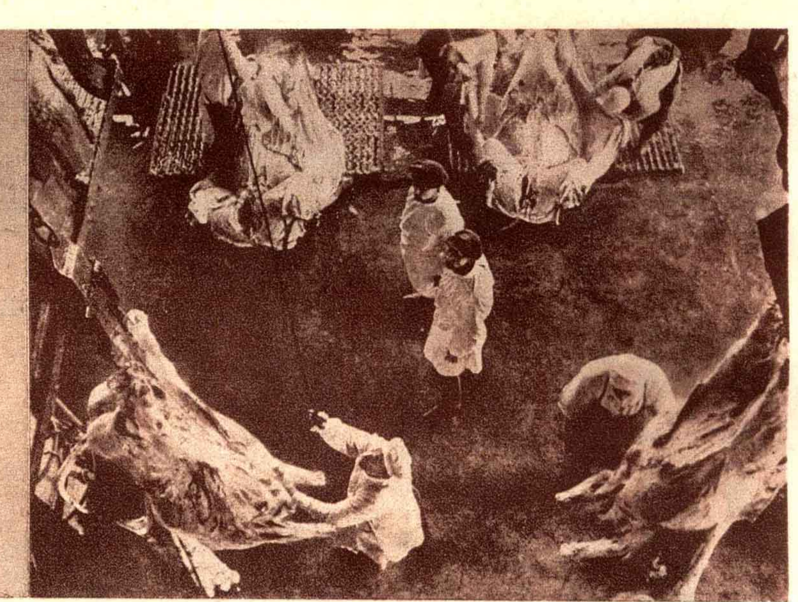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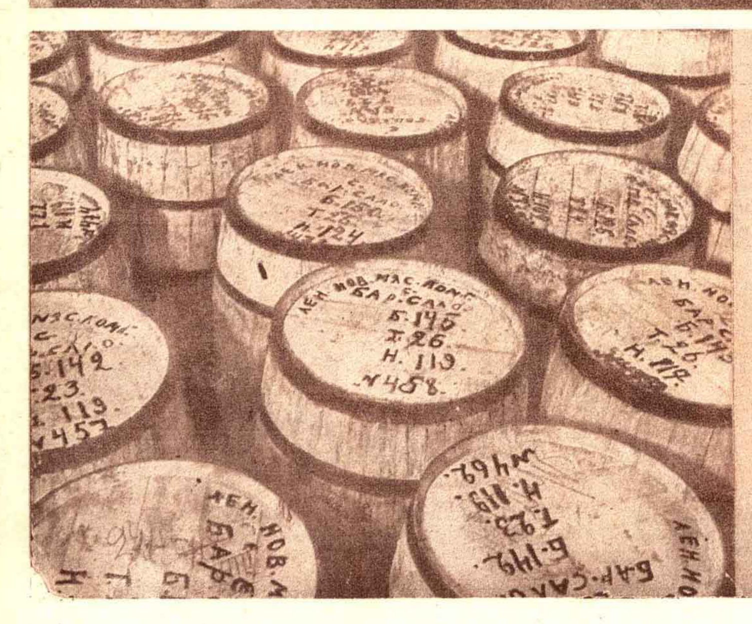
右圖：洗滌獸髒，異常縝密，每具獸髒約用水二千公斤

左圖：用新式機械將腸衣抽出，再灌水洗淨。

下圖：將肝臟送上機運出，分別貯藏







右圖：冷氣室藏爲貯肉類之必要設備，附設切肉機，以便零碎裝載。

左圖：肉類製成品，分裝桶內，準備輸運出口



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是明末江西的一個畫家，他的作品給近代畫壇以很大的影響。

雖然他的名字，有許多人知道，而關於他的歷史，恐怕不大留意中國藝術史的還是莫名其妙，所以，我想簡略地介紹一點出來。

關於他的傳記，有和他同時的邵長蘅給他寫的一篇，現在，節錄在下面：

八大山人者，故明宗室，爲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變，棄家遁奉新山中，薙髮爲僧；不數年，豎佛稱宗師。住山二十年，從學者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餘，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浮屠服焚之，走還會城，獨身猖佯市肆間；常戴布帽，曳長領袍，履穿踵決，拂袖翩躚行市中，兒童隨觀嘩笑，人莫識也。其姪某識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能自成一家。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鳧，翛然無畫家町畦。人得之，爭藏弆以爲重。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飲，輒往，往飲輒醉，醉後墨瀋淋漓，亦不甚愛惜。數往來城外僧舍，雛僧爭嬲之索畫，至牽袂捉衿，山人不拒也。士友或餽遺之，亦不辭，然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曰：「吾以作襪材！」以故貴顯人求山人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爲藏鈎拇陣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欷歔泣下。予客南昌，雅慕山人，屬北蘭澹公期山人駐寺相見；至日，大風雨，予意山人必不出，頃之，澹公馳寸札曰：山人侵蚤已至。予驚喜，趣呼筍輿冒雨行，相見握手，熟視大笑。夜宿寺中，剪燭談，山人癢不自禁，輒作手勢，已乃索筆至，几上相酬答，燭見跋不倦。澹公語予：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祕不令見，予見山人題畫及他題跋皆古雅，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見與澹公數札極有致，如晉人語也。山人面微赬，豐下而少髭。初爲僧號雪个，後更號曰人屋，曰驢屋，驢，曰書年，曰驢漢，最後號八大山人云。——青門旅稾——

從這一篇短記中，我們可以略見八大山人是怎樣的一個人，此外，在幾種筆記專書上，還可以補充上如下的事實：

八大山人姓朱，名耷。（音擔，入聲。見國朝畫徵錄）故石城府王孫。初名由桜。（許孫邁藏山人畫册，乃王惕甫舊物，款署丙子由桜畫，蓋崇貞九年所作也。見讀畫輯略）與思宗（由檢）同族兄弟。他還有個山，王屋山人（見曝畫紀餘所引）等名。一說他於甲申（崇禎十七年，流寇李闖張憲忠破京師，思宗自縊死。）變後，由道友馬全眞的介紹，和他的弟弟道號破雲子的，同入太乙觀爲道士，（觀即易名青雲圃，在南昌城東南十五里）號德朗，又號良月禪師，亦稱薄雲子。破雲薄雲，有切望日月重明之意。明亡之後，有許多遺民，潛力於江湖會黨之組織，各葆其志氣，以待後來的機會。太乙觀易名爲青雲圃，也許有相當作用。至八大山人命名之用意，一說他持八大人覺經故名。一說因爲他署名的習慣，把八大兩個字寫做一起，山人兩個字連綴起來，所以大家都說象「哭之」「笑之」，蓋滿肚皮牢騷借此發洩也。一說八大兄弟二人把自己的姓拆開一取八字，就是八大山人，一取牛字，叫做牛石慧。牛石慧草書寫來，就寫做生不拜君四字表示不肯臣服清朝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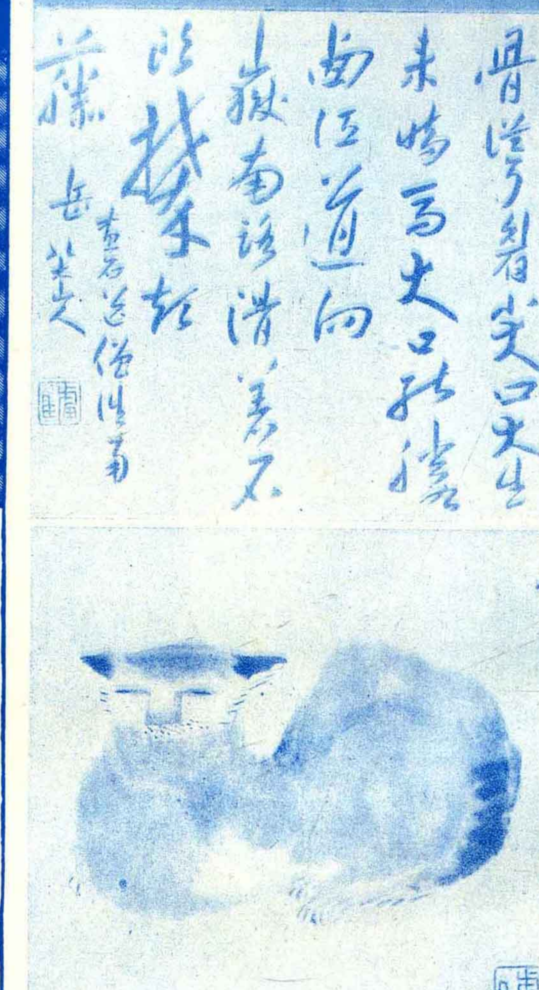
和八大山人同時，同是亡明的貴族，而又同有着絕大的天才的，是石濤上人。（號道濟，又號清湘，大滌子，苦瓜和尚……）他們兩人的作品既是橫絕古今，不可一世，又是獨抒性靈，不肯模仿因襲。石釋給他的信，內有：「聞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飛，眞神仙中人！濟將六十，諸事不堪。」「濟幾次接先生手教，皆未得奉答，總因病苦，拙於酬應，不獨先生一人，前四方皆知濟此等病，眞是笑話人。」和「十年已來，見往來者新得書畫，皆非濟輩可能讚頌得之寶物也……濟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闊小幅，平坡老屋數椽，古木樗散數株，閣中一老叟，空諸所有即大滌子大滌堂也。此事少不得者，餘紙求法書數行，眞濟寶物也……款求書大滌子大滌草堂，莫書和尚，濟有冠有髮之人，向上一齊滌。亦不能還身至江西一睹先生顏色爲恨」。可見他們如何的神交默契，如何的互相推服。今日清湘八大的作品，得着高的評價，甚至於漸給東西洋藝術界以注意（在日本和法國八大的作品都得着高價。），這幷非偶然的。（有人以八大清湘爲叔姪行，錢塘厲太鴻力辯其非。）

大概離亂時代，因社會的不安定，藝術家的作品所反映出來的，是狂放，粗豪和淡寞的風格，他們幷不是爲供奉內庭而繪畫，所以用不着美麗的線條，和鮮明的色調。他們爲了發洩內心的苦痛和寂寞，到了無聊的

•清湘八大二人合作之竹石•

•八大山人之山水•

苗子



•八大山人之書法•

時候，那麼樣地狂草幾筆，要把「心頭塊壘」都寄到紙墨間，所以他們的作品都是放誕的，不守繩墨的，和充滿着蕭索與悲憤的感情。八大山人的作品，就在這樣情形之下產出來。邵青門說：「山人胸次汩渤鬱結，別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如濕絮之遏火，無可如何！」這幾句話可以作爲八大山人作畫的出發點。秦祖永說他「筆情縱恣，生趣油然，雖一枝一葉，逸氣拂拂生指腕間，眞所謂拙規矩於方圓，鄙精研於彩素者也。」（桐陰論畫）由於環境的刺激，天才的特異，學力的深到，八大山人的作品，便無怪乎其驚世駭俗了。

他的書法也是自闢蹊徑，有人說他得董華亭（其昌）筆意，有人說他學大令（王獻之）魯公（顏眞卿）其實都不必管他是不是，總之他的書畫的成功，環境和天才給他很大的助力的。「八公於書，自謂行年五十始悟得永字八法。」（秦潛：曝畫紀餘。）同時他又如此自謙地做工夫。

•八大山人所作貓•

他的詩文，用語多數很生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比之石濤，更爲怪誕。而畫，書，詩文，都有一種「拙」的感覺，這是八大山人藝術上的特性。

八大山人的生卒年月，各家所記都不很明白，因手頭書少，匆匆成此一篇。至於對於這麼一位天才的作家有更詳細的紀載和新價值的評定，尤望於當代淵博的學者。本文的用意，是希望在這麼一個年頭，給讀者介紹一個亡了國的末路王孫而已。

得感謝鄭午昌先生，他於民國十五年夏曾到青雲圃去訪問過八大山人的事跡。蒙賜給以許多材料。八大山人墓去青雲圃五里，在丁家山，墓廁叢塚中，荒草斜陽，一坏寂寞，鄭先生等爲樹「明遺民八大山人之墓」九字誌之云。

•鄭午昌作八大作山人像•

街頭巷

STREET SCENES

祇恨年年壓金線……

「阿祥夫君得知上月寄來洋鈿六元以經得收……」

「二個銅板轉一轉，兩個銅板轉三轉……」

東洋餅，又酥又軟·孩子看見口流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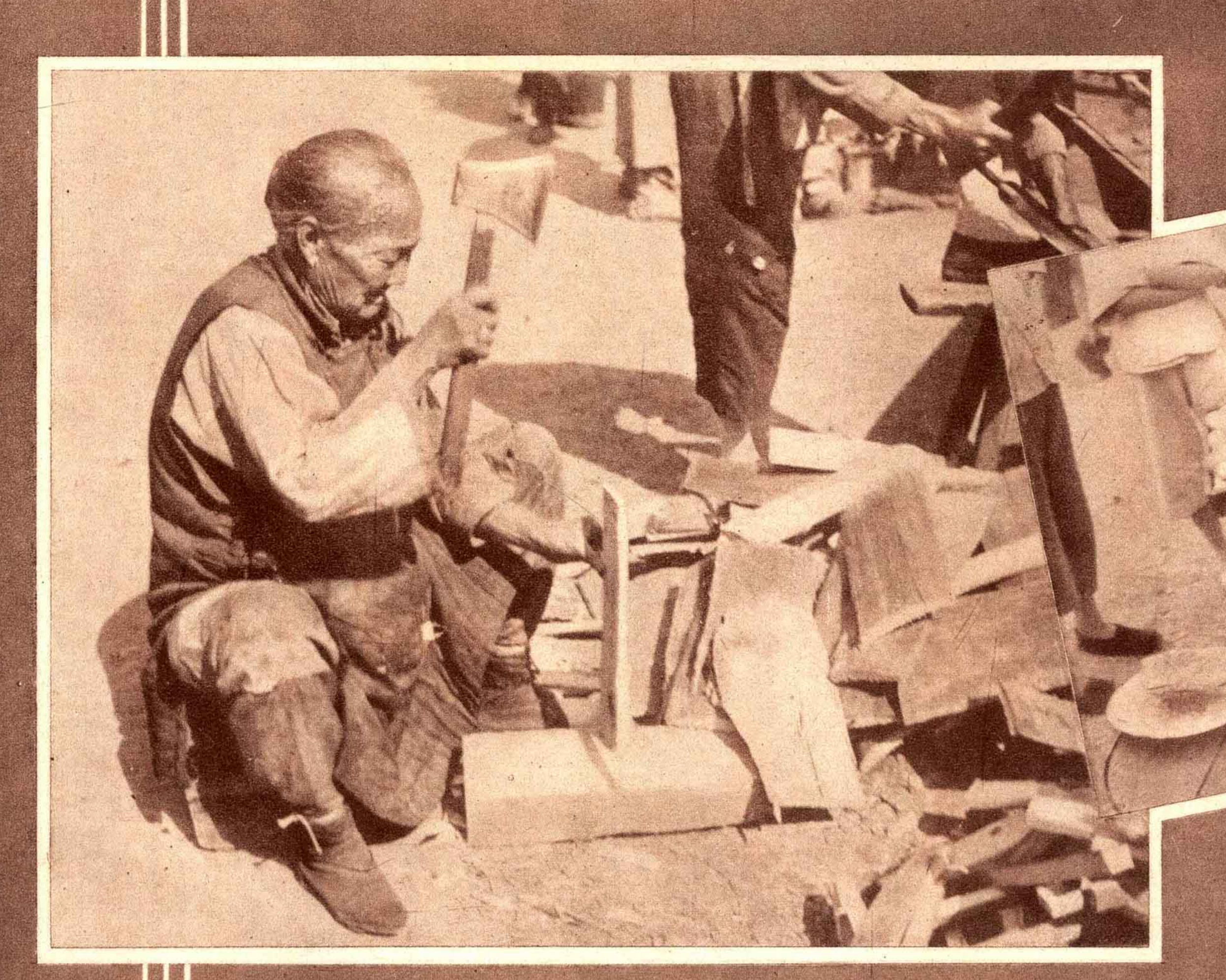
「五百二，一百六，只找回三百六……」



尾

許鶴齡攝

平民食堂中的一個豆腐西施……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食食食，但願大家有得食……

養兒防老，積穀防飢，我家無穀也無兒……

影人動靜

李世芳攝

電影明星胡蝶女士於上月二十三日與潘有聲舉行結婚禮，當夜在大東酒樓設宴，圖為新郎新婦在喜筵中儷影。

Before the Wedding Feast



Miss Soo Yong of Kwangtung is making a motion picture career in Hollywood. She was cast in "Painted Veil" with Greta Garbo; "China Sea" with Jean Harlow and is now working with Mae West in "Klondyke Lou"

楊秀女士，粵人，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最近投身美國影界，圖為在「中國海」一片中與克拉克蓋博爾合演之一幕•



Miss R[illegible] Lay [illegible] actress of the United Photoplay Service in h[illegible] latest pose, Her latest picture [illegible] Luan"

華[illegible]近新片「天倫」中任一主角•

After the wedding of Miss Butterfly Wu and Mr. P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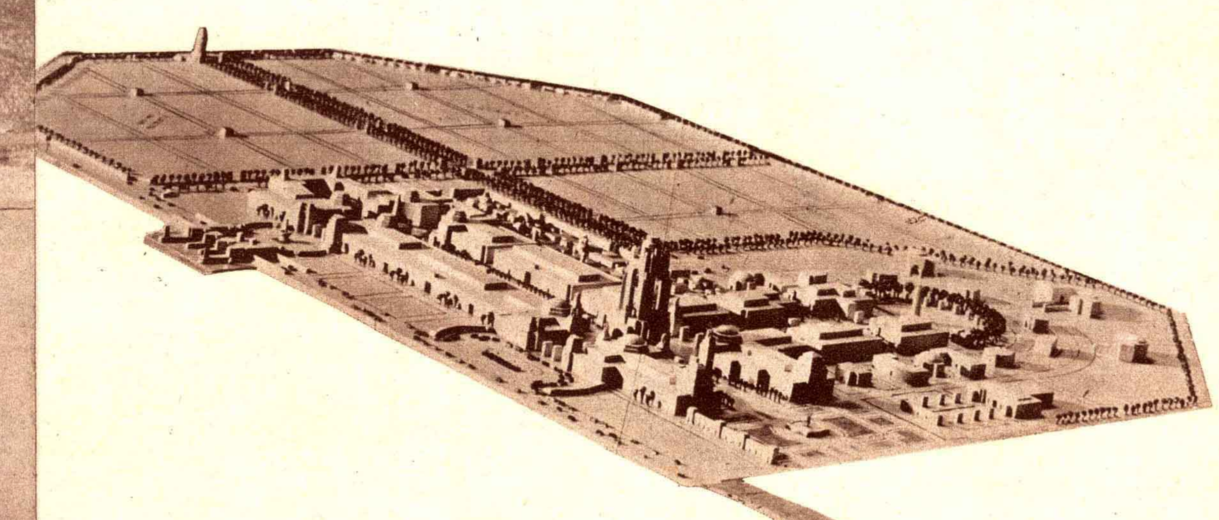
胡蝶婚禮後步出禮堂、左立之女儐相為袁美雲女士，男女花童為黎鏗陳娟娟等。

Miss Sau Mei Yuen a rising star of the Chinese Moviedom

袁紹梅女士，為電影界中後起之秀。

世界最長之鐵橋

The Longest Bridge in the World



The Yerta Buena Island as shown aboves situated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Oakland Bay, will be the site of the next World Exposition to be held in 1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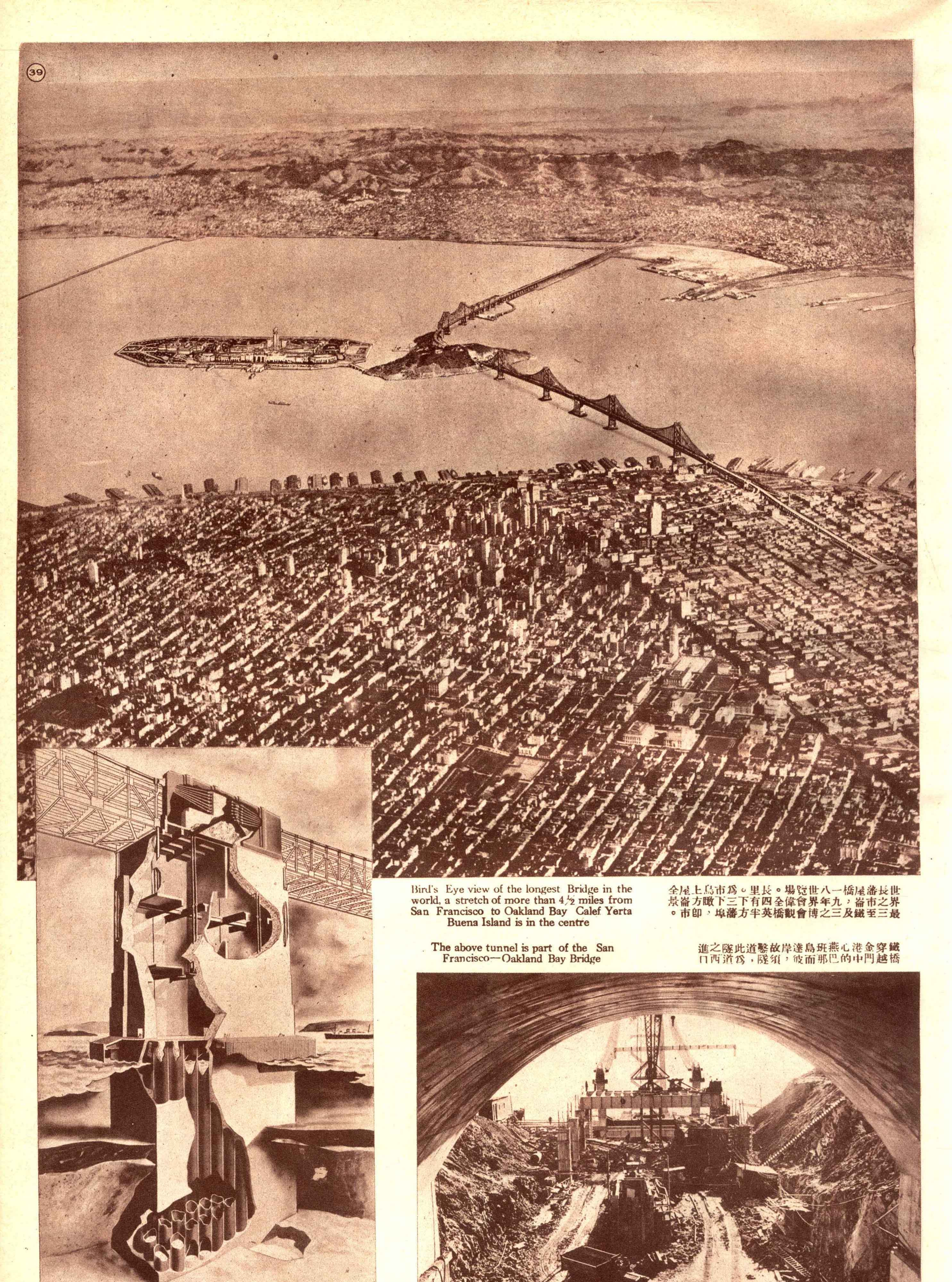
預備在一九三八年舉行的世界博覽會會場模型，建於鐵橋中部燕巴班那島之側，填海而成，填海及建費合九百萬金元，會後將作飛行場、

The two 10-foot wide walkways of steel next mesh connecting San Francisco, Yerta Buena Island and Oakland Bay are nearing completion

[illegible]進行中之鐵橋西部建築，臨時架設十尺闊綱線橋兩度，以便工人建造由三藩市至燕巴斑那島的鋼鐵工程。

距今三十年前，美國三藩市居民做着一個夢——希望有一天可以不用船舶渡過金門灣達到對岸(屋侖)的夢，當時他們以爲終是幻想而已。然而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是隨科學進步而發展的，直至一九二九年，卒把這橫跨金門港的世界第一長橋設計完竣了。一年之後，設計報告書卽經省長及總統核准，一九三一年委包爾斯君爲首席工程師負責進行，一九三二年由八家建築公司聯合投承開始建築。這鐵橋的建築費，預算七千七百二十萬金元。全橋長二萬二千七百二十尺(約四英里半)。橋頂離水面五百〇五尺，橋躉入水二百三十尺。橋分上下二層，上爲六行汽車路，下層三行貨車路及兩行電車路。容量預計每年可過客約五千萬人，上層過車二千餘萬輛，下層過六百萬輛。全部工程將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告成，翌年便在該橋中央的燕巴斑那島舉行世界博覽會，以誌鼎盛。記者赴美考察抵三藩市時，承市府祕書費君之介，訪建橋事務處經理和工程管理人，得參觀其建築工作，並獲其種種圖表。該橋所用材料並作成有趣味之統計。茲擇錄數項如下：鋼鐵十五萬二千噸(佔美國一九三三年產額百分之六．七)。綱線一萬八千五百噸(可繞地球三週)。鋼骨三萬噸。三和土一百萬噸(兩項合共可建三藩市下埠全部建築物)。木料三千萬呎(可築住屋三千家)。還有旁的材料尚未在內。由此可見美國建設力的偉大了。

周守愚寄自美國



Bird's Eye view of the longest Bridge in the world, a stretch of more than 4½ miles from San Francisco to Oakland Bay Calef Yerta Buena Island is in the centre

世界最長之三藩市至屋崙鐵橋，及一九三八年之世界博覽會會場偉觀。全橋長四英里有半。下方為三藩市下埠島瞰，上方即屋崙市全景。

The above tunnel is part of the San Francisco—Oakland Bay Bridge

鐵橋穿越金門港中心的燕巴班那島而達彼岸，故須鑿隧道，此為隧道之西進口

A naked construction of one of the Pillars of the San Francisco—Oakland Bay Bridge

海中橋藝的解剖圖，藝高七百三十五尺，下部全用鋼鐵打椿

故都三名寺

佛教建築之大觀・程肇民攝

碧雲寺之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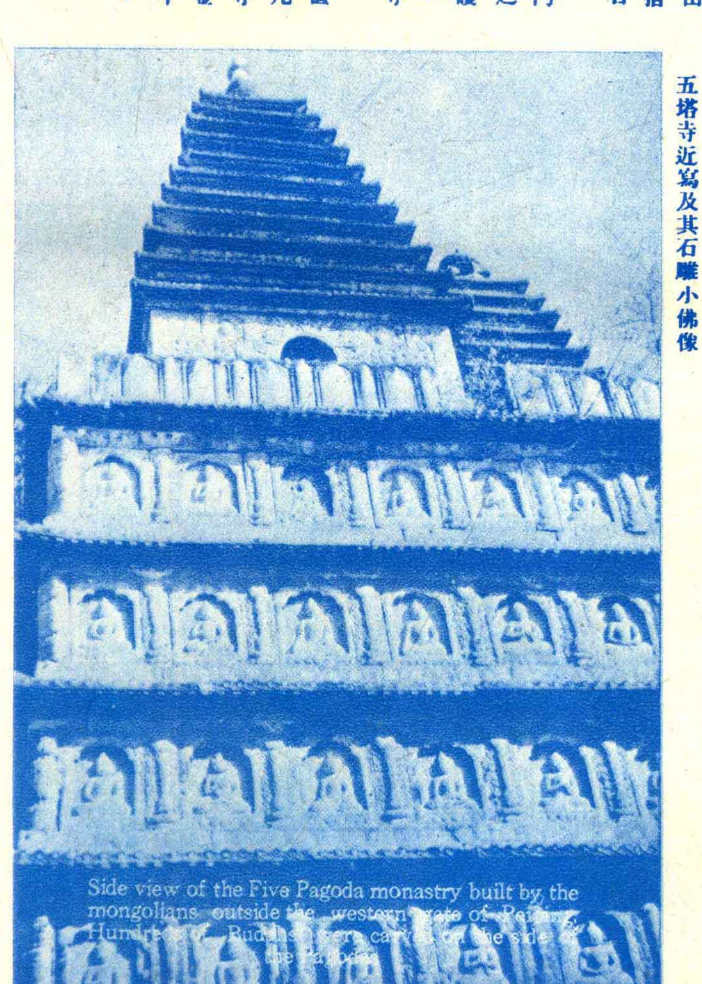
The Jaded bland Monastry, constructed and built by the early Buddists of Peiping. The body of late Dr. San Yat Sen was laid there for over. 5 years before its removal to Nanking

中國佛教建築，形式雖倣印度，而自成風格，在建築藝術上獨具特色。北平的碧雲，五塔，和黃寺三寺，是佛教建築之極有名的，其中彫刻之精，尤爲膾炙人口，雖然在這悠久歷史的舊都，偉大而著名的建築實在太多，這裏所介紹的不過是特別的一部份而已。

(一)碧雲寺——在香山西北，爲元朝阿利吉捨宅所建，寺均用大理石所築。極偉大堂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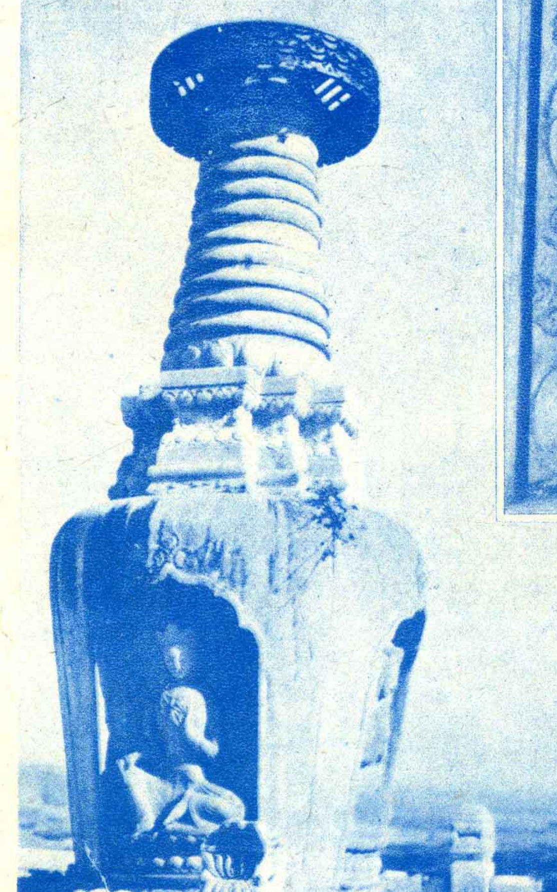
(二)黃寺——位安定門外，清順沿年間黃教之達喇嘛所建，塔頂有護風磨廟銅，金光燦目，塔中彫刻之精，爲各寺之冠。

(三)五塔寺——在西直門外，原爲直覺寺，凡五浮屠，故俗稱五塔寺，蒙人所建。寺後有金剛寶座，全爲石築，今寺殿均廢，僅此獨存。



Side view of the Five Pagoda monastry built by the mongolians outside the western gate of Peiping. Hundreds of Buddhas were carved on the side of the Pagoda.

五塔寺近寫及其石雕小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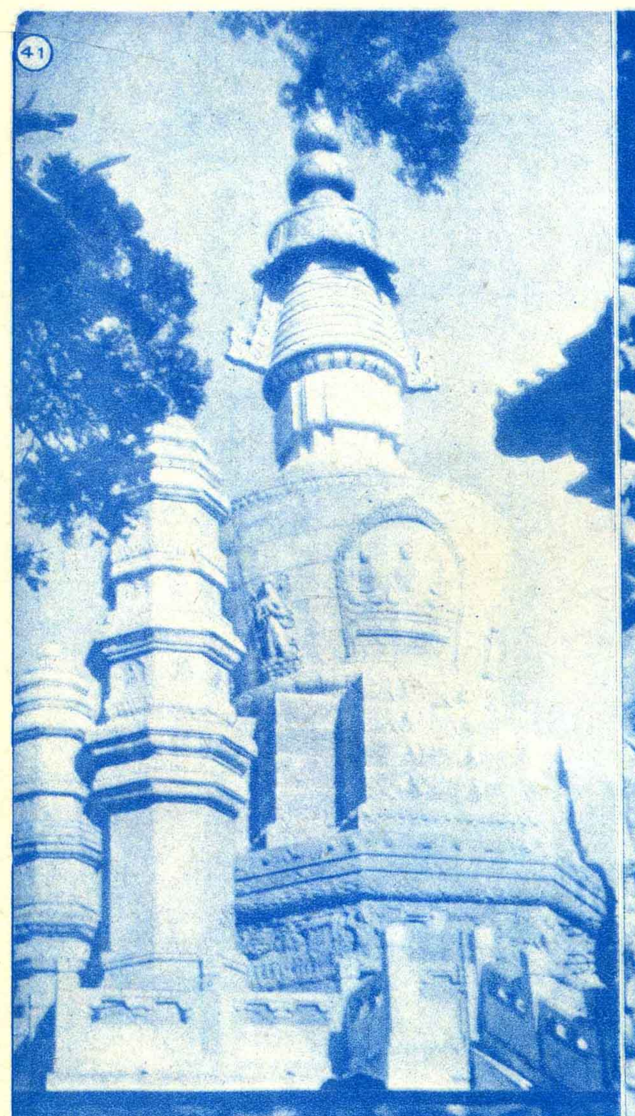
碧雲寺上之塔，全部彫刻精美，爲大理石製。

A small pagoda, carved out from the stone of Ta-Lien, Yunanfu, with in the compound of the monastry



碧雲寺內之浮彫佛像，刻工精緻而神氣活現。

The life-like Budah, carved on one of the walls within



The complete view of
"The Yellow Monastry"



黃寺塔側景



The Yellow Monastry construction built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above photo shows the re-incarnation of the Budahs

黃寺塔之活佛降生事蹟浮雕

Another view of the "Five Pagoda Monastry" where a most valuable
tabenacle once stood but now in ruins

五塔寺之金剛寶座，寺早已完廢，此則僅存之建築矣。



人類的模仿

禽獸之所以異於人者幾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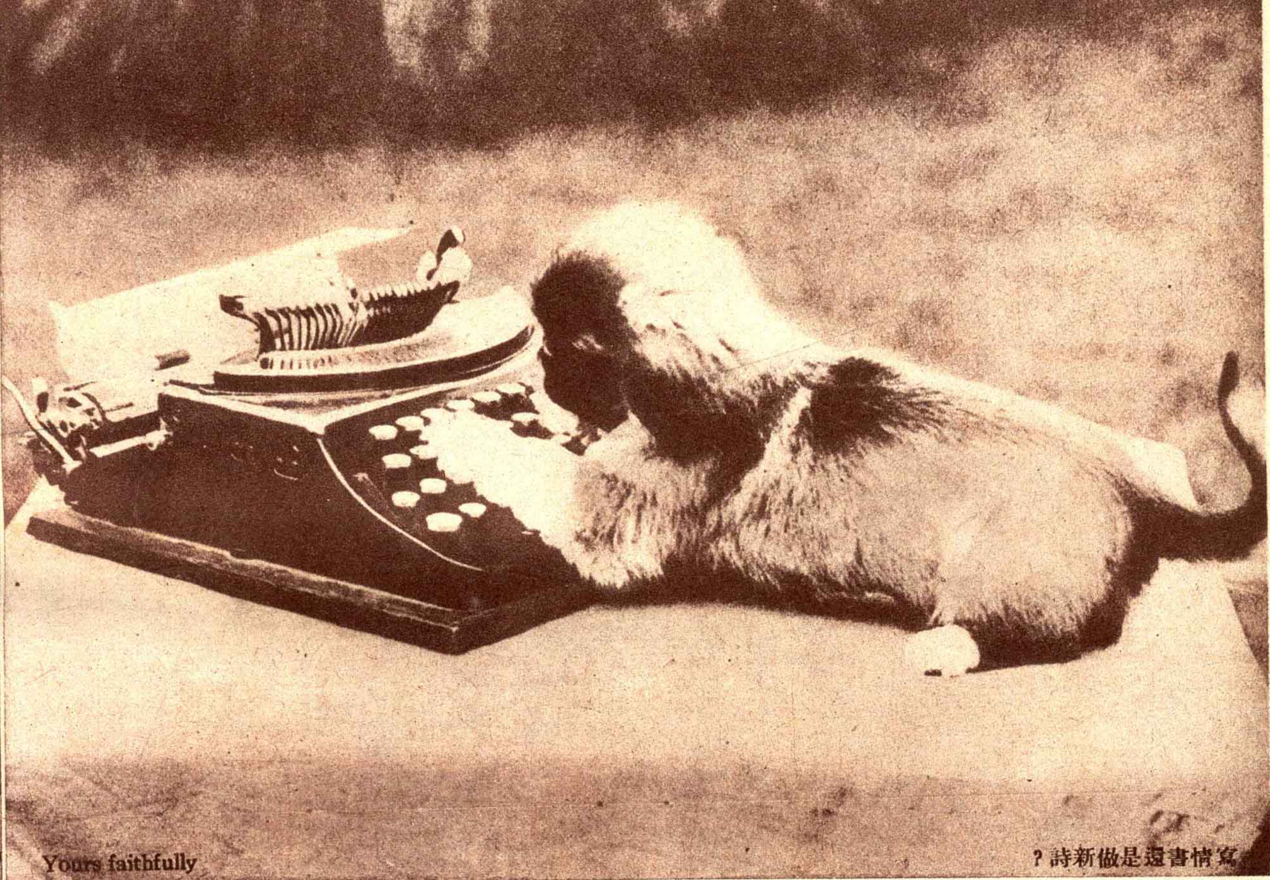
A Headgear parade by our master Bull Janps.

形勢緊張，是法庭聽審的時候。



Ready?

瞧這裏，不要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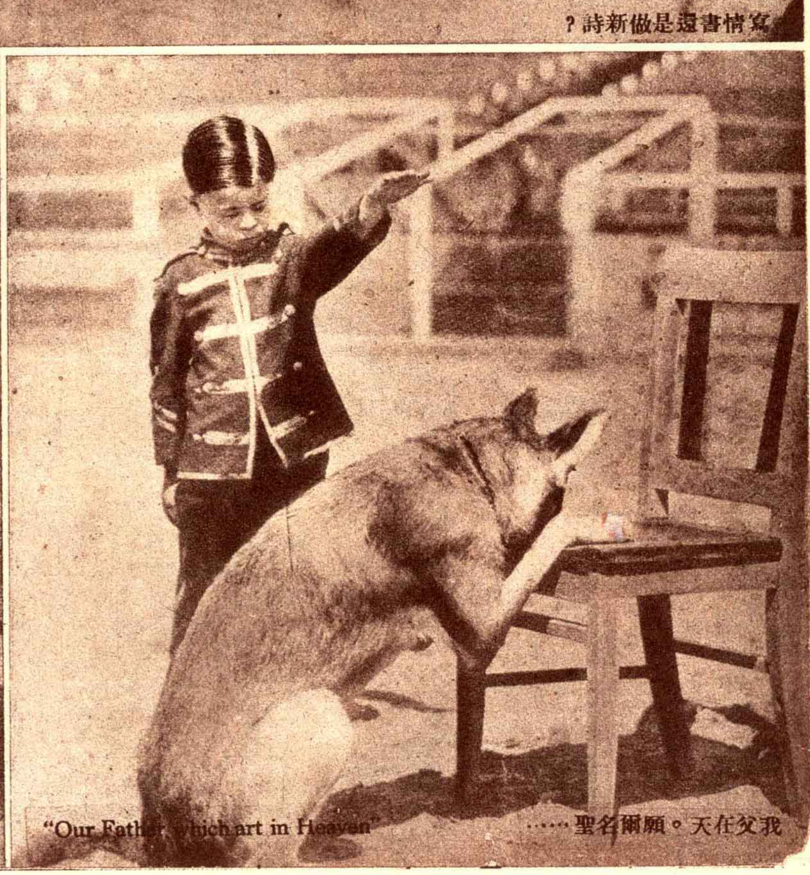
Yours faithfully

寫情書還是做新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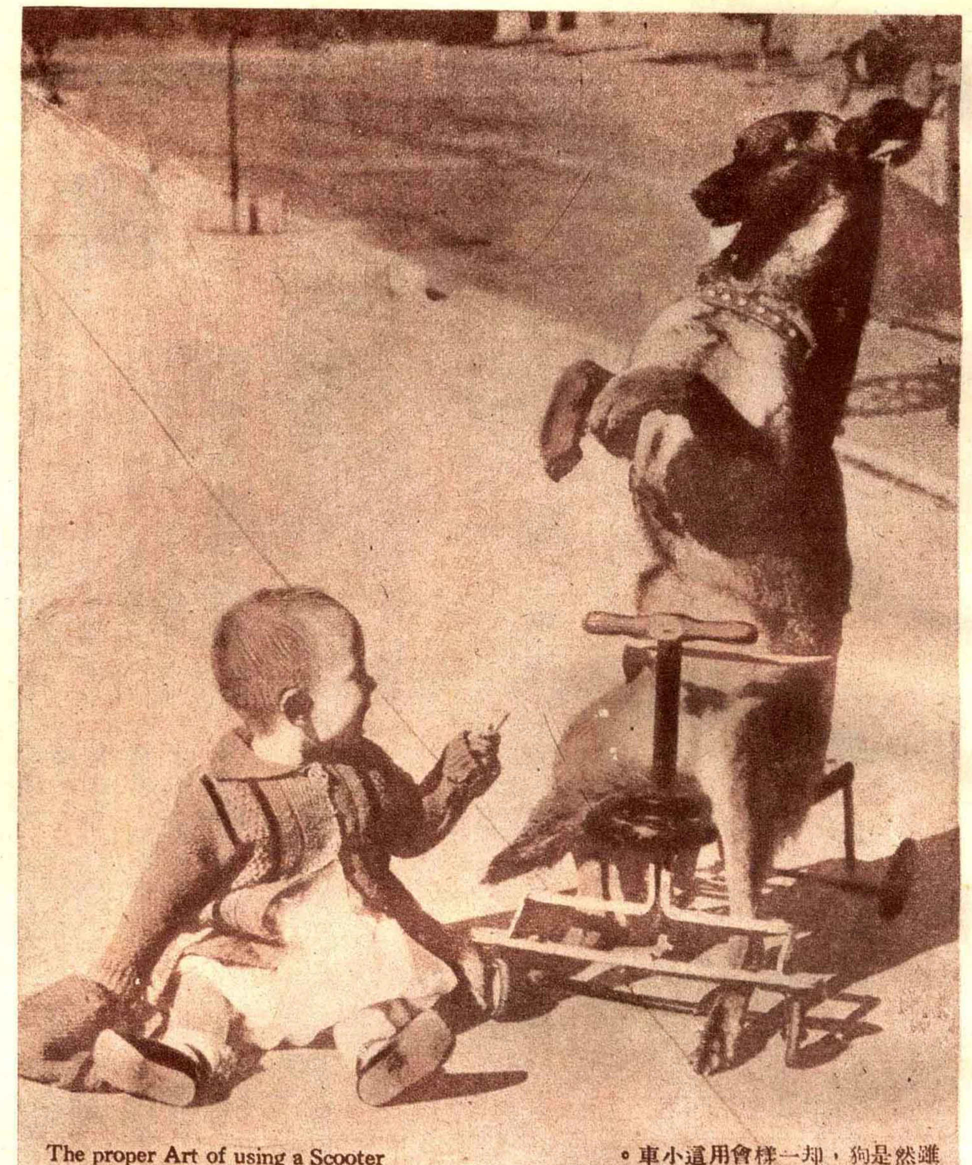
An international canine Review

人與禽獸有何分別？牠們也會人立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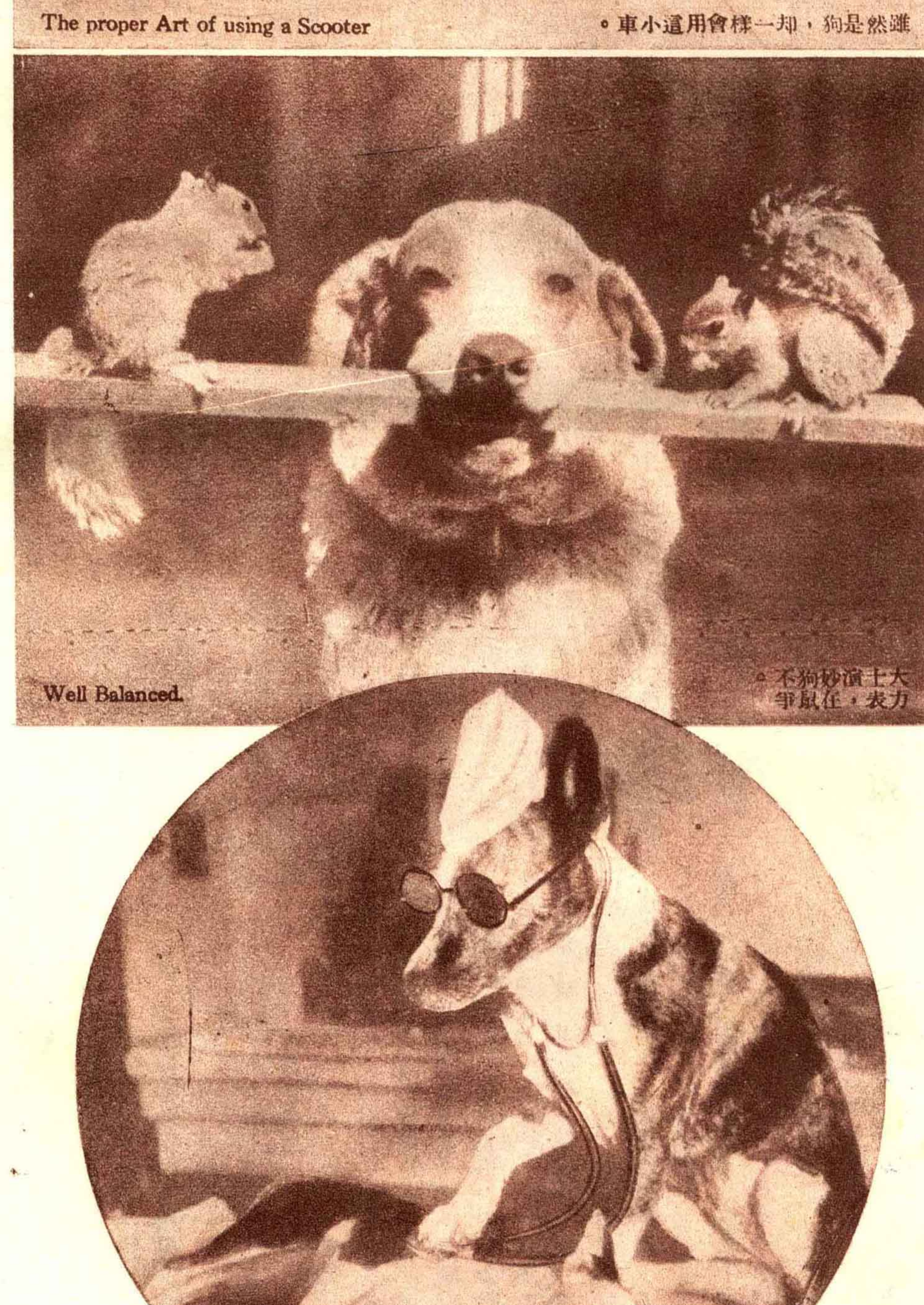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我父在天。願爾名聖……



The proper Art of using a Scooter　雖然是狗，却一樣會用道小車。



Well Balanced.　大力士表演，妙任狗鼠不爭。

脈理精通，堪稱國手。
"Doctor Knows best"

上海的茶樓

上海地方生活素描之四・

郁達夫

茶，當然是中國的產品。爾雅釋檟爲苦茶，早採爲茶，晚採爲茗。茶經分門別類，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神農食經，說茗茶宜久服，令人有力悅志。華陀食論，也說苦茶久食，益意思。因此中國人，差不多人人愛吃茶，天天要吃茶；柴米油鹽醬醋茶，至將茶列入了開門七件事之一，爲每人每日所不能缺的東西。

外國人的茶，最初當然也係由中國輸入的奢侈品，所謂梯，泰(Tea, Thé)等音，說不定還是閩粵一帶，土人呼茶的字眼。日記大家Pepys頭一次吃到茶的時候，還娓娓說到牠的滋味性質，大書特書，記在他的那部可寶貴的日記裏。外國人尚且推崇得如此，也難怪在出產地的中國，遍地都是盧仝陸羽的信徒了。

茶店的始祖，不知是那個人；但古時集社，想來總也少不了茶茗的供設；風傳到了晉代，嗜茶者愈多，該是茶樓酒館的極盛之期。以後一直下來，大約世界越亂，國民經濟越不充裕的時候，茶館店的生意也一定越好。何以見得？因爲價廉物美，只消有幾個錢，就可以在茶樓住半日，見到許多友人，發些牢騷，談些閑天的緣故。



全羽春・上海茶樓之二

青蓮閣・上海茶樓之一

一樂天・上海茶樓之三

上面所說的，是關於茶及茶樓的一般的話；上海的茶樓，情形却有點兒不同，這原也像人口過多，五方雜處的大都會中常有的現象，不過在上海，這一種畸形的發達更要使人覺得奇怪而已。

上海的水陸碼頭，交通要道，以及人口密聚的地方的茶樓，顧客大抵是帮裏的人。上茶館裏去解決的事情，第一是是非的公斷，卽所謂吃講茶；第二是拐帶的商量，女人的跟人逃走，大半是借茶樓出發地的；第三，纔是一般好事的人的去消磨時間。所以上海的茶樓，若沒這一批人的支持，營業是維持不過去的；而全上海的茶樓總數之中，以專營業這一種營業的茶店居五分之四；其餘的一分，像城隍廟裏的幾家，像小菜場附近的有些，纔是名副其實，供人以飲料的茶店。

譬如有某先生的一批徒弟，在某處做了一宗生意，其後更有某先生的同輩的徒弟們出來干涉了，或想分一點肥，或是犧牲者請出來的調人，或者竟係在當場因兩不接頭而起衝突的諸事件發生之後，大家要開談判了，就約定時間，約定夥伴，一家上茶館裏去。這時候，參集的人，自然是愈多愈好，文講講不下來，改日也許再去武講的；比他們長一輩的先生們，當然要等到最後不能解決的時候，纔來上場。這些帮裏的人，也有着便衣的巡捕，也有穿私服的暗探，上面沒有公事下來，或犧牲者未進呈子之先，他們當然都是那一票生意經的股東。這是吃講茶的一般情形，結果大抵由理屈者方面惠茶鈔，也許更上飯館子去吃一次飯都說不定。至於贖票，私奔，或拐帶等事情的談判，表面上的當事人人數自然還要減少；但周圍上下，目光炯炯，側耳探頭，裝作毫不相干的神氣，或坐或立地埋伏在四面的人，爲數却也決不會少，不過緊急事情不發生，他們就可以不必出來罷了。從前的日昇樓，現在的一樂天，全羽居，四海昇平樓等大茶館，家家雖則都有禁吃講茶的牌子掛在那裏，但實際上顧客要吃起講茶來，你又那裏禁止得他們住。

除了這一批有正經任務的短帮茶客之外，日日於一定的時間來一定的地方作顧客的，纔是眞正的盧仝陸羽們。他們大抵是既有閑而又有錢的上海中產的住民；吃過午飯，或者早晨一早，他們的兩隻脚，自然走熟的地方走。看報也在那裏，吃點點心也在那裏，與日日見面的幾個熟人談推背圖的實現，說東洋人的打仗，報告隣右一家小戶人家的公鷄的生蛋也就在那裏。

物以類聚，地藉人傳，像在跑馬廳的附近，城隍廟的境內的許多茶店，多半是或係弄古玩，或係養鳥兒，或者也有專喜歡聽說書的專家茶客的集會之所。像湖心亭，春風得意樓等處，雖則並無專門的副作用留存着在，可是有時候，却也會集茶客的大成，坐得擠擠一堂，把各色有專門嗜好的茶人盡吸在一處的。

至如有女招待的吃茶處，以及游戲場的露天茶棚之類，內容不同，顧客的性質與種類自然又各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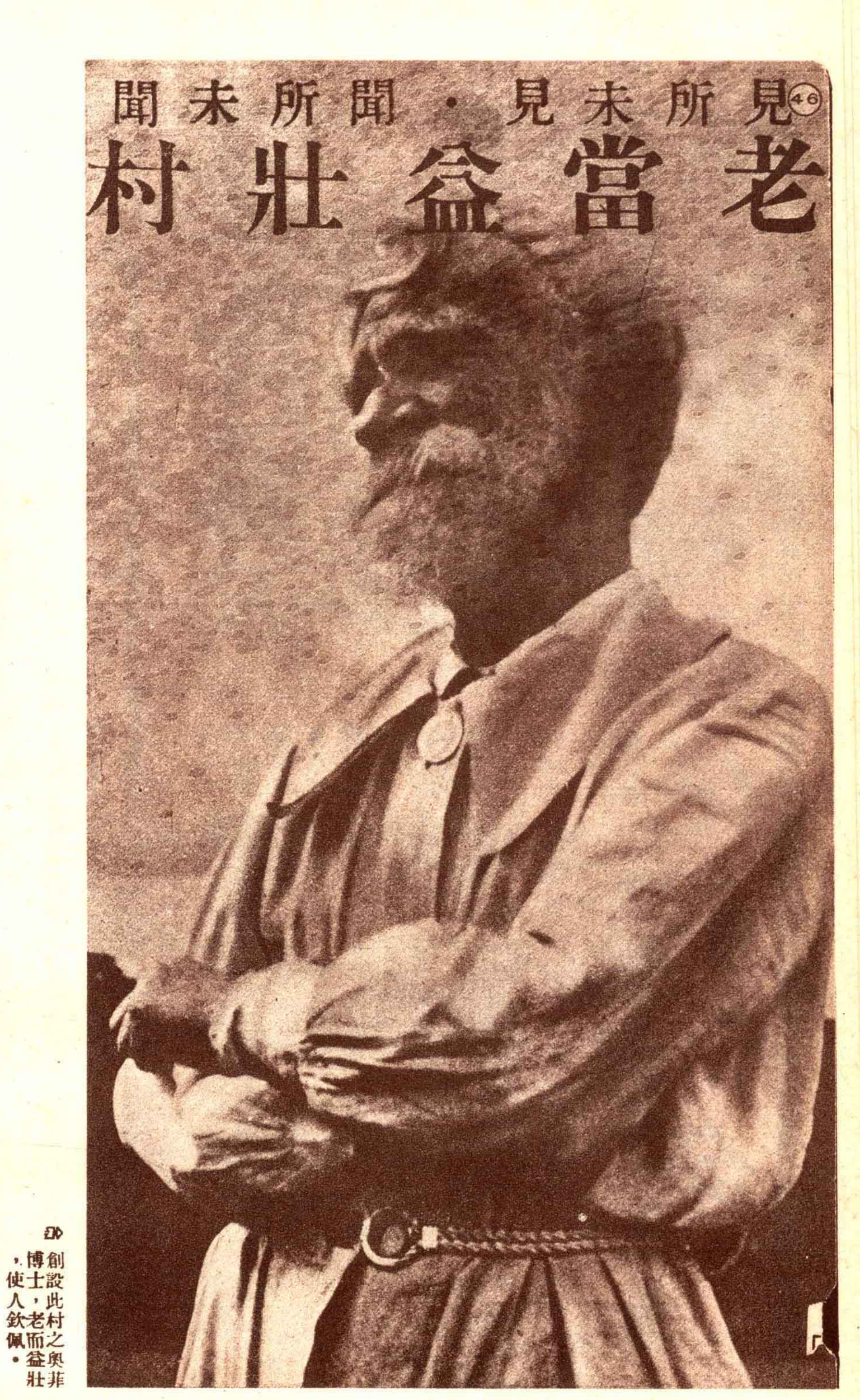
上海的茶店業，既然發達到了如此的極盛，自然，隨茶店而起的副業，也要必然地滋生出來。第一，賣燒餅，油包，以及小吃品的攤販，當然是等於眉毛之於眼睛一樣，一定是家家茶店門口或近處都有的。第二，是賣假古董小玩意的商人了；你只教在熱鬧市場裏的茶樓上坐她一兩箇鐘頭，像這一種小商人起碼可以遇見到十人以上。第三，是算命，測字，看相的人。第四，這總算是最新的一種營業者，而數目却也最多，就是航空奬券的推銷員。至如賣小報，拾香煙蒂頭，以及糖菓香煙的叫賣人等，都是一這遊戲場中所共有的附屬物，還算不得上海茶樓的一種特點。

茶樓中一個茶客

還有茶樓的夜市，也是上海地方最著名的一種色彩。小時候在鄉下，每聽見去過上海的人，談到四馬路青蓮閣四海昇平樓的人肉市場，同在聽天方夜談一樣，往往不能夠相信。現在因國民經濟破產，人口集中都市的結果，這一種肉陣的排列和拉撕的悲喜劇，都不必限於茶樓，也不必限於四馬路一角纔看得見了，所以不談。

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老當益壯村



世人常以為老人精力衰竭，理合退休，不應從事工作，英國醫生兼法學家奧非博士，獨排是說。彼以為老人仍可工作，告老無非偷安之辭，乃集其同志，於乾德設一新村：凡村中之人，無論其年紀若何老耄，每日皆有一定之工作，自耕自食，村中之禮拜堂及住宅，皆為彼等所手建。每人必須完成其每日之工作，每人每星期例得若干零用錢，自由使用。共有共享，以勞動為晚年之娛樂，老當益壯，不讓少年，一般偷閒度日者見之能不愧煞！

→ 創設此村之奧菲博士，老而益壯，使人欽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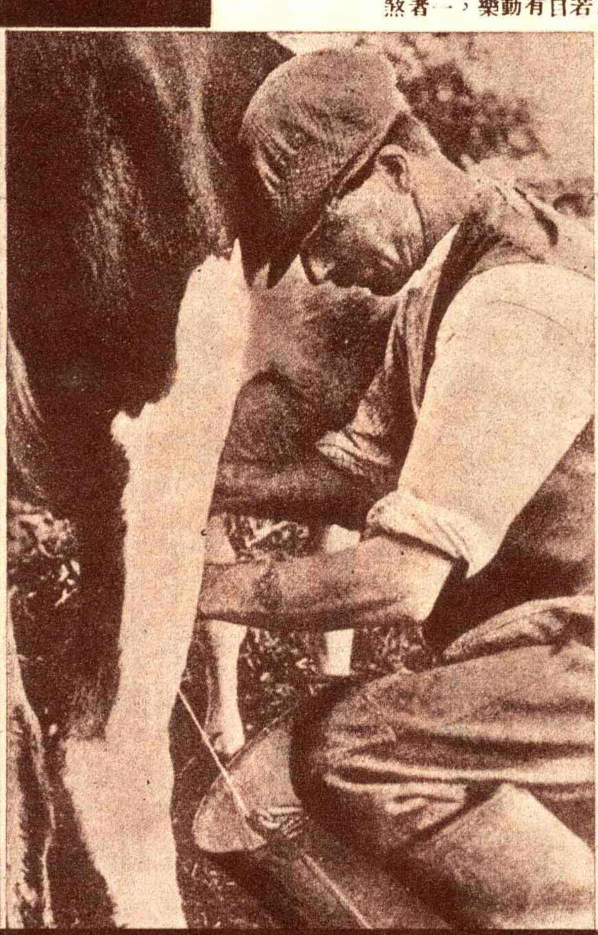
新村之外觀，所有建築園林，皆為村中老人所手建手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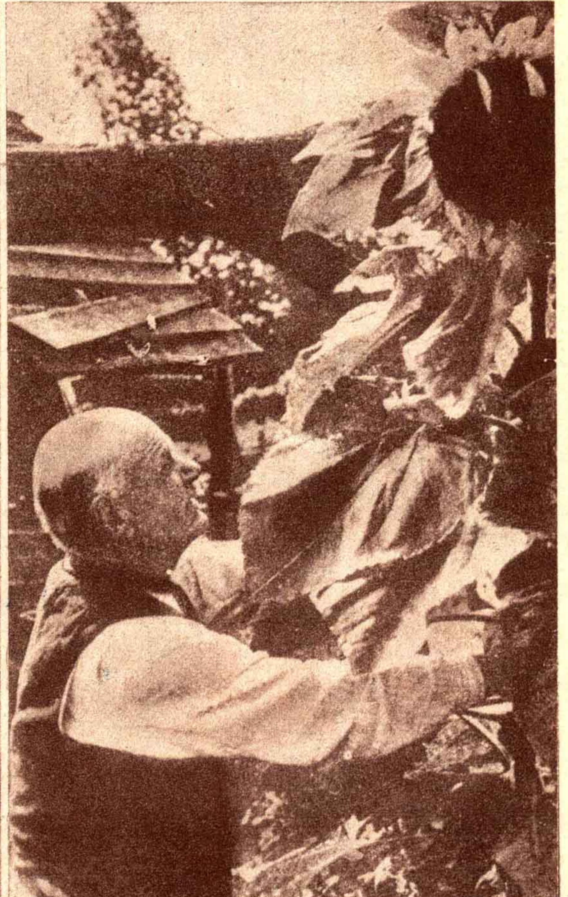
村中老人皆從事工作，以勞動為晚年之娛樂，不特可增進健康，並可從事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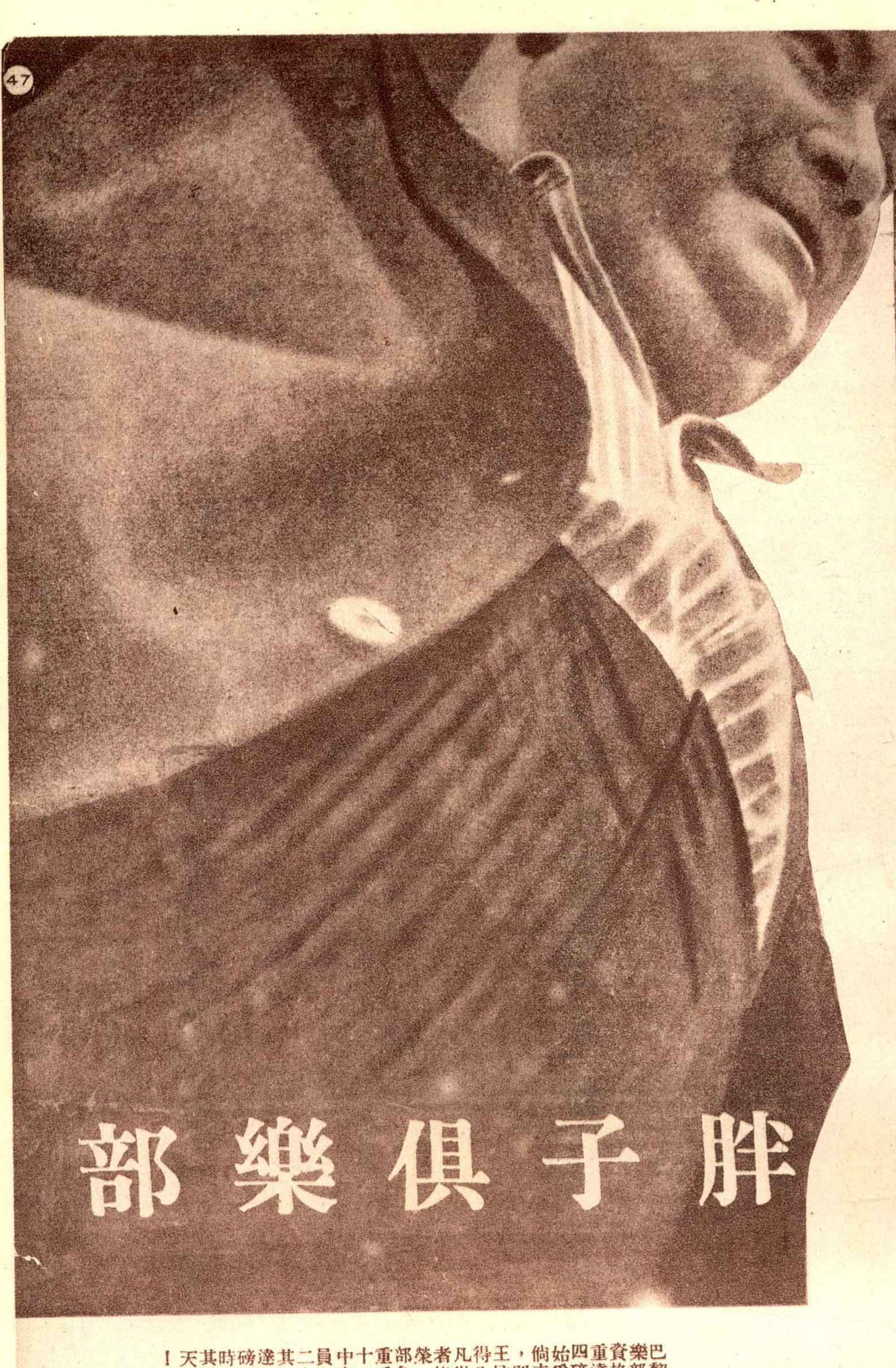
村中一老木匠，勤懇工作，不讓少年。



村中老人皆自耕自食，圖為一老人榨取牛乳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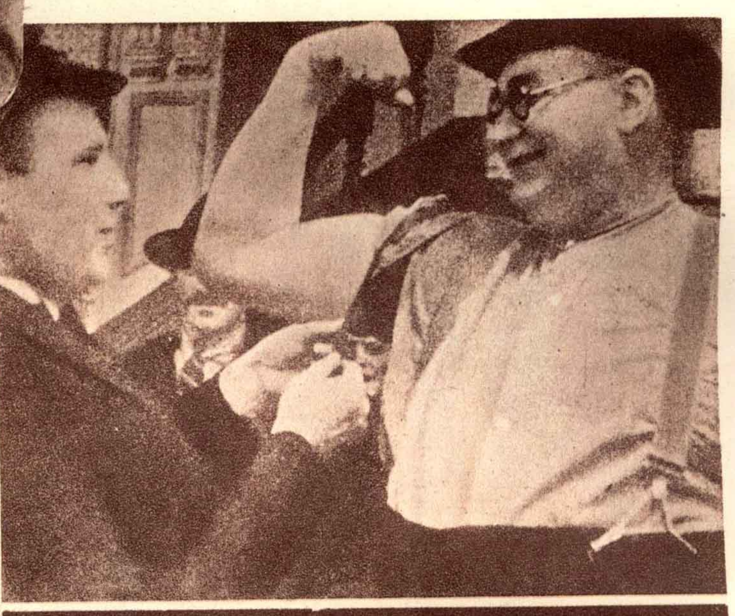


此老年已七十四歲，在村中專司建築砌磚工作，行有餘暇則採荒地種植花菜。



胖子俱樂部

巴黎有一俱樂部，會員資格以有體重達二百廿四磅以上者始爲合格，倘未逾此數，則雖貴爲王侯，亦不得入會，故凡得爲會員者皆引以爲榮。該俱樂部會長之體重爲二百五十二磅，其中有十二會員各重三百二十磅者，其最重者竟達四百零六磅；於上磅時該磅竟爲其壓碎，眞天下之奇聞！



此胖子於衣食兩項皆須倍給其値，汽車亦拒其僱坐，惟此君不在乎，因其能爲會員，已足自豪自慰。



此俱樂部亦有運動會之舉行，每屆開會，萬人空巷爭觀。報名長程賽跑者甚少，多數皆加入推木桶競賽而已。

運動會中之脚踏車競賽。各車之形式，百怪雜陳，堪稱見所未見、而小車之上，皆爲重逾數百磅之大胖子，尤足絕倒。其首名獲勝者，則受餘者之祝杯，用作獎賞。



By C. Chao

Upper: Bamboo
Unloading

上：竹
下：卸

·趙澄攝影選·



• 鐵華攝影選 •

上：睡蓮
下：異國情調

Upper: The calmness of the Japanese
Below: An envious situation

By T. H. Ho

舞場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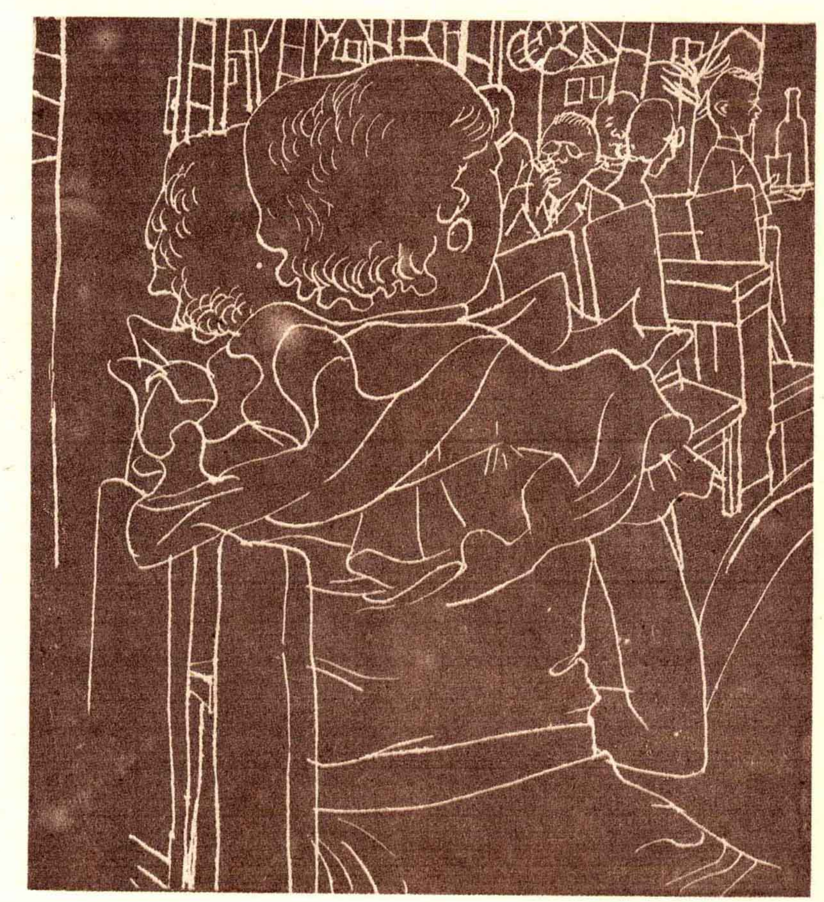
・陸志庠作・

這年頭壞到有些異樣，但，上海人仍需要解悶消愁。上海這個地方到底有沒有經濟恐慌，有沒有動搖了慣於享受消耗的情緒？這是很明顯的。鄙人的家財有好幾百萬，自然，什麼事都不去管它。

我和許多人擠在一起，而且擠得很緊，眞是熱鬧得很，可是天天是這個樣；東奔西跑，忙于奔走，像災區搶險樣，各人都不放棄對熱心于閑逸的享樂，叫這些頗費匠心的舞場老板們，像感謝盛意的啓事帶在臉上，時時把嘴角拉得長長的，連吃飯都沒有心思似的。這兒不是骯髒破舊的場所，堆滿了各色各樣的廢物，而是裝飾得富麗堂皇，當得起十全十美去讚頌它的場合。場子中央奏起最好聽的音樂，吹入你的耳膜，它會俘去你的心和你的靈魂；還有極稱職的待役，叫你不會生氣的伺候你，總之，什麼都適合你的情性，使你身心舒暢。到這些地方去遣興的，都是些社會上的名流，豪富，有資財，又有手面。女人們有勁地笑着，帶着無窮的樂歡；男人們都滿心樂意于這種生活的樣子。

天天都忙於奔跑，像災區搶險一樣。

但有些却能在半個鐘頭的坐檯子中弄到了整百的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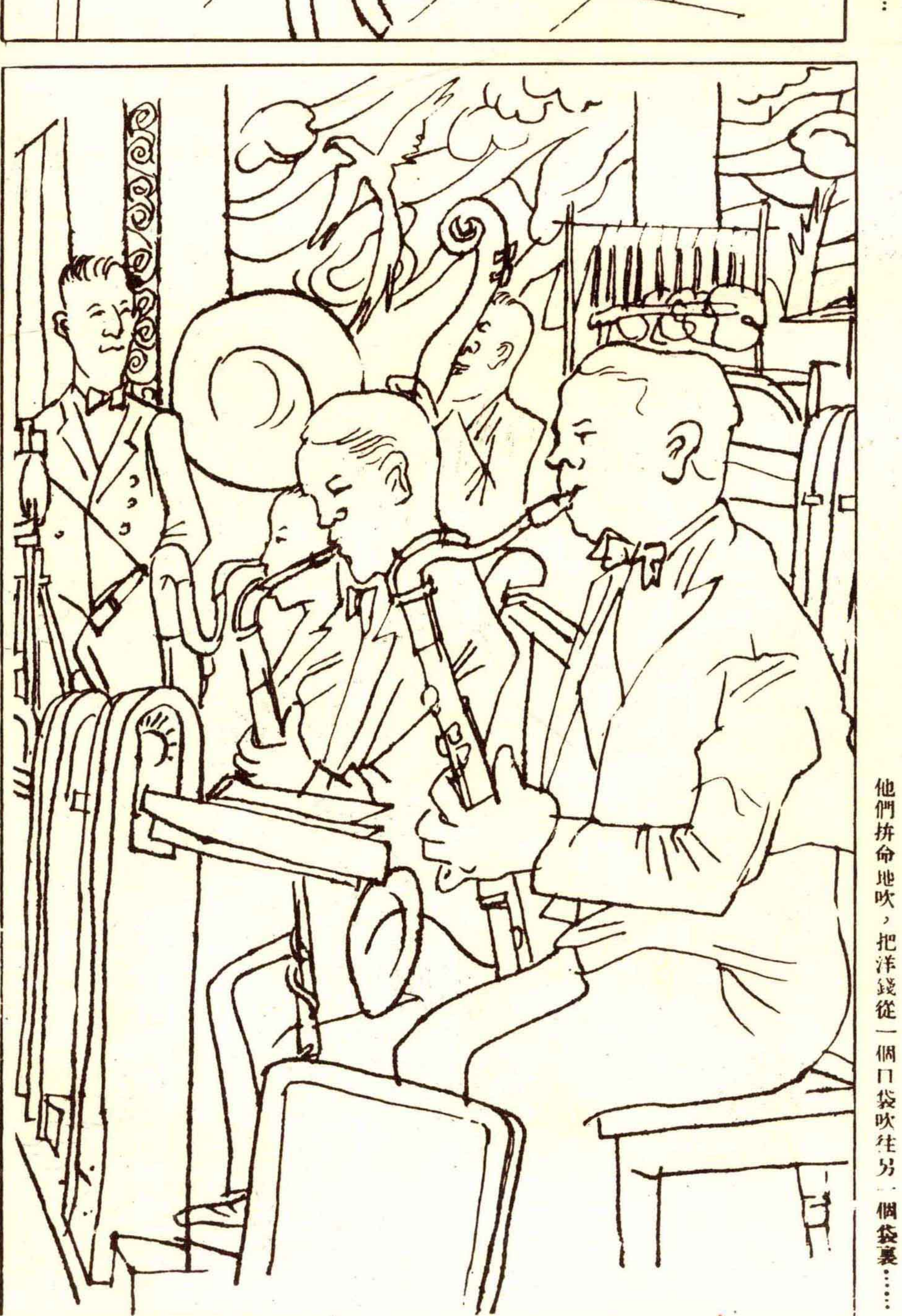
舞女不是個個能賺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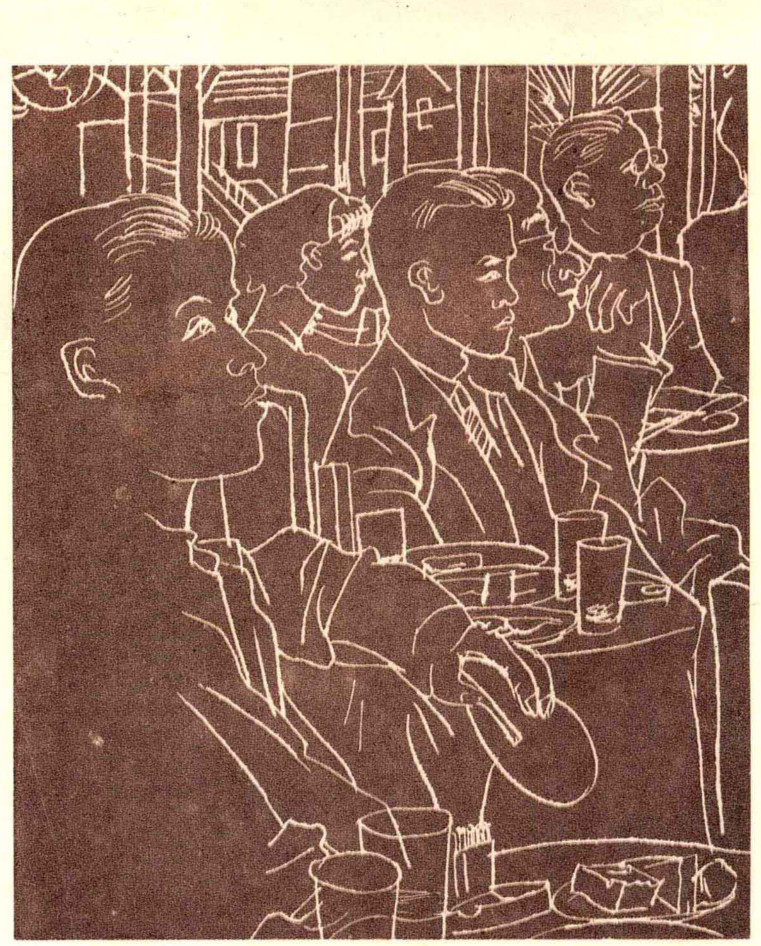


在臨時建造的自然景色下面，發展着許多臨時的情愛……





他們拼命地吹，把洋錢從一個口袋吹往另一個袋裏……



自己的相好給人先搶去了的，就祇在坐在一旁發楞……

蘇彝士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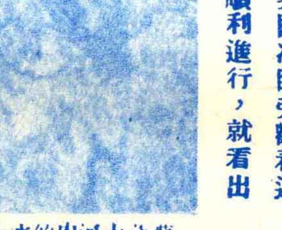
良友讀者海外觀光團・可其

蘇彝士運河最近爲了意阿戰爭而或爲研究國際問題者所時常提起的話題，他的重要性，一則爲了經過這條「抄近路」的運河，意大利的黑衫兵，才可以不用繞好望角的大圈子而在三天之內安運到菲洲，使意大利在地理上獲得意外的方便：二則英國看到菲洲領土上的殖民地範圍，一旦阿比西尼亞被意大利奪了去，埃及之類就要受到壓迫，而英意在菲洲的勢力就要失去其平衡性，所以就提出蘇彝士運河禁止意大利運兵赴非的問題，這一個問題的嚴重性，大則足以引起英意的戰爭，小則蘇彝士運河的法律地位就被動搖。



立於運河河畔之運河創造者雷素斯銅像，像下刻着這樣的字：「爲全人類打開世界的門戶」。

蘇彝士運河雖然完成於一八六九年，但是遠在八世紀的時光，就有人看到鑿一運河，作爲歐亞兩洲及歐洲與東菲間的水路交通之必要。十五世紀時，威尼斯人也曾獻議給埃及政府，到一九八年拿破倫進兵埃及時，才去實地測繪一下，因爲發見紅海地中海的水位，高下相差太大，所以又中途作罷。但是法國人對於開通運河的興趣最濃，而以聖希崇教會派中的工程師雷素斯爲領袖，得到土耳其駐埃及總督賽特的允許後，到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才正式核准，由雷素斯組織蘇彝士運河公司，到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破土，經過了十年多時間，才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兩部完成。這一個公司的資金，完全由公開招集而來，二萬萬法郎分四十萬股，其中一半是法國人所購，土耳其購十萬股，土耳其駐埃及總督也買了相近十萬股。



蘇彝士河內的水上商店

這樣說來，蘇彝士運河在開辦的時光，英國是被棄在外的，工程方面既沒有他的份，營業上也根本沒有英國資本。但是到了二十世紀的今天，英國怎樣在蘇彝士運河的管理權上握得崇高的權威呢？

原來英國冷眼旁觀着運河工程的順利進行，就看出他的冷淡態度，足以使他的海上威權受到最大的壓迫，於是多方設法去購置運河的股票。正巧駐埃及總督塞持逝世，他的繼承者昏庸無用，被英國乘機的用了三百九十七萬金鎊，購買了他所有的運河股票，英國就一躍而爲運河的主有人之一了。

同時一八八二年，有名的英國強佔埃及事件發生，運河區域既在埃及的境內，英國的政治勢力就移用到運河上來，英國的勢力，

蘇彝士運河，這一條人工所鑿成的[illegible]河流，每年經過的大船有好幾千艘。

便一躍而高出於其他各國了。

英國雖然有他優越的潛勢力，但是他也不能隨心所欲的在意阿大戰時，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起見而禁止意船運兵赴非，這因爲蘇蘇士運河自有他自己的法律地位的。

當蘇彝士運河落成時，最大的問題就是誰來管理這條運河呢？這一個問題，爲了蘇彝士運河爲把握歐亞非交通的咽喉，誰握到了這管理權，誰就可以稱霸海上，所以從落成以後，一直成爲歐洲各國的大爭點。一八七三年土耳其政府召集歐洲各國舉行會議，一八八五年又在巴黎開會。重要的議案是：

「蘇彝大運河無論在戰時與平時，對於一切商船戰船，不分國籍，應一律開放。因此締約各國約定，無論平時戰時，決不干涉運河之自由運用，蘇彝士運河決不受封鎖權之行使」

於是我們可以明瞭蘇彝士運河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了。對於一切商船戰船，不分國籍，應一律開放，那麼，英國怎樣可以破此條約而封鎖地中海，使運兵的意國軍艦不能通過呢？

但是英國可以這樣做，因爲他屬下的埃及政府有權採取適當的辦法去保護運河的安全，條約中有一條說！

「本約簽字國派駐埃及代表，負監督本約施行之責任，凡有危害運河之安全或自由通行之情事發生，有代表三人之提議，即得召集會議，由領袖代表主席，以便對爲事實之眞相作必要之審查，該代表等所見及危險之點，應即告知埃及政府，俾該政府採取適當辦法，以擔保運河之安全與自由使用。」

這末一句話就是說一切的執行權，都須聽命於埃及政府，埃及政府如認爲意船之運兵，足以防礙運河之安全，他就有權禁止。埃及政府既有無上的管理權力，那麼試問誰在管理着埃及政府呢？回答當然是英國。所以說，英國假如要封鎖蘇彝士運河，他是可以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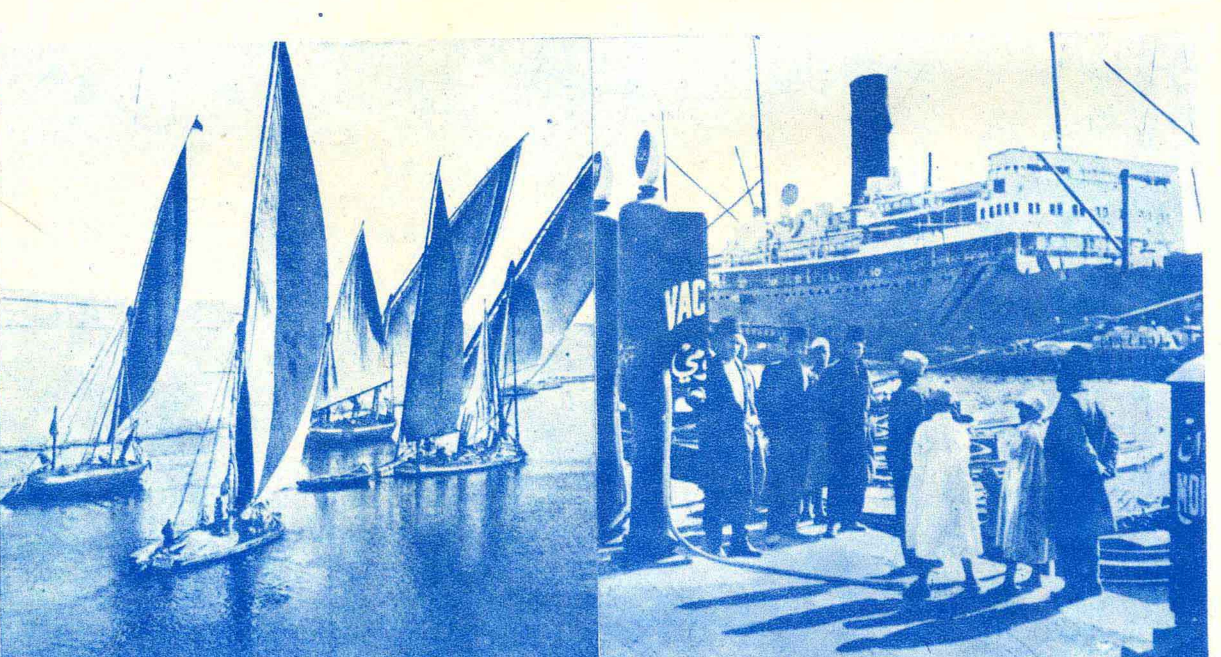
事情假如眞的到了這樣的地步，英意的戰爭，就會在地中海中爆發，而蘇彝士運河也就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了。

平靜的水流，從地中海流到紅海去，有時從紅海流到地中海來，兩岸上優閒的埃及人，經商的經商，捕魚的捕魚，他們是料不到也許就會在這條長不過一百哩的運河上，掀起毀滅數千萬人類的大浪來。這八十年的雷素斯是意料不到的。

意阿戰爭爆發：蘇蘇士河就爲全世界所矚目，尤其是那些橫在河口的英國戰艦，顯更出風雲的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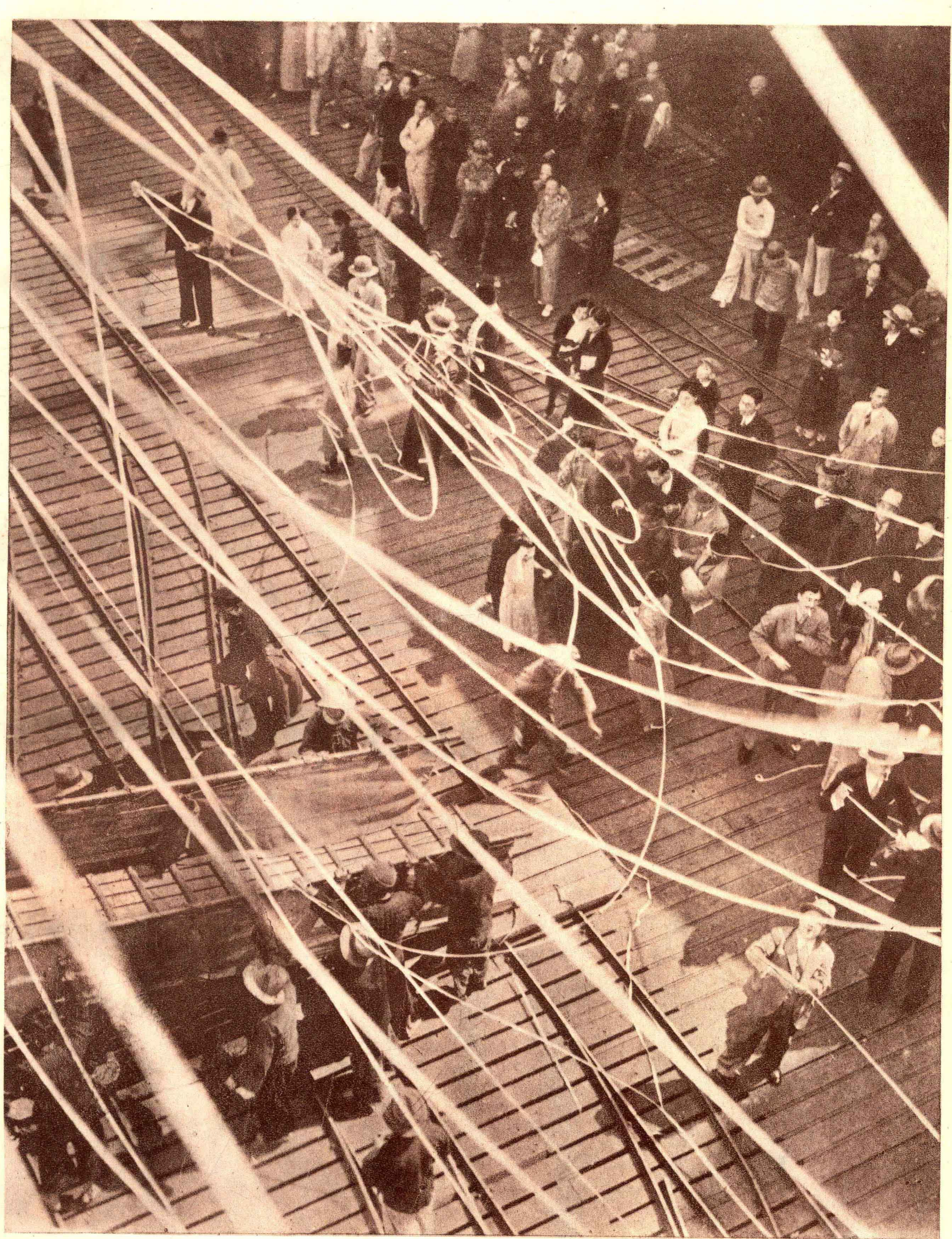
運河畔的街道，隨處可以見到那些閒散的埃及人。



運河除了巨大的近代輪船之外，還有這些古色古香的帆船。

運河河畔的埃及人，他們閒立佇望着那些世界的船隻，或是向旅客討一個銀幣。

傷別詞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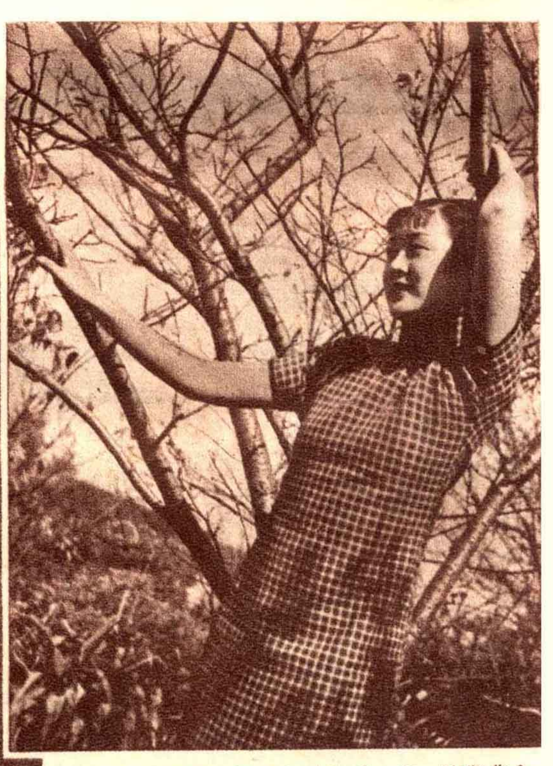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李後主）・

蘇杰民攝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柳永）

溫偉秋攝



念雙燕・難憑遠信・指暮天・空識歸航・黯相望・斷鴻聲裏・立盡斜陽・（柳永）

李世芳攝



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馮延己）

溫偉秋攝

讀者廣播台

莫名其妙

編輯先生：

意阿兩國交戰，意國以強凌弱，用許多飛機大砲向阿國轟炸，自己這樣的野蠻，還口口聲聲說是去開化這野蠻的民族。難道用飛機大砲去轟炸別人這手段是文明的嗎？我眞有點莫名其妙，請問這是什麼道理？

杭州吳天翔

你莫名其妙，那眞可以說是「知之爲不知，是知也」了。現代許多事情，越是有大題目，越是自鳴爲仁義道德的，越是莫名其妙。以飛機大砲來做所謂宣揚文化的工作，已經是數見不鮮的事了。二十世紀的國際關係來往，是沒人會想起「道理」這兩個字的。

編者

莽夫之勇

良友編者：

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打仗，阿比西尼亞以這樣的一個蕞爾小國，竟敢和意國對抗，誰都想得到他結果一定輸的。但他竟敢於起來和意國對抗，請問阿國有何把握？他可有什麼後台做後援嗎？

北平徐同

莫問阿國有何把握。「寧自由以死，不爲奴隸而生」這是阿皇的戰爭哲學。倘若阿皇自己也要想想有何把握時，他一定不會和意國抗拒起來，而寧甘願喪權辱國，以求和於墓沙里尼的軍靴之前的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某種情形之下，有時是需要那些不計利害，奮勇向前的莽夫之勇的。尤其阿國在今日這種不戰也喪權，戰也喪權的時候，更應一戰以求存於萬一。有血氣的民族是不肯在未一決勝負之前就底首下降的。至於有否後援，則現代國際糾紛關係都是很複雜的。不過天助自助者，倘若自己不首先提起勇氣來，別人也是欲助不能的。

編者

蔣氏何在？

編輯先生：

貴誌上期所刊六中全會開幕全體中委合攝的照片，鄙查片中各要人肖像，不見蔣委員長在內，竊蔣委員長爲中委之一，是日亦有蒞會，何以全體攝影中未見其影？

杭州劉復生

據報載：六中全會開幕式後舉行全體拍照時，蔣委員長因見中央黨部門前（卽攝影處）閒人甚多，卽返身入黨部擬兌管事者整飭，全體照相適於是時拍攝，故蔣氏未在照中。

編者

第六屆全運會跳欄

第一名林紹洲



文學家郁達夫先生及其夫人王映霞女士近影（葉永年攝）

如是如是

編者先生：

閱貴誌第一一一期，「時事感慨」中有「各機關大裁員」一圖，弟不明圖中何物，請爲見教。又「軍國主義者的夢」一圖中，但見一以鍊鎖頸之狗頭，請問是何意思，請一併見教爲荷？

「各機關大裁員」一圖爲一打破之飯碗。「軍國主義者的夢」一圖，請注意狗頭旁之大皮靴，當思過半矣。

編者

臉紅與醒悟

編者先生：

一一〇期張天翼先生寫的一篇小說「請客」，那描寫和取材眞是好極了。現在不知有多少人在啞子吃黃蓮似的吃過那些虧呢。這篇小說最少使有些人看見臉紅，有些人看見醒悟罷。

四川陸其昌

誠如來信所云，張先生那篇東西應有許多人醒悟起來，可是看了而臉紅的恐怕不會有罷。編者

廬山眞面

編者先生：

頃讀　貴刊第一二〇期中畫報，印有第六屆全運會各項田徑賽各冠軍寫眞。其中有一名高欄第一林紹洲，但是照其像片與星洲日報畫附所載不符。林紹洲係於舊時鄙人之同窗，故弟確認此人眞實是林紹洲之眞影。因林君平時對於高欄最爲擅長，歷負運動界之盛名，此次之全運會當不落人之後。惟　貴刊林君面貌大不相同，年齡亦不符，究竟屬是屬非？請指正之。

南洋讀者

林君照片確係誤刊，玆將林君影片重刊本台，以作更正，並示歉忱。

編者

上期封面爲周芝英女士，歐陽璞攝。特此補誌。

良友圖畫雜誌

每冊大洋四角　外埠另加寄費四分

（民國十五年創刊）

第一一二期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總編輯　馬國亮

編輯　李青　李旭丹

發行者　良友圖畫雜誌社

印刷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號。

總經售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號

特約經售

南京良友公司
廣州良友公司
梧州良友公司
北平良友公司
漢口良友公司
廈門良友公司
重慶良友公司
紐約良友公司
汕頭文明商務書局
香港美美圖書公司
新嘉坡美美圖書公司

中國各省及南北美洲均有代售

定閱價目

中國境內及日本各埠・全年十二冊連郵費・大洋四元四角
香港及澳門・全年十二冊連郵費・大洋五元
歐美各國及南洋羣島・全年十二冊連郵費・大洋七元六角
全年起算半年不定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THE YOUNG COMPANION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Young Companion Publishing Company
Distributed by
The Liang You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Ltd.
851 North Szechuen Road P.O. Box 1722
Shanghai China
Cable: Lyoprinco, Shanghai.

Pictorial Magazine

No. 112 • 40¢ A Copy

K. L. MA, Chief Editor
C. LEE Associate Editor
S. T. LEE "

良友圖書公司冬季新書

良友文庫

父子之間

周文創作

這裏包括五個短篇和二個中篇，作者非常[illegible]的[illegible]了每個題材，[illegible]周密的顯[illegible]到[illegible]下的人物之[illegible]性的發展；因此不僅畫出了人物的鼻子和眼睛，而且更使我們知道這些人的一舉一動都與社會歷史有着分不開的關聯。這些作品通過讀者感官的簡直不像是方塊字組成的字句，而是有音聲，有嗅味，有顏色的活的畫面了。

怒吼吧中國！

蘇聯 特來却可夫原著

歐陽予倩序・潘子農重譯

這一個世界聞名的劇本，不但在中國以及世界的舞台上上演過幾次，而爲且了上演這偏劇本的關係，在文壇上發生過激烈的論爭，是一個久居中國的蘇聯作家採取了一幕中國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慘殺事件而寫成的九幕劇。由潘子農先生譯出，附插圖卄幅。

五十開袖珍本燙金布面精裝携帶收藏便利

已出十種

作者	書名	定價
周文	父子之間	每冊七角
穆時英	聖處女的感情	每冊六角
劉半農	半農雜文二集	每冊九角
沈起予	火線內	每冊六角
豐子愷	藝術叢話	每冊九角
萬迪鶴	火葬	每冊六角
梵澄	尼采自傳	每冊六角
艾蕪	南國之夜	每冊五角
阿英	夜航集	每冊六角
劉鐵雲	老殘遊記二集	每冊五角

新書續出

良友文學叢書

三新書

小哥兒倆

凌叔華作

作者是中國早期新文學運動史上一個重要的女作家，近年來武漢大學執教，有好久沒有動筆。這一本短篇小說集，便是收集民國十五年至今作者所寫關於小孩子的作品的。作者說「我有個毛病無論什麼時候，說到幼年時代的話，覺得都很有意味。……懷戀着童年的美夢，對於一切兒童的喜樂與悲哀都感到興味與同情。」這裏許多跳動着的天眞孩子的故事，一定可以引起每個讀者回頭去重溫一次舊夢。

第一集二十種・行銷二十萬部

作者	書名
凌叔華（短篇）	小哥兒倆
豐子愷（散文）	車廂社會
侍桁（理論）	參差集
巴金（長篇）	電
茅盾（散文）	話匣子
靳以（短篇）	蟲蝕
鄭振鐸（散文）	歐行日記
張天翼（短篇）	移行
陳銓（長篇）	革命的前一幕
老舍（短篇）	趕集
沈從文（傳記）	記丁玲
施蟄存（短篇）	善女人行品
老舍（長篇）	離婚
丁玲（長篇）	母親
蓬子（短篇）	剪影集
張天翼（長篇）	一年
魯迅（翻譯）	一天的工作
巴金（長篇）	雨
何家槐（短篇）	暖昧
魯迅（翻譯）	豎琴

第二集二十種・詳目一月露佈

一律布面精裝・實價大洋九角

精裝文學書

新出三種

三百八十個

鮫人創作

在這一個集子裏，包含六個短篇，有爲了天災人禍被農村趕走出來的貧農，有被飢餓所迫而遭人當做野家般擊斃的種山地人，有爲爭民族生存而在雪地中反抗到死的英雄。作者的筆觸深刻而有靈動，對於書中的角色更抱着無限的同情。最近出版，分精平兩種版本。精本九角，平本七角。

旅舍輯

本輯包含十二個中篇和短篇，作者有張天翼施蟄存杜衡何家槐林微音穆時英等。前曾陸續發表於一角叢書中，玆特合成本輯。精裝封面，售價七角。

浮世輯

本輯包含六大中篇，作者有穆時英沈從文彭家煌陳夢家汪錫鵬蓬子等。由一角叢書中之傑作小說集成，實售大洋七角。

已出十種

書名	作者	定價
十七歲	大華烈士譯	每冊一元
西北東南風	大華烈士著	每冊八角
掃帚星	王家棫作	每冊八角
無軌列車	林疑今作	每冊八角
今日歐美小說之動向	趙家璧譯	每冊八角
偷閒小品	馬國亮作	每冊八角
小文章	侍桁著	每冊七角
畫人行脚	倪貽德作	每冊七角
半日遊程	郁達夫等作	每冊六角
黑牡丹	穆時英等作	每冊六角

萬有畫庫

生死之間

包含生死間之一剎那的名貴照片百餘幅，是緊張恐怖的攝影獵奇集。

飛機的由來

自飛機最初的發明以迄現代的成熟時期，幾十年來發展的過程都敍述得非常詳盡。

帝王的沒落

這裏搜集了百餘幅名貴的歷史照片，使讀者十分了然地看見了各國每個最終的皇帝怎樣的趨向末路去。

海軍生活

一提到水兵的生活，我們總覺得是帶着濃厚的羅曼蒂克的氣分，其實並不盡然。女人和酒只是他們日常課外的科目而已，這裏才是他們生活的全面。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畫史
(二)日本人生活
(三)英太子畫傳
(四)獅之生活
(五)夜之巴黎
(六)健美的訓練
(七)世界人種裝飾
(八)希脫拉畫傳
(九)今昔之比
(十)現代室內裝飾美
(十一)攝影名作集
(十二)神秘的印度
(十三)裸體園
(十四)紐約一晝夜
(十五)莫索里尼畫傳
(十六)西班牙鬥牛記

銅版紙印 每冊三角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Young Companion Pub. Co., distributed by The Liang You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Ltd., Shanghai, China.
Entered as second-class matter April 30, 1931. At the Post Office at New York N. Y., U. S. A., under the Act of March 3, 1879